

古鉅封泥

右封泥四字古鉅文曰粕□□□下三字不可審釋出臨甌
似是封於酒器者非簡牘之用也第一字粕說文無淮南子
道應注粕已漉之精也一切經音義三引淮南許注已盪酒
曰粕也文選文賦引莊子司馬注爛食曰粕

西泠藝叢

XILING ACADEMIC
MAGAZINE OF TRADITIONAL ARTS

专题·吴式芬研究

- 『封泥』正名第一人——吴式芬
- 最早辑封泥成谱的开山之著——吴式芬、陈介祺《封泥考略》
- 吴式芬家族墓地出土石刻简述

学术研究

○鸟虫篆漫议



玖 | 二〇一九年
总第五十七期



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
总局认定
学术期刊

目 录

Contents



◎ 《西泠艺丛》入选 2019 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精品期刊展”

专题·吴式芬研究 / Zhuan Ti · Wu Shi Fen Yan Jiu

- “封泥”正名第一人——吴式芬 文/刘策源 03
- 最早辑封泥成谱的开山之著
——吴式芬、陈介祺《封泥考略》 文/郭超英 11
- 吴式芬家族墓地出土石刻简述 文/张 卡、游丽霞、祝琳琳 14
- 霜雪松竹待春时——吴重熹交游及文化价值考论 文/徐清刚 17
- 吴式芬金石年谱 编/孙才顺 21
- 吴式芬故居简介 27
- 吴式芬《双虞壶斋印存》印选 28

学术研究 / Xue Shu Yan Jiu

- 鸟虫篆漫议 文/徐 畅 31
- 邹氏父子与黄庭坚的交游考述
——从宋代两块书法碑说起 文/邹 亮 48
- 曼生二题 文/邓 超 55
- 新发现的金维坚早期印谱 文/徐咏平 58

新书介绍 / Xin Shu Jie Shao 63

特别报道 / Te Bie Bao Dao

- 西泠印社在布拉格举办“百年西泠·中国印”特展 64
- “亲情中华·瑞福新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青田石篆刻作品展”在北京首展 66

社刊总目 / She Kan Zong Mu

- 《西泠印社》总第十七辑至总第二十八辑
目录索引（2008—2010） 67

捐献实录 / Juan Xian Shi Lu 73

艺丛信息 / Yi Cong Xin Xi 74

社员近作 / She Yuan Jin Zuo 77

封三：秋酣 周昌谷

封底：“严道丞印”封泥 选自西泠印社藏，吴式芬、陈介祺辑《封泥考略》



| 吴式芬简介 |

吴式芬（1796—1856），字子苾，号诵孙。清代金石家、古玺印收藏家。山东海丰（今无棣县）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登进士，官内阁学士。酷嗜金石，精鉴藏，工书法，亦能鼓琴。道光二十年（1840）辑自藏印成《双虞壶斋印存》。又与陈介祺相友善，合辑《封泥考略》，为研究封泥最早的一部专著。另著有《掇古录》《金石汇目分编》《陶嘉书屋秦汉印章》等。

“封泥”正名第一人——吴式芬

文 / 刘策源

【摘要】

山东海丰（今无棣县）人吴式芬，是“海丰吴氏”的优秀代表，半生为官，一生学问，在金石、古玺印等研究领域，多项成果具有开创意义，所著《捃古录》是一部集大成的金石总目，也是一部金石著录和研究专著。尤其是对“封泥”的深入研究，其《海丰吴氏藏汉封泥》是见于文献记载最早专门考释封泥的著作。把当时的“汉世印范子”“印范”始定为“封泥”，使吴式芬成为我国第一位为封泥正名的人，首次提出并确定了“封泥”的概念。我国第一部详述封泥的辞书《封泥考略》，就是在吴式芬《汉泥封考》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吴式芬对此有首创之功。

【关键词】 封泥 第一人 吴式芬

清代，是我国传统考证学的全盛时期。梁启超说：“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1]伴随着考证学的兴盛，金石学发展迅猛，成为一时显学。由于金石备受重视，寻访、考古活动亦异常活跃，出土器物日益增多，金石研究范围逐渐扩大。砖、瓦、陶器、钟鼎彝器、钱币、玺印、兵器、玉器、镜鉴、封泥都纳入其中。在金石学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其中不乏博学多才、精于著述之人，海丰吴式芬就是其中一位。他对于我国封泥研究尤其具有开创性意义，其《海丰吴氏藏汉封泥》是见于文献记载最早专门考释封泥的著作，使吴式芬成为我国第一位为封泥正名的人。以至于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说：“古人以泥封书，虽散见于载籍，然至后世，其制久废，几不知有此事……封泥之出土，不过百年内之事。当时或以为印范，及吴式芬之《封泥考略》出，始定为封泥。”

吴式芬，字子苾，号诵孙，清嘉庆元年（1796）生于山东海丰。出生时，吴式芬祖父吴之勤补缺昌黎县，故取

名“逢昌”。出生不到1岁，父亲吴衍曾突发咯血去世。9岁，母亲查氏亦病逝。幼年失去双亲，只得随四处为官的祖父随署就读，自清苑至天津，由黄州至武昌，幼年时光多消磨于舟车奔波之间。祖父视如掌中珠，延请名师教其读书，祖母潘氏更是对其爱护有加，谆谆教导，无奈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学业时进时辍，多有缺失，科举之路亦是一波三折。吴式芬一生专攻训诂之学，长于音韵，工于鉴赏古代绘画书法，善鼓琴，好作诗，富收藏，勤于著述，精于考订，是清道咸间著名金石学家、印学家、收藏家，著作等身，时人称颂“齐鲁才名盖一时”^[2]。

一、宦宦生涯

吴式芬为官二十余载，31岁始考取咸安宫教习。也就是在这时，他开始了自己的金石研究生涯。他交游广泛，与同道好友许瀚、徐松、刘喜海、何绍基、王筠、李璋煜、陈介祺等人，同观各家所藏，开阔眼界，切磋学术；与刘詹岩、张励庵、喻凤冈、吕鹤田、叶崑臣、何根云诸友结

诗赋之会，尊酒论文；并整理研究以往藏品，完成了《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等著述。正式为官是从35岁入京诣馆供职。殿试中式后改翰林院庶吉士，41岁授修编。四年的七品小京官熬了个补缺知府。此后17年间辗转江西、河南、直隶、贵州、陕西、京都、浙江等地，政务之余仍从事金石研究，开始编著《掇古录》。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届五旬的吴式芬抵任广西右江道，兼署按察使。两年后，擢河南按察使。七月抵京，皇帝召见三次，谕以详慎案狱，除暴安良。适逢河南大旱，吴式芬急速回豫，应备抗灾赈灾。清咸丰二年（1852），任陕西布政使。赴关途中，跋山涉水，“忧愤莫释，以致肝病复发”。抵秦（指今陕西省），因倡捐军饷，朝廷嘉奖，赏顶戴花翎。时陕西“贼”焰烽起，剿匪所需银两俱全力筹备，又招募练勇，在潼关各处隘口部署，委员弁严加巡访，稽查奸细。其军队所需粮米輜重均按情拨付，不使或缺。对外省援军事项，更是尽力运筹，凡拨款项，必亲手钩稽，巨细无遗。陕省库廩储存尚丰，但此时也是开支见绌。吴式芬目睹时艰，忧愤难以释怀，以至肝病复发，肢体无力，遂延医服药，时止时发。咸丰四年（1854），奉旨北上。因顽疾不愈，一路访医就诊，行途迟缓，至七月始抵京都。皇帝召见，询问陕西情况，及式芬疾病，谨据实奏对。九月，补授鸿胪寺卿。十月，提督浙江学政，充乡试监考官。大年三十抵达杭州。次年一月，在杭州接旨，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元宵节后，即督杭州、衢州、严州、金华、处州、温州、台州、嘉兴、湖州等地乡考。试严州时，“贼”已入徽境，仅距一河，且无险可扼。居民纷纷劝其转移他乡，而式芬坦然自若，试士如常，民心遂安。温州试毕，式芬正在江岸边与地方官吏话别，突有外省“贼”船10余只疾泊海口，扬言进犯学政督行。式芬视若无睹，谈笑裕如，且示意随从镇静勿慌，嘱地方官吏严加防备，后从容登舟，挥洒别辞。“贼”见状，不明就里，惶然遁去。自抵杭州，一连数月，勤于堪阅试卷，各处辗转，风尘仆仆，未得一日安闲。赴台州途中，接发妻亡故讣音，悲怆难抑，不能自己，以致旧疾屡犯，气虚足软。是年值更换学政之期，谕旨浙江学政毋庸更换。式芬感恩戴德，愈加勤勉，然病体每况愈下，不得不引退。

吴式芬为官二十年如一日，得到朝内信赖和倚重。尽

管公务繁忙，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完成了《掇古录》《海丰吴氏藏汉封泥》《陶嘉书屋秦汉印章》等著述。回籍后，吴式芬多方调养，平日饮食起居无不多加检点。然入伏后酷暑相逼，作息受扰，先犯牙疼旧疾，接发疮毒，敷施药末，迄不见愈。深秋又患腹泻。医云：“系素日思虑，伤脾故疽起，处在阳明胃经，非必不可疗之疾，总因气血均亏毒不外发，以致胃气下陷。”求医觅药，参术无灵于疾，弃儿孙而去，终年61岁。逝前谓子孙曰：“我无所系恋，故此心常处于泰然，尔辈但读书守分，志存忠厚而已。”

二、家学传承

吴式芬出生于家学深厚的海丰吴氏家族，自幼耳闻目染，受到家族文化的熏陶，遂“生平汲古遯学”，成就卓然。曾祖父吴坛自幼博览群书，好古成于赏鉴，与著名学者毕沅乃30年金石之交；青少年时期跟从其父在南安读书，得以与当地学者相互交流，诗文则取法杜、韩，书法苍劲道润。吴坛“以政绩显于当世，文章翰墨只其余事，而藻思绮采推重艺林，亦有不可磨灭者”。祖父吴之勤，字翊臣，号淦崖，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恩科举人，官至安襄郢荆兵备道。据《吴氏世德录》所载《行状》云，吴之勤“久侍先恭定公及两中丞公，谙习吏治，历官十余任，以兴学校、恤民隐为先”。吴之勤爱好读书，精于篆书、隶书，家中藏有一方“雪堂宝砚”，撰有《雪堂宝砚记》《雪堂宝砚歌》，有《叶梦楼诗誉》传世，与嘉道间名士洪亮吉、朱为弼、吴鼐、冷毓玉等往来密切。

吴式芬母亲查氏出身于清代名门望族顺天府宛平（今属北京市）查氏家族，为湖北巡抚查礼孙女，大理寺少卿查淳长女。宛平查氏家学深厚，查淳祖孙三代皆一时之名士，博雅好文，仗义好客，名重一时的学者如陈仪、英廉、陈元龙、刘文煊、汪沆、朱岷、袁枚、厉鹗、杭世骏、沈德潜等都与查氏一门酬唱问答，同案挥毫，切磋学问。查氏家族学术成就最突出者当属查礼。查礼（1716—1782），字恂叔，号俭堂，又号铁桥。他仕途通达，诗文、绘画、收藏也多有成就。又工诗善画，平生酷爱文物，因曾收购一件绝妙的汉代铜鼓，遂将书斋命名为“铜鼓书堂”，有《铜鼓书堂遗稿》32卷传世。查礼酷爱收藏金石图书，清乾隆七年（1742），他遇到一位书商，要

出售家中所藏的数十箱书籍，查礼想买没钱，全靠妻子典当衣服凑钱把书买下。由于爱书成癖，家中“藏书累数万卷”。在古器物方面，查礼尤其爱好收藏古印章，自王厚之、吾丘衍而下，名人镌刻无所不收，藏秦汉古印600多枚。他还乐于与当时著名文人、学者结交，与江都马祖荣、长洲沈德潜、新安朱珔、钱塘厉鹗、仁和杭世骏、益都赵执信、湘潭陈鹏年、娄县张照诸人皆称友善，与钱载更是相交50年。因而，翁方纲在《铜鼓书堂藏印·序》中说：“篆仙克承家学，过庭之训，忠孝渊源即兹鉴藏……故于斯编推阐查氏家学之深，本源之淳，所以式兹来学者，庶观者有考焉。”^[3]查礼之子查淳，字厚之，号梅舫，幼承家学，擅长书法、篆刻，好印成癖，故别字“篆仙”，曾将家中旧有收藏加上自己新收藏辑成《铜鼓书堂藏印》4卷6册。在收藏方面，查淳藏有明杨文宪墨迹，宋黄庭坚、苏轼书《东坡赠李方叔》法帖，及珍品字画《双凤图》《松阴高士图》《载鹤图》《湘漓江源图》《长江万里图》等，续收铜印300多枚，使得查氏藏印总数逾千方。

吴式芬之所以在金石收藏、研究方面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受查氏家族的影响关系颇深。查礼曾收集秦汉铜印600余方，其中官印自王侯将相至蛮夷藩属，应有尽有，私印由朱文小印至篆虫鸟文无不具备。后来他将收集到的铜印按时代顺序排列成谱，编成《铜鼓书堂藏印》一书。此书由查礼鉴定，查淳辑成，当时两位著名学者王文治和翁方纲为此谱撰写了序言。该书是清代一部重要的集古印谱，迄今亦被名家视为珍品，多有题识和跋语。该书体例按“时代之先后，官爵之崇卑，字数之多寡，次序厘然，贗者绌之，讹者正之，简而能精，约而能辨”^[4]。这一体例为吴式芬所借鉴，其所著《双虞壶斋印存》《据古录》《据古录金文》《金石汇目分编》《封泥考略》等书所用体例，都有《铜鼓书堂藏印》的影子。吴式芬在金石、玺印的鉴别、收藏等方面也受查礼等人的影响，如其“鉴赏书画，入目即识其真贗，别其宗派”；“爱访求古人名迹，虽残碑断碣必力为搜剔，所藏碑版拓本盈数十篋，尤喜蓄古钟鼎彝器，凡坐卧处悉置之”；“印章，则独收两汉官私印，其余汉砖唐瓦、泉刀货币，与世不经见无可名之物并事搜罗”。

吴式芬一生，历经坎坷，幼年失去双亲，成人后科举

屡试不第，至登进士已届中年，功名困扰了他半生，40岁始步入仕途。虽职务屡屡变更，却并非要职，多是为朝廷筹措钱粮军需的差役。艰辛的岁月，磨炼了他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意志，铸就了他宠辱不惊、遇事泰然的心态，在为官奔波之间，足迹遍及半个中国，饱览名胜古迹，体察风土人情，结交八方友人，也为他拓宽视野，广泛搜集金石书画、封泥等藏品提供了方便。吴式芬攻金石之学，结交了一批同道学者，较为著名的有龚自珍、陈介祺、何绍基、彭蕴章、李佐贤、高钧儒、许瀚、王懿荣、魏源、刘喜海等。他们互相展示自己的藏品，研讨金石，鉴赏书画，切磋学术，校勘经史。吴式芬曾与许瀚、何绍基共同审定陈介祺《簠斋印集》，三人成果融为一体。与吴荣光、许瀚合校了《筠清馆金石文字》，朱、绿、墨三笔校语，难辨出自谁手。吴式芬不吝将所得藏品拓本寄赠友人互相研究探讨，友人的收藏也多送到吴式芬处请其品评，儿女亲家陈介祺在《十钟山房印举·自序》中说：“余自应试始至莱，秋试始至历，见三代秦汉印即好之。在都见叶东卿世兄所藏，与李方赤外舅所有，吴子苾亲家所拓，每拓必分赠者，二十年遂好日笃。”可见家学渊源。吴式芬之所以能成为著名金石学家、印学家，与其父系、母系家族的家学积淀，有密切的关系。

三、《据古录》

《据古录》是一部集大成的金石总目，也是一部金石著录和研究专著。全书20卷，分为20册。前三册，金类根据字数多寡排列先后，石类则以年代先后为序，附于金文之后。第四册以后则金、石两类一起记录，以年代先后排序；无年月日可考的，则视其书体属于何代另编为一类，附于各代之末。该书收录三代迄元的金石文，计：金类1781种，石类15230种，砖瓦类1105种，木刻类6种，玉类4种，瓷类2种，共18128种。书中所收金类悉录原文、收藏者姓名或见于某书，唯玺印、泉币、镜铭只录年月，两汉以下并分别记其书体。石类中的砖瓦类悉录原文；石刻类详记书体和年月日，及其题记类书体碑阴诸刻，并均说明属某地，藏于某人；其他据摹本列入者，注明从某书或某人处摹本，其中那些原来记载和注疏有误的，也随之加以订正。《据古录》前后无序跋或牌记，每卷首署名吴

式芬撰，卷末载男重周、重熹校字，孙岫、嵌、崑、鹵校字。其成书及刊刻年月，未经叙及，《续修四库全书》本《据古录》仅题为“清末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冯汝玠根据该书金类目录所列毛公鼎和两孟鼎认为，是书应成于清咸丰二年（1852）以后，同治十三年（1874）以前。吴式芬考藏金石，偏重于金石文鉴赏、著录和考证，薄于收藏原器。他解释原因说：

尝谓古物可宝贵者，不必务以己有为快，每借观他人之物，只以纸墨拓其字迹而记为孰氏所藏，以是海内交游或素不谋面亦竟以邮筒相寄，虽数千里外之物，如在目前。

吴式芬所藏金石文物仅寥寥数十器，在当时南北收藏各家之中，不但与叶氏平安馆、吴氏憲斋不足以相颉颃，就山左一隅而论，也与陈氏簠斋所藏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收藏各家之中，其声望与簠斋不相上下，原因就在于他精于鉴赏、考订之故。不仅如此，吴式芬还注重与嘉道咸间的金石名家如阮元、朱为弼、吴荣光、刘喜海、许瀚、陈介祺、何绍基、张廷济、陈庆镛、龚自珍、翁同书等人交流，常通过书信一起讨论金文异同。《据古录》稿本册内夹有与翁同书讨论的书信：“两齐侯器与史密合，其中有难识之字，未知尊释已尽识之否？”又云：“两齐侯器未有稿本，阅过仍望掷还。”由此足见，吴式芬与这些金石学者之间的交往之密切。在与不同学者的交流中，吴式芬得以借观各家藏品并作释文。

清代各家收藏的金石文物中，首推陈介祺所藏毛公鼎。据朱善旂《敬吾心室彝器款识》中记载：“咸丰壬子夏，陈寿卿太史得于都门，秘不示人，但拓一纸寄陕藩吴子苾方伯式芬。甲寅夏，苾翁来京，因借录其释文。”可见，陈介祺得毛公鼎及吴式芬作释文的时间，比徐同柏作毛公鼎考释还早了两年。今查《据古录》所录毛公鼎释文，即为吴式芬所作。王国维曾对清末各家的毛公鼎研究作过总结性评价：“一时学者竞相考释，嘉兴徐寿臧明经（同柏）、海丰吴子苾阁学（式芬）、瑞安孙仲容比部（诒让）、吴县吴清卿中丞（大澂）先后有作，明经首释是器，有凿空之功，阁学矜慎，比部闳通，中丞于古文字尤有悬解，于是此器文字可读者十且八九。”^[5]由此看来，吴式芬是最早考释毛公鼎拓本，并为王国维认可的释文者之一。

《据古录》收集丰富，选器严谨，考据精审，著名学

者袁行云在《据古录》前言中说：“从来诸家金石谱录之多，亦无逾于此者。”清代古钱币学家李佐贤认为：“（吴式芬）所著《据古录》，钟鼎碑版文字搜罗靡遗，盖自欧、赵著录，以迄今日考据家，无如是之详尽赅博者，洵堪信今传后无疑也。”《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凡吴氏以前，各家金石并录之目，从未有如此且详且备者。”因其内容广博，资料丰富，收藏利用者很多。另外，《据古录》在著录方面详尽精当，有别于其他金石目录，自成系统，条例完善，行文规范。如《鲁公鼎》题下注：“江苏仪征阮氏藏。积古斋著录。按：此器伪作甚多，曾屡见之。”《据古录》既是一部金石学专著，具有重要的学术文化价值，又是一部研究经史、校勘文字的工具书，具有实用价值。无论是同时代的人还是后来者，对此书均给予高度评价，刊行百余年来，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据古录》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室。

四、印学成就

吴式芬在古玺印和封泥的收藏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玺印方面有《双虞壶斋印存》传世，首次将东周时代的玺印排列在秦汉玺印之前。吴式芬很早就开始古印的收藏与研究，无论藏印数量还是品类都堪称大家。据现存资料及各家著录，吴式芬考藏的印谱有《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4册，收录1067印，被称为清代“三大印谱稿本”之一；《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道光间铃本《双虞壶斋印存》8卷，不计印数，但举品类；西泠印社藏《双虞壶斋印存》全本8册，计收印1118方。此外尚辑有《陶嘉书屋藏印》1册、道光间拓印本《吴斋手拓偶存》1卷。目前，《双虞壶斋印存》最常见的版式有6册、7册、8册铃本，卷首页署“海丰吴式芬子必考藏”，无扉页，也无序跋。据多数学者考证认为，初本辑成时间当不晚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其后陆续增补。清咸丰元年（1851），吴式芬在陕西做官，关中历史上多国都，官私玺印既多且精，故吴式芬收藏了很多高价值的印玺，藏印达2000余种，其品类仅见于《双虞壶斋印存》8卷本的就有36类。此谱卷一古玺官印，卷二古朱文印，卷三玉印、牙印、瓦印姓名，卷四姓名名姓名印、姓名名印、姓名之印，卷五姓名私印、姓名印信、姓名名姓名复姓，卷六一字印、阑文

二字、阑文三字、阑文四字、爻篆朱文、朱白文，卷七长方印、圆印、长圆印、六面印、子母孙印、子母印、母印、子印，卷八两面印、闲文、吉祥文、斗检花纹。此书在古印的分类、印文的辨识等方面均有突出的贡献，为近世作铜印谱者所宗。

《双虞壶斋印存》钤拓之精美、抉择之严谨，也为清代印谱之冠。宋、元明时期的集古印谱，大多出于功利目的，大量翻刻，致使古玺印原貌失真。到了清代，绝大多数集古印谱都出自原钤，钤拓十分精致。而论清代印谱钤拓之美，尤以《双虞壶斋印存》为最。其原谱是吴式芬将所藏古玺及秦、汉、魏、晋铜玉印，以漳州极细的朱砂印泥钤拓成书，初为7卷14册，其8卷全本，开本纵26.4厘米、横15厘米，板框纵18.5厘米、横11厘米，书口刻书名、卷次，连史纸墨框朱泥原钤，印钤在正页，每页2或4印，每卷首页右上角印书名卷次，下稍偏左印“海丰吴式芬子苾考藏”，色泽、版式均极为精美。

吴式芬所辑印谱各本，既无序目又无题跋，作者也无古印专论，然从印谱看，其对古印是颇有见地的，这体现在他对古印的选择方面。吴式芬没有将其所藏古印悉数钤拓，而是经过精心鉴别，有所取舍。初次钤本收录玺印893纽，二次钤本收录古印1015纽，三次钤本将第二次钤本删去4印，可谓抉择极严。正如后人所评价：“至谱中诸印，则选择至精，尤为有清一代铜印谱之冠，盖吴氏以鉴别古彝器之法，以甄选古铜印，宜乎得超上乘。”金石学家罗振玉对此谱更是推崇备至，说：“予尝评荐诸家谱集，自以陈氏《印举》为最博；而语其精，则以《双虞壶斋谱》为冠。”^[6]

吴式芬对古玺印的认识也超过前人。古玺主要是指战国时期的遗物，是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印章。由于古玺字体诡异难识，所以人们对古玺的认识也较晚。元代吾丘衍提出“三代无印论”，受其影响，元明两代没有人举以实例谈及战国玺印，即使有古玺，集古者或收而不录，或因不识而附于汉印之末。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程瑶田在《看篆楼印谱》序中首先释出东周玺印中“私𡗗”二字，对古玺印的认识有了关键性的突破。清道光八年（1828），张廷济编《清仪阁古印偶存》，首次列出了“古文印”类目，以有别于秦汉印，可惜的是未能进一步明确指出其时代。直到道光二十年（1840），吴式芬的《双虞壶斋印存》问世，

开始正式标出“古玺”的类目，在题签上分出“古玺官印”“古朱文印”等项，把古玺列在秦印、汉印之前，并较有顺序地按印章产生的时代编排。这表明，吴式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确定了古玺的年代，将古玺列于卷首，彻底打破了“三代无印”的成见，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双虞壶斋印存》成为清代古印谱的代表作。

五、封泥研究

中国封泥的发现，是晚清金石学的重要成果。吴式芬对于新发现的封泥具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最先认识到了封泥独特的史料价值及其与古玺印的关系。从清道光年间四川、陕西出土封泥后即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收藏，并加以考释。2008年，《汉官私印泥封考略》3卷稿本作为《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之一，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孙慰祖为之作《解题》，对吴式芬关于封泥的收藏、考释、断代以及《封泥考略》的编订体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考订。

吴式芬是封泥的最早发现者、收藏者和研究者，他凭借对古代历史和古文字的深邃造诣，断定长期以来被称为“印范”的钤有印章的土块，就是秦汉魏晋时期的封泥，并对其进行收藏和考释，著有《海丰吴氏藏汉封泥》4册、《汉泥封考略》3卷，后编入其与陈介祺合著的《封泥考略》10卷。

吴式芬收藏封泥之始，当在道光中期。封泥是古代抑印于泥，用于封缄，是古代玺印施用的遗迹，南北朝以后逐渐废弃而湮没，直到清道光二年（1822）在四川出土。吴荣光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行的《筠清馆金文》中首次著录了6枚封泥（其中1枚自藏，5枚为龚自珍所藏），但他不识封泥的性质，认为是“汉世印范子”，不过其中却记载了最初发现封泥的简况：“道光二年，蜀人掘山药得一窖，凡百余枚，估人赍至京师，大半坏裂，诸城刘燕庭、仁和龚定庵各得数枚，山西阎帖轩藏数枚，余不知落何处。”^[7]

吴式芬自清道光十年（1830）冬入京就职咸安宫教习，到道光十八年（1838）八月二十七日离京前往江西就任南安知府，在京居住近9年时间，结交了一批爱好金石的名学者，其中有刘喜海、吴荣光、龚自珍等人，还曾参与吴荣光《筠清馆金文》的校订。龚自珍校订《筠清馆金文》，

在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间，此时吴式芬与其隔巷而居，为讨论校订事宜，二人往来频繁，有龚自珍予吴式芬的 18 封信笺、《别吴子苾太守式芬》诗以及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自序》为证。

吴式芬开始收藏封泥的具体时间，据现有文献及封泥实物已无法考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最迟在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间，吴式芬已经见识封泥并开始收藏。这从其藏有不少出自四川的封泥得到证明。其后，关中地区出土的封泥，吴式芬陆续有所收藏。关于陕西出土封泥的时间，现在能见到的文献中最早的记载，当是胡琨作于清咸丰四年（1854）的《长安获古编·序》中说，刘喜海曾对人说：“长安，宝地也……余官陕西时，尝得鼎彝一窖、币一窖、铤一窖、泥封一窖……”^[8]刘喜海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四月之间任陕西延榆绥道，可知此间陕西有封泥出土。吴式芬藏有大量的关中封泥，应该包括此间所收部分。道光后期，吴式芬将自藏封泥编为《海丰吴氏藏汉封泥》4 册，收入封泥 165 枚。

清咸丰二年（1852）正月，吴式芬任陕西布政使。此地曾是秦汉两朝的国都所在地，文物繁多，吴式芬收藏的封泥数量也日渐增多。据曹应钟《吴子苾先生索题汉泥封印册有序》记载：“此册乃汉时泥封印拓本。山左吴子苾先生为关中方伯时所得者，凡四百五十余颗。遐搜近裒，广询博采，方能使奇文斐亶蔚萃一方，诚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者。”

曹应钟，字念生，安徽歙县人，生卒年不详，工于篆书。潘祖荫在《啖敢览馆稿·序》中提到，曹应钟曾为吴式芬的幕僚，为其评考、鉴定金石，得见吴式芬所藏的 400 多件封泥，且为别人所未见。由此可知，吴式芬生前所藏封泥至少有 450 余枚。至于清光绪六年（1880）陈介祺所言吴重熹家藏封泥 500 余枚，当属其续有收藏者。

吴式芬是最早考释封泥并专门纂辑成书的学者，据孙慰祖所作《解题》记载，吴式芬于道光后期已将所藏封泥做成拓本，编为《海丰吴氏藏汉封泥》，4 册稿本，收入封泥原拓 165 枚，各页有吴式芬释文考证之手迹，分官、私两类，并对官印作出考释，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因国内封泥研究者可能未曾看到吴式芬的《海丰吴氏藏汉封泥》一书，故在谈到该稿本时，绝大多数采用清光绪

二十五年（1899）成书的说法，甚至有人认为此书是时人辑吴式芬藏封泥而成。只有孙慰祖认为该稿本成书于道光后期，且从其所述内容看，他确曾见过原稿。若确如孙慰祖所言，那么吴式芬是见于文献记载、第一位为封泥正名且专书考释的人，当属无疑。目前，几乎所有学者均据胡琨《泥封印古录·序》认为，刘喜海据《后汉书·百官志》守宫令下本注“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将被误认作“印范”的泥团正名为“封泥”是正确的。胡琨序云：

余疑为汉印之范，相传名为印封，不知所出。辍（刘）方伯援《后汉书》：“守令，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为证。然《后汉书》言“封泥”，不曰“泥封”，余未敢信为定论也，姑阙之，以俟知者。方伯家藏数十枚，云得之长安土窟，陈伟堂相国令嗣寿卿复得百余枚，出以相示，方伯合而拓之，去其重复，装池成册，属余考其是非。余以两汉书校之……壬子秋七月，次瑶氏书于刘氏之榆荫小移。^[9]

有学者据此序文推断：（一）刘喜海于清咸丰二年壬子（1852）前将自己与陈介祺得自长安土窖的封泥合拓成册，自己没作考释，而是将此任囑于胡琨，遂有《泥封印古录》一书；（二）刘喜海将吴荣光定名为“汉世印范”的泥团为“泥封”（“印封”），而不是“封泥”；（三）胡琨对刘喜海的更名是持怀疑态度的，是否信为定论，还要等后来人考知；（四）《泥封印古录》并没有收录刘喜海所作的结论原文，而是直接引用了《后汉书·百官志》的本注，此注在杨家骆主编《新校本后汉书并附编十三种》中可以找到；（五）陈介祺得父命收藏百余枚封泥，其父陈官俊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七月初三日去世，若胡氏所记准确，其令子收藏封泥当在道光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之间。此外，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簠斋印集》5 册本不载封泥，清咸丰元年（1850）的《簠斋印集》12 册本则有“封泥、虎、龟、鱼符已拓，未及用”^[10]的记载。其后续钤《印集》，收封泥 137 枚，但只有钤拓而无考释。此外，王国维跋中也提到，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编》和《泥封印古录》是于咸丰二年（1852）分别编次的，在其病逝前并未刊行，而在《长安获古编》中并没有辑入封泥。清同治十一年（1872），鲍康、陈介祺等人校订《长安获古编》时也没有收入封泥。

现在我们看到的《长安获古编》标题本《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是刘鹗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刻的，所收封泥当在此时补入。就辑成时间考订，吴式芬的《海丰吴氏藏汉封泥》要比胡琨序本早好几年。曹应钟在诗序中还对封泥的形状、性质、使用进行了详细描述：

拊器审象，盖古人寄物必有封识，今人每趋巧便，无论匡匣、囊橐、僦何，或以布或以线或以绳索总其端，而复折纸缠裹之，加印其上。是已汉人不趋简易，多以泥封之。泥湿则更（软），而赋傅于所封处，使相著上，以官印或私印印之，事论则舍而不用，故至今尚存也。当其初著时，泥未干，随印圆方，观其受印处，四方高，中央下，其旁溢而壁立者，若跗之承鄂，凹凸厚薄，参差不齐，如繚以周墙。然今装池成册，命钟为述原委，以视同好，稀世之珍，不使西方之人独擅其美，幸甚幸甚。且自昔至今，究古之家，曾无一语相及，是则今之作者，真发前人所未发；后之览者，亦见前人所未见也。用系一篇，以志向往，惟揣度之辞，问可能相否？^{〔11〕}

这段文字，与前述胡琨《泥封印古录·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间接说明吴式芬未曾见过胡氏序文。由上述可知，吴式芬考藏封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海丰吴氏藏汉封泥》是见于文献记载最早专门考释封泥的著作，吴式芬是第一位为封泥正名的人。无怪乎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说：“古人以泥封书，虽散见于载籍，然至后世，其制久废，几不知有此事……封泥之出土，不过百年内之事。当时或以为印范，及吴式芬之《封泥考略》出，始定为封泥。”^{〔12〕}吴式芬在去世前还留下了第二个考释封泥的稿本，据吴重周、吴重熹所撰《行述》：

近时，关中汉泥封出土甚多。府君谓：足明两京制度，订史册沿讹。哀集拓本，属（嘱）幕友据汉志编次，加以考证，亲为审正，成一卷。

《行述》的这段叙述比较重要，记录了吴式芬对封泥于“足明两京制度，订史册沿讹”重要价值的认识，以及《汉泥封考》编撰体例的确定等基本情况。吴式芬在封泥藏考方面贡献极大，晚清金石学名著《封泥考略》是在吴式芬去世48年后出版的，既无序跋又无题署，除《行述》中记录的只言片语之外，找不到他关于封泥的任何记录。故而后世学者在论及《封泥考略》时，或多或少地都偏重

于陈介祺。事实上，此书是陈介祺在吴式芬《汉泥封考》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吴式芬对此有首创之功。《汉泥封考》《汉官私印泥封考略》与《封泥考略》三者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现在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汉官私印泥封考略》，应该是陈介祺在吴式芬《汉泥封考》原稿的基础上校订和补编而成的，该稿本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汉泥封考》稿本原貌。吴式芬原稿本将官印与私印分为两书，官印分为上、中、下三卷，按汉志编次，分别为“官名”“里名”，如《汉官私印泥封考略》稿本“页二七 汉泥封考总目”“页二九 汉泥封考略卷上”等；稿本正文中每枚封泥下凡有“陈藏一”或“陈藏二”等语，当是陈介祺所加，表示该枚封泥为吴式芬原藏，陈氏也有相同的收藏，并非表示只有陈氏藏该枚封泥，也不是由吴重熹增入的陈藏部分。私印单成一书，为“人姓名”印，只有名称，没有考语，与《海丰吴氏藏汉封泥》一致。陈介祺校订后，官印分成四卷，以粘签的方式增入自藏部分；私印别为一卷，只涉及陈藏部分，并定名为《汉官私印泥封考》。在陈氏家藏本中，陆明君所见到的吴氏《汉泥封考》稿本及陈氏自藏封泥校记是分开的，并附有陈介祺的“一纸条批”和“甲戌题记”，因而得出结论说：“至同治十三年陈氏才取吴氏所著订之，并考校自藏部分，寄至吴重熹，嘱统编再考，促其早刊。”^{〔13〕}这也间接说明，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汉官私印泥封考略》是在吴式芬原稿基础上直接经陈介祺校订、补编的一个本子，在陈氏校订前，吴式芬已撰就了《泥封考略》的凡例、目录，是一个基本成型的书稿。吴式芬《汉泥封考》稿本经陈介祺校补后，由吴重熹来完成两家封泥的合编工作，至清光绪六年（1880）正式进入编写阶段，光绪八年（1882）《封泥考略》第十卷目录已完成，但直到光绪十年（1884）陈介祺去世前也未能印行，迟至光绪三十年（1904）才正式有上海石印本问世。《封泥考略》收入吴式芬所藏封泥271枚（陈介祺藏封泥575枚），此外尚有200余枚没有编入，其可能的原因，除了在编定《封泥考略》时做了比较严格的鉴定和筛选（吴藏部分可认定为伪品的仅一枚）之外，抑或为吴重熹想编一本《续封泥考略》，现存吴重熹考藏、翁大年编释《续封泥考略》4卷稿本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说，由吴式芬、陈介祺合辑的《封泥考略》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著录并考释封泥的专著，在古封泥学术

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成为后来几部封泥著录的范例。吴式芬、陈介祺两家所藏封泥体系完整、数量集中、史料丰富、考订严谨，至今仍然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以吴式芬为代表的“海丰吴氏”，以“尚书第”“进士世家”称著齐鲁，名载国史，可谓清季一方望族。而不入经传的“吴子宓家藏秘诀”却鲜为人知，目前收藏界史学界尚未完全破译。秘诀曰：

- 一、字不成章石不全，身在鲁国魂在汉。
- 二、太守考昌歆长安，阴铭转世出阳关。
- 三、一个葫芦分两半，肚中文章口里看。
- 四、坡里捡块黄土砚，雪堂怀古吊眉山。
- 五、莫道家私值万贯，三钱画轴金不换。
- 六、手抱青铜把书念，性乖甘为泥作传。

六、结缘名士

清道光咸丰间的文化名人以金石学界为多，这与作为这期间的领衔学长吴式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吴式芬的家世、资质、收藏、著述、学问诸方面，在同道友朋中被尊为翘楚，在他周围有一群秀士才俊，犹如繁星捧月，在学界有声望者诸如龚自珍、魏源、刘喜海、丁晏、陈庆镛、许瀚、何绍基、李佐贤、吴云、翁同书、陈介祺、吕贤基、许振祜、彭蕴章、高均儒、苏敬衡、杜堦等。吴式芬早年的结社朋友还有：刘詹岩、张励庵、喻凤冈、吕鹤田、叶崑臣、孙兰检、罗椒生、张筱浦、何振云等。吴式芬同朝为官的诸多才俊多有金石之好，其影响可见一斑。

吴式芬初入京师，就以学长领衔，与京中诸年丈结诗赋之会，约十日一聚，互相切磋，多有尊酒论文之乐。在宣南坊，吴式芬与龚自珍隔巷毗邻而居，于所收藏金石碑版拓片相互传赏，间或有书函赠答，诗词唱酬。龚自珍《别吴子苾太守式芬》云：“子云识字似相如，记得前年隔巷居。忙杀奚童传拓本，一行翠墨一行书。”陈介祺《题襄阳唐志即送吴子苾六兄出守江西》：“一枝托乔木，知择贵良禽。京洛多车马，相从怀好音。”吕贤基作《送子苾同年出守豫章》有“平生著述书等身，读破万卷笔有神”句。翁同书《次韵送吴之苾由蜀道人觐即赴关中新任》有“朝来孔壁发金丝，齐鲁才名盖一时”句。何绍基《癸巳九日走访子苾仁兄适见襄阳梁君夏侯夫人两志拓本即题》曰：

“忆昔戊子冬十月，舟行瑟缩氏樊口。芒鞋徒步叩郡阁，骑马携朋陟岷首。”彭蕴章赋诗《送子苾同年视学浙江》、李佐贤作《吴式芬小传》、高钧儒作《祭海丰吴礼部文》、许瀚撰《哭吴子苾阁部联》、王懿荣奏呈《国朝儒臣撰集金石文成书有裨经训堪备御览》等不一而足。

吴式芬的同道好友还有刘喜海、汪喜孙、吴荣光等，公干之余，或研讨金石，或切磋音韵，或鉴赏书画，或校勘经史。吴式芬于训诂尤为独到，可谓“无字不通，无艺不精”，故有硕学通儒之誉称。吴式芬结缘的文化名人，大都为他金石学同道和后学弟子，他以成就之集大成者为尊，对我国金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注 释】

- [1] 梁启超：《论时代思潮》，《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 [2] 翁同书：《次韵送吴子苾方伯由蜀道人觐即赴关中新任》四首之二，《山东省无棣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据1926年铅本影印，第1015页。
- [3] 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第565页。
- [4] 同上，第566页。
- [5] 王国维：《毛公鼎考释·序》，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页。
- [6] 罗振玉：《雪堂类稿》甲编《笔记汇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页。
- [7] 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卷五，道光壬寅（1842年）南海吴氏校刊本，第60页；《筠清馆金石文字》，《续修四库全书》902（《史部·金石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137页。
- [8] 胡珉：《长安获古编·序》，刘庆柱、段志洪、冯时《金文文献集成》，港明石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据1933年瑞安陈氏校刻本影印，第172页。
- [9] 郑宇清：《〈封泥考略〉研究》，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7页。
- [10] 陈继揆：《簠斋印谱》，孙慰祖等编著《陈介祺学术思想及成就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 [11] 曹应钟：《吴子苾先生索题汉泥封印册有序》，潘祖荫辑《滂喜斋丛书》（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569页。
- [12] 胡平生、马月华：《简牍检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 [13] 陆明君：《簠斋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作者简介】

刘策源：火天印社社员、滨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滨州市美术家协会会员。

最早辑封泥成谱的开山之著 —— 吴式芬、陈介祺《封泥考略》

文 / 郭超英

最早辑封泥成谱且详加考释的开山之著，是清代山东金石研究和收藏大家吴式芬与陈介祺合辑的《封泥考略》。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古人以泥封书，虽散见于载籍，然至后世，其制久废，几不知有此事。……封泥之出土，不过百年内之事，当时或以为印范，及吴式芬之《封泥考略》出，始定为封泥。”马衡《封泥存真·序》云：“清道光初，此物始稍出土，吴式芬、陈介祺著《封泥考略》，乃以之介绍于世。”上述权威之论，已说明吴式芬是封泥最早的发现和考订者，他最早断定被认为是“印范”的铃有印章的土块，就是秦汉魏晋时期的封泥；而吴式芬、陈介祺合辑的《封泥考略》是最早将封泥介绍于世的研究专著。

吴式芬（1796—1856），字子苾，出身山东海丰（今滨州市无棣县）名门贵胄，为清道光年间进士；陈介祺（1813—1884），号簠斋，亦山东潍县（今潍坊市）望族之裔，亦为清道光年间进士。两位以金石翰墨相知相交，既为挚友，更是儿女亲家。吴式芬长陈介祺 17 岁，常以兄长之份对陈介祺耳提面命。陈介祺在《十钟山房印举·自序》中说：“余自应试始至莱，秋试始至历，见三代秦汉印即好之。在都见叶东卿世兄所藏，与李方赤外舅所有，吴子苾亲家所拓，每拓必分赠者，二十年遂好日笃。”《簠斋印集》卷首亦有陈介祺自序，末行曰：“日照许瀚印林、海丰吴式芬子苾、道州何绍基子贞审定。”吴式芬对陈介祺的关照可见一斑。



◎ 西泠印社藏《封泥考略》十卷本

吴式芬雅好金石，长期为官各地，结交了一批同道学者，如龚自珍、何绍基、刘喜海、许印林、吴荣光、魏源等，可说是领袖群伦式人物。据吴式芬年谱载，清咸丰四年（1854）十月，吴式芬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补授浙江学政，岁除日抵杭州赴任。在杭期间，与“浙派”山水宗师戴熙、金石僧释达受等往还甚夥。咸丰六年（1856）二月，吴式芬抱病乞归故里获准，四月北归，回到家乡不久，即于十月初八在海丰病卒。吴式芬去世后，陈介祺将长女许配给了吴式芬次子吴重熹（1838—1918）为妻，吴重熹守孝三



◎ 《封泥考略》内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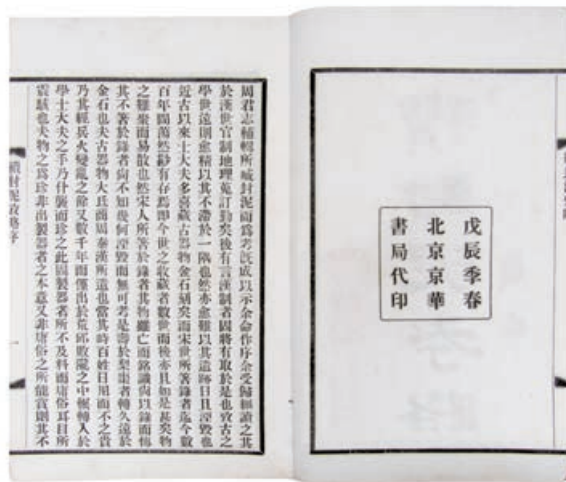


◎ 《续封泥考略》六卷本

年后成婚。从此，吴重熹成了陈介祺考编金石的大力助手。陈介祺敦促女婿将先父所藏封泥考释稿《汉封泥考》《海丰吴氏藏汉封泥》，再加上陈介祺自己所藏封泥一并收集、合编成《封泥考略》。然而《封泥考略》印行出版时吴式芬已离世 48 年之久，陈介祺也已谢世 20 年，可知此著最终是由吴重熹整理先父、先岳父遗存编辑出版的，并非是由《封泥考略》每辑目录下所标示的“海丰吴式芬子苾、潍县陈介祺寿卿同辑”。

封泥研究权威学者孙慰祖先生曾在《西泠印社》2004 年第一期撰《〈封泥考略〉的编集及相关问题》一文，对该著详加论证。笔者又亲聆孙慰祖师言：他对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封泥考略》付印底本做过仔细考察，从底本的纸、墨差异看，录入《封泥考略》的吴、陈藏封泥的墨拓工作是分开进行的。《封泥考略》收录的吴藏封泥共 271 方，现主要藏于上海博物馆；陈藏封泥 575 方，则由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孙慰祖对上述封泥都做了仔细考察。他说，吴、陈两位的封泥虽“同辑”于一著，实际却各在一方，从未合拢过。

西泠印社亦藏有连史纸线装石印本《封泥考略》十卷，



◎ 《续封泥考略》扉页后章和唐兰《序》

扉页后有宋体字界格印“海丰吴氏、潍县陈氏所藏，辑成十卷，光绪甲辰之秋印于沪上”，说明该本是 1904 年完稿印行于上海，这一年恰也是西泠印社立社之年。吴重熹时任驻沪会办电政大臣，此十卷本当是他在沪任职时所印行。然全帙未见吴重熹之名。保存先父、先岳父遗泽乃其应尽



◎ 《再续封泥考略》四卷本



◎ 《再续封泥考略》内页

义务，他只让两位先辈“同辑”而自己不署名，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西泠印社藏《封泥考略》开本高 25.5 厘米，宽 15 厘米，各卷卷首均列封泥名录，并标明“吴藏”或“陈藏”。内页每面一封泥，附释考文字，双面对翻，每封泥之下均钤有吴式芬“双虞壶斋封泥”或陈介祺“簠斋藏古封泥”印记。全帙所收封泥按汉帝王、诸侯、郡县乡官、新莽、私印排序。卷一为古玺、汉帝信玺、汉官印封泥；卷二为汉诸侯王玺、汉王国官印、汉侯印、汉侯国官印封泥；卷三、卷四为汉郡国官印封泥；卷五、卷六、卷七为汉县邑道、乡官印封泥；卷八为新莽朝各类封泥；卷九为新莽朝封号印封泥；卷十为汉臣名印、妾名印、私印，并附鸟篆、闲文、残印封泥。存印数：卷一 96 方、卷二 68 方、卷三 111 方、卷四 100 方、卷五 80 方、卷六 132 方、卷七 87 方、卷八 49 方、卷九 57 方、卷十 66 方，共计 846 方。所附考释文字顺序，一般为：考文字，考舆地，考职官类别，考年代，考功用（如酒器、仓廩、门卫、官署、舆马、骑射、刑辟、船室、畜牧等），考疑难字（多据《说文解字》《淮南子》）。

吴式芬所收藏封泥地域很广，不少出自益州、蜀

都、广汉、涪陵等地，或许其在清道光十六至二十五年间（1839—1845 年）宦游西南，开始识见并收藏封泥。其后，关中地区出土的封泥，吴式芬亦陆续有所收藏。

旅美戏曲研究家周明泰（1896—1994）对封泥别有偏爱，他循吴、陈《封泥考略》之例，辑有《续封泥考略》六卷、《再续封泥考略》四卷，“欲以集大成，可谓详备矣；精而且详，可谓嗜古矣”（唐兰序）；“封泥之文字，于是粲然大备”（柯昌泗序）。对于周明泰《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笔者曾于《西泠印社》总第 18 辑（2008. 2）“封泥研究专辑”有较详细的介绍，因与本文主题无涉，在此不再赘述。

【作者简介】

郭超英：西泠印社理事、《西泠艺丛》执行副主编、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兼艺评委副主任。

吴式芬家族墓地出土石刻简述

文 / 张卡、游丽霞、祝琳琳

【摘要】

无棣海丰吴家是黄河三角洲地区有名的仕宦世家，更是传承有绪的文化世家。吴绍诗与他的儿子吴坛都是法律专家。吴式芬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吴重熹是地方文献的整理者，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之一。吴氏家族墓地即分布于无棣县城周边。在平坟运动中，吴氏家族墓地全被平毁，原墓地的具体分布结构已不清楚。近几年，吴氏墓地相继出土了部分精美的石马、石羊、石虎、碑帽等，为对吴氏墓地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 海丰吴式 家族墓地 出土石刻

无棣海丰吴家不仅是仕宦世家，更是文化世家。吴绍诗与他的儿子吴坛都是法律专家。吴式芬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吴重熹是地方文献的整理者，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之一。

至今，无棣城里还保留有相对完整的吴氏故居。吴氏故居在无棣县城南门里，旧称“尚书第”。吴家大院最早的主人是明朝英宗正统年间的户部尚书王佐。到清朝康熙初年，该院被吴家购得并不断扩建，因为吴式芬的名气大，后代人丁兴旺，所以定名为“吴式芬故居”，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吴家大院分南院、北院，两院相连，均坐西朝东。北院门楣上悬“尚书第”横匾一方，乃清朝大学士于敏中所书。楹联是“四省承宣三掌节钺，九封光禄两列史晟”，框对是“忠贞世胄，恭定家风”。

无棣吴家的墓地分布在无棣县城周边，最著名的有三处。城东9千米的韩家村有十世吴永孕、十一世吴自肃、十二世吴象默、十三世吴绍诗的墓葬；城南2.5千米处有湖北道台吴之勳墓、内阁学士吴式芬墓、江苏巡抚吴坛墓、监察御史吴岫墓；城北0.5千米处有翰林院编修吴熙曾墓。

在平坟运动中，吴氏家族的家族墓地全被平毁，原墓地的具体分布结构已不清楚。近几年，位于无棣城南五里韩家村附近的吴氏墓地出土石马、石羊、碑帽各一件，吴式芬墓地发现石虎一件，还可略见当年吴氏墓地的模样。

精美石刻因村民取土被发现

2012年4月6日，山东省无棣县文物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棣丰街道办事处韩家村韩姓村民取土时，发现一大型石马，并用车拉走藏匿，情况十分危急，如果把石马拉到外地售给文物贩子，后果不堪设想。

无棣县文物管理局局长刘震接到举报后，立即向无棣县文广新局汇报，并联系公安部门及时赶到韩家村。首先向当地村民了解当时的情况，然后向当事村民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并着重指出：出土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发现文物隐匿不报或拒不上交者，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当事村民当即表示愿意主动上交给县文物

管理局。随即，县文物管理局工作人员会同县公安部门，用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将石马安全运抵县文物库房，登记入库，保证了该文物的安全。

据当地群众反映，在数十年以前石刻还保存得较为完整，种类也多，除石马、石羊外，还有石狗、石狮、石龟、石人等，但是在“文革”中这些石刻均遭到了毁灭，现在保存下来的仅是极少部分。随后，县文物管理局工作人员对出土石马的周围地方进行了详细勘探，又发现了石人与石羊。石人与石羊均刻画精细，但都已残缺。

据载，帝王将相陵墓前安设的石人、石兽统称石像生，又称“翁仲”，是皇权仪卫的缩影。这种做法始于秦汉时期，此后历代帝王、重臣沿用不衰，只是数量和取像不尽相同。到了清代，规定二、三品官员准立石马、石虎、石羊各一对，一是显示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地位，二是有驱邪、镇墓的作用。

精美石立马为黄河三角洲地区仅见

石立马（图1）通长2.5米，通高1.82米，宽0.6米，重约4吨，为整块青石雕刻而成，刀工精良，刻工流畅细腻。四足直立，双目炯炯有神。连马身上的鬃毛和眼睫毛也刻画得细腻到位，惟妙惟肖。马身上则采用浮雕与线雕相结合的方式，雕刻有马鞍、马镫、马镫、马辔等纹饰，每个配件环节都雕刻得细致入微，一丝不苟。特别是马鞍上的纹饰，刻画得十分复杂。其中一侧刻有单龙戏珠，下方则为海水江崖纹，周边云纹缭绕，一派祥瑞气象；另一侧刻有一条云龙，与坐狮正在嬉戏，下方亦为海水江崖纹，周边亦是祥云缭绕。形状如此完整、雕工如此精细的石像，在黄河三角洲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石羊（图2），通长1.15米，通高0.75米，通宽0.32米，重约726千克。从大尾巴、大肥臀等整体造型看，是一头绵羊；从头部弯曲长约0.2米的羊角看，是一头公绵羊。该石羊通体呈青黑色，由青石雕成，雕工精细，造型优美，线条流畅，结构圆润，体表光滑，形体肥硕，眼睛微眯，仪态安详。

吴式芬墓地发现的石虎

2006年，无棣县无棣镇南徐村村民刘建花在吴家坟耕



◎ 图1 韩家村附近吴氏墓地出土的石立马



◎ 图2 韩家村附近吴氏墓地出土的石羊



◎ 图3 吴式芬墓地出土的石虎

作时意外发现吴式芬墓地石虎一件。

吴式芬(1796—1856),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海丰(今山东省无棣县)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西南安府知府,广西、河南按察使,直隶、贵州、陕西布政使,提督浙江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后增光禄大夫。吴式芬一生笃好金石文考古,从政之暇,即搜集金石器物,撰写了《捃古录》《捃古录金文》《金石汇目分编》等金石学专著。吴式芬博才多艺,一生著书甚多,现原稿多数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

吴式芬墓地石虎(图3)通长0.7米,通高1.37米,通宽0.49米,重约1.3吨。青石质,造型别致,雕刻精美,形象生动,完整无损。

另外还发现碑帽(图4)一件,可惜由于人为破坏,原碑身一直未能发现。碑帽呈长方形立体造型,通长0.9米,通宽0.9米,厚0.34米,用黄色大理石料刻成,通体呈现米黄色,石料质地细腻,雕工精湛,盘龙深浮雕造型,神态栩栩如生,有呼之欲出之感。石雕保护较完好,艺术价值很高。



◎ 图4 吴式芬墓地出土的碑帽

【作者简介】

张 卡:滨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游丽霞:滨州市无棣县博物馆馆长。
祝琳琳:滨州市无棣县博物馆副馆长。

霜雪松竹待春时

——吴重熹交游及文化价值考论

文 / 徐清刚

【摘要】

吴重熹是清末民初金石学家、收藏家，为金石学家吴式芬次子，继承家学，重收藏，亦工考订，于金石文字、版本目录之学颇有见地。他是清末动荡的亲历者之一，其文化交游及整理留传之功，对研究文化、政治均有标本式的关照意义。吴重熹除继承父亲的金石文物及藏书外，也承继其父文化圈层的学术力量，受业于许翰、陈介祺等金石大家，后切自身积极开拓金石学及版本学交游，与缪荃孙、杨守敬等人切磋琢磨、精诚合作，校订刊刻珍贵文献，时有佳本。吴重熹在石莲庵主要整理、编纂、修订了被称为海丰吴氏“小四库全书”的家族文献，为保存吴氏家族文献乃至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吴重熹 交游 文化价值

一、生平

吴重熹（1838—1918），字仲怵（仲怡），山东省海丰县（今无棣县）城里村人。吴式芬次子。清同治壬戌（1862年）举人，授工部郎中，擢升河南陈州知府，迁开封知府，因功升江南江安粮道。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擢任福建按察使，又迁江宁布政使。官至河南巡抚。辛亥革命后，吴重熹解任归寓津门，闭门谢客，专事编辑《吴氏文存》《吴氏诗存》《吴氏世德录》，为国家馆藏名典。著有《石莲庵诗文集》《石莲庵词集》及奏议若干卷。^[1]

吴重熹的经历，大致以清帝逊位为分水岭，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以举人入仕，重在事功。收回中国电报总局，赎回京汉铁路的管理权，创办中国最早的红十字会（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等大事，均有吴重熹谋划布局、劳心奔走之功。清帝逊位，吴始解职，寓居于津门，以藏书著述、整理家学为主。

吴氏家族文脉渊深，文化丰厚，在有清一代闻名一时。事变鼎革，世运变迁，吴氏家族已难继昔日的风华。吴重熹作为吴氏后继，于事功、学术上虽难以媲美先人，亦终有一席之地。吴氏家族至此，亦有“无可奈何花落去”^[2]之慨了。吴重熹早年随父兄仕宦四方，深受熏陶，壮年继承家族收藏金石及藏书，并有志整理家集，晚年在整理、刊刻古文献方面成绩甚大，本人也多有著述传世。吴重熹可以说是海丰吴氏家族中最后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也是清末动荡的亲历者之一，其文化交游及整理留传之功，对研究文化、政治均有标本式的关照意义。时代形势与个人际遇相结合，终于成就吴重熹收藏家、金石学家的地位。

二、交游

海丰吴氏于明朝末年由河北迁安迁至山东海丰，吴士安为始祖，自清代顺治至光绪，历九朝，计230余年，期

间科甲如林，宦迹四海，并以“家乘万卷”与潍县陈氏“家藏万印”并冠齐鲁。

吴重熹之父吴式芬，长于音韵训诂之学，对经史考订有精湛见解，精于金石。从政之暇，搜集金石器物，撰写《捃古录》《捃古录金文》两部金石学专著。并著《封泥考略》（与陈介祺合著）、《金石汇目分编》《双虞壶斋藏器目》《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陶嘉书屋诗赋稿》等。

吴重熹《石莲阁诗》序云：“石莲幼多病，后随先人任，而粤、而豫、而燕、而黔、而秦，七年岁月，半消磨于唇唇马足之间。”吴重熹继承家学，早年耳濡目染，蒙熏日久，对金石、收藏颇多关注。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云：“仲恽侍郎为子苾阁学之子，濡染家风，博物好古，为潘文勤所识拔，学派沆瀣。光绪中，山左鉴藏家甲于海内，而海丰吴氏于潍县陈氏、福山王氏称鼎足。侍郎名位差显，又享大年，沧桑之后，岿然鲁灵光矣。”^[3]父亲学术圈中的人物成为吴重熹学术生涯重要的启蒙老师，尤以陈介祺与许瀚为重。

清道光十年（1830），吴式芬入京到国史馆供职教习。其间，结识了许多学界同道好友，几乎囊括了金石学界的学者。许瀚与陈介祺同为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于京师以金石相识，吴式芬曾与许瀚、何绍基共同审定陈介祺《簠斋印集》，传为学界佳话。“其后吴式芬子重熹，得为陈氏佳婿，而重熹系许瀚及门弟子。”^[4]

许瀚为高邮王氏父子的学术嫡传，吴氏十分欣赏许瀚才学、人品，让儿子吴重周、吴重熹跟随许瀚读书学习。许瀚自清道光十二年（1832）后每赴京应试，多借吴式芬双虞壶斋居住，为通家至交。吴重熹与其兄吴重周同受业于许瀚，故于乾嘉诸老之学及金石艺事，靡不覃思迈进。^[5]清咸丰六年（1856），吴式芬卒。次年，吴重熹到沂州（今山东省临沂市）亲邀许瀚校订吴式芬遗书。《捃古录金文》《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金石汇目分编》等均由许瀚校订，后由吴重熹于津门付梓。

清同治五年（1866），许瀚卒。因吴重熹在外地为官不便，未能送葬。同治十一年（1872），至日照，谒师墓。吴重熹《石莲阁诗》卷三《谒印林师墓》：“与我先子交，不变黎任初。襄校在临安，鸡鸣风雨俱。”哀恻之情，溢于言表。许瀚临终，嘱交遗稿于陈介祺。乃由重熹延丁艮善校，光绪间刊板，名《攀古小庐杂著》（十二卷），全

书未及刻竣，板旋焚毁。许瀚批校之书，单篇零稿，金石跋尾，大多归丁、吴两家。^[6]后部分收入吴重熹之石莲庵收藏中。

陈介祺，字寿卿，号伯潜、簠斋。山东潍县人。书房名“簠斋”，又名“十钟山房”。清道咸间著名金石学家和文物收藏家。吴式芬歿后三年，陈介祺将长女许配给吴重熹。并将吴氏所藏封泥考释稿《汉封泥考》，再加上自己收藏的封泥并入该书，叮嘱吴重熹合编并考校，于清光绪三十年刊印成书《封泥考略》。吴重熹从岳父陈介祺处于学术受益良多，多次为陈介祺整理缮写金石文字的著录。陈介祺曾在《潍县陈氏宝物簠斋藏器目》题跋中说：“年来始稍稍检拓，思装册汇目，存其昔好，久未能就，今得仲怡相助，旬余而毕，业成于勤，即此可推。第吾所望于仲怡者大且重，仲怡勉之哉，勿以此夺志也。”对吴重熹寄予厚望。后来吴重熹步吴、陈先辈之足迹，与潘祖荫、王懿荣等交谊颇深，并拜潘祖荫为师，与王懿荣结为亲家。

“吴氏家学则是开放性的，善于与学界交流，使家学充满活力，从而能迈出家门走得更远。”^[7]除受益于父执文化圈层外，吴重熹秉承家学中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于同光之际，建立其自身的金石版本学圈层。“同、光以来，熟目录版本之学者，有桐城萧穆、江阴缪荃孙。精金石考证之学者，荃孙、葆恂、守敬兼之。”吴重熹与缪荃孙、李葆恂、杨守敬学术互动颇多^[8]，由此基本奠定了其晚年的研究和收藏方向。

缪荃孙是近代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创建人之一，终生结缘校书刻书，吴重熹晚年刻印《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中有多种如《拙轩集逸文》《遗山新乐府》等皆系缪荃孙所刻。缪荃孙借给吴重熹《姑溪词》精校本，成就无棣乡贤述录校刻佳本。缪荃孙一手包办代刻，编辑、校勘的《山左人词》，也成为石莲庵中的收藏佳品。杨守敬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藏书家。吴重熹刻金赵秉文《溢水集》，曾致函请杨守敬精校此书，杨欣然领命，历时四年多，终成佳本。

李葆恂与吴重熹晚年均寓居津门，诗作酬唱，切磋精研，引为知音，与吴重熹合著有《津步联吟集》《津步联吟词》各一卷。吴重熹为李氏《中国艺术家征略》作序。^[9]辛亥革命后，吴重熹与章钰同客津沽，常以目录金石之学相质证。章氏版本之学甚精，海丰吴氏石莲庵所得许印林、李

方亦校宋本《说苑》，嘉兴沈曾植海日楼所得劳权秋井草堂宋本《鬼谷子》，均经他审定。^[10]章还曾赋《水调歌头》为吴重熹《石莲阁词集》贺。

三、成就

吴重熹继承家学，重收藏，亦工考订，于金石文字、版本目录之学颇有见地。所著《石莲阁诗》十卷中，以诗为史，将器物流传脉络源流、鉴别考订详为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吴重熹继承吴式芬陶嘉书屋、双虞壶斋旧藏，归入石莲庵。仕宦之余，以购书、藏书为乐事。他精于鉴赏，且好题识，每于书册首尾，述其源流本末。其中不乏严启隆抄本《春秋传注》、元刊本《图绘宝鉴》、邓元锡《潜学稿》、郑麟趾《高丽史》等稀有精品。藏书印有“海丰吴氏藏书”“曾为吴仲恂所得”“海丰吴氏石莲阁”“石莲阁藏书印”“重熹鉴赏”“石莲经眼”“吴仲恂秘籍印”“曾为吴仲恂所得”等。至津门寓居期间，已经收藏颇丰。北京图书馆藏《海丰吴氏藏书目》抄本，不分卷，陕师大图书馆藏《石莲庵书目》不分卷，从两部藏书目可了解吴氏藏书的大致情况。

清帝逊位后，吴重熹退隐津门，以藏书、刻书、著述为事，名其藏书室曰“石莲庵”。且有感于“且世尝有著书自命者，其生平所作，不啻盈箱累篋。乃为之子者，不加珍惜，反从而废置之，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以予所见，世家旧族，亦或不免于此。综而观之，先辈之珍重先泽，至为勤谨”^[11]，文化的自律意识和责任感，兼之清季变数，世态无常，促使吴重熹将家族文化精华的书籍刊刻留传，以续薪火。

吴式芬著作主要是吴重熹刊刻留传的。吴重周、吴重熹合撰《行述》云：

（吴式芬）幼年即酷好金石文字，所积既多，因以《寰宇访碑录》为稿本，补其未备，删其讹复，复增入三代秦汉以来吉金，各注某氏家藏，如孙《录》收砖瓦之例。唯不载玺印泉币，以各有专书也。镜铭只载有年月者，以多不胜收也。孙《录》未详碑额，亦并补之，书曰十六卷，名《掇古录》。又复荟萃金石目录，分州县编之。其存者则列为已见；未见者则

注明见某书，列为待访。凡古今金石诸书，无不备采。复取历代史籍及诸家文集说部以益之。唯墓志非可访求，必以曾出土著录者为断，而不采文集；钟鼎砖瓦流传本无定所，亦不收载地里未详者，别附于后以俟参考，名《金石汇目分编》，约四十卷。其已见者与《掇古录》相表里而加详。各省稿本粗备，待访者犹未尽编成。于款识古文、研究六书多所考释；于穹碑巨制、阙文误字，博访旧本，多所补正。凡所著述，随时改订，细字蝇头，丹黄交错，均未付刊。尚冀博雅君子详览而增益之，集为成书，付之剞劂，以传后世。

《掇古录》为金石总目，与《金石汇目分编》表里为书，而与《掇古录金文》以考释为主者性质不同。《掇古录》收上古迄元金文 1781 种，石文 15230 种，砖瓦文 1105 种，共计 18116 种。凡金文皆著录字数、收藏者姓名或见于某书；凡石刻皆著录字体。并录碑额，原石已佚据拓本，并著录收藏者姓名。本书刊本为 20 卷，署“吴式芬撰”，末署“吴重周、重熹校字”。^[12]

吴重熹在石莲庵主要整理、编纂、修订了被称为海丰吴氏“小四库全书”的《海丰吴氏文存》《海丰吴氏诗存》《海丰吴氏试艺》《海丰吴氏世德录》，作为吴氏家藏宝典，以充方志之无，补国史之缺。吴氏“小四库全书”基本把海丰吴氏家族自明以来的著述搜罗殆尽。吴重熹为保存吴氏家族文献乃至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13]

《海丰吴氏诗存》集有诗词专著《万行草》《芝园诗集》《半阁诗集》《杞屋诗集》《覆瓿草》《雪心诗集》《新笋轩诗集》《叶梦楼诗眷》《自怡轩诗》《重荫接叶轩诗集》《求可知斋诗草》《雁舟诗草》《陶嘉书屋诗赋》《石莲阁词》。尚有古风、乐府、律诗、词曲若干卷。

《海丰吴氏文存》是吴重熹在已经刊刻《大清律例通考》《掇古录》《掇古录金文》《金石汇目分编》《封泥考略》《海丰吴氏世德录》《海丰吴氏诗存》《海丰吴氏试艺》《双虞壶斋八种日记》《陶嘉书屋律赋》等海丰吴氏家族历世家集的鸿篇巨制之后，将家族成员尚未刊刻的专著和文章辑录而成之书。^[14]“均始自顺治，迄于近代，按世系人，据年系篇，杂而不厕，例至善也。……而此书编次之旨，与夫厘定之例，盖亦可于是征之，世之扬先人之清芬者，殆亦可以取法矣。”^[15]吴氏家族文化之文章、文集的精华部分，得以藉此留传。《海丰吴氏文存》保存了大量的

重要文献，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海丰吴氏家族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海丰吴氏世德录》5卷，约12万字。首卷含诰敕、御碑、旌表、谕旨、史传，二、三、四卷收录行述、行状、墓表、墓志铭、家传、年谱等，是研究吴氏家族科举、赐恩、交游、仕宦的重要文献资料，对于清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吴重熹除整理家族收藏和文献外，辑刻的其他典籍也为数不少。其中《石莲庵汇刊山左人词》和《石莲庵汇刊九金人集》两部巨作校勘精严，版式字体在当时刊刻的文集中堪称佼佼者。二者均据旧刻旧抄精善之本。《石莲庵汇刊山左人词》共收宋清两代山东人的词作17种48卷，凡37卷，补遗、附录6卷，附1卷。《石莲庵汇刊九金人集》150卷，收录王寂、赵秉文、王若虚、李俊民、元好问、蔡松年、段成己、段克己、白朴九人的诗词散曲，为金代文学的保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吴重熹去世前的几年，生活开始拮据，藏书陆续散出。吴去世后，因重熹诸子几年内相继离世，藏书也很快散出。据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载：“侍郎（吴重熹）歿于辛亥后，遗书渐散，至去岁九十月间，出尤亟，日见打鼓贩趋其门。最后，山涧口书贩李子珍以千百金全有之，载数十车，人皆以为弃余物，不之顾。余翻阅半夕，得佳本数十种。……十八巨册，谐价未就，而吴氏之书，从此尽矣。”^[16]

四、评述

清末民初，传统中华文明受到西方工业文明冲击，并在碰撞中寻找和融合，兼之辛亥革命带来的新的理念和执政方式，以耕读传家立足的传统士大夫家族及其成员在经历震荡和手足无措后，激起深层次的文化自觉意识，用复命归根的文化自觉，去保留和延续自身文化的精华部分，以图将来生发和复兴。言为心声，个中滋味，在《石莲阁词》所辑录吴重熹自作《百字令》一首中体现尤为明显：“秋风秋雨后，剩此霜松雪竹。蟋蟀朝菌，荣枯一瞬，惹得愁千斛。”又自撰《石莲阁乐府》中道：“忽渔阳，鼙鼓喧，倏神京。襁负逃。城头白头乌飞噪。随行带屋蜗难学，失路投林燕觅巢。幼安避辽东早。从此便鸿冥蠖屈，迹晦身韬。”^[17]吴重熹在金石、藏书、刻书等方面取得了杰出

的成就，为保存和延续中华文化典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为山东海丰吴氏家族由繁荣鼎盛走向衰落转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尾声。

【注 释】

- [1] 《续修四库全书》第1570册《集部·别集类》，第1页。
- [2] 孙才顺、韩荣钧：《清代海丰吴氏家族文化研究》，第282页。
- [3] 徐世昌编、闻石点校：《晚晴簃诗汇》卷161，第7017页。
- [4] 陆明君：《簠斋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 [5] 丁原基：《许翰交游学问考》，《崂山文史》2006年第3辑，第129页。
- [6] 同上。
- [7] 孙才顺：《海丰吴氏做学问讲究合作》，《齐鲁晚报》2014年7月22日。
- [8] 陈衍：《杨守敬传》，《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集》（中），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511页。
- [9] 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第701页。
- [10] 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吴县历史名人》，1990年版，第197页。
- [11] 吴重熹：《海丰吴氏文存·序》，《海丰吴氏文存》卷一。
- [12] 吴重周、吴重熹：《行述》，《摺古录》卷一。
- [13] 孙才顺、韩荣钧：《清代海丰吴氏家族文化研究》，第247页。
- [14] 同上，第272页。
- [15] 刘启瑞：《海丰吴氏文存四卷提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28），第481—483页。
- [16] 伦明著、雷梦水校补：《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7页。
- [17] 同[1]，第74页。

【作者简介】

徐清刚：滨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吴式芬金石年谱

本年谱详记吴式芬有关金石鉴赏、著述、交游等活动。有关吴式芬的仕途、政绩、家事从略。本年谱中宋体为笔者概述，楷体为出处引文，仿宋体为笔者按语。谱以虚龄记岁。

清嘉庆元年（1796）丙辰 1岁

二月二十四日，吴式芬生于京师，取小字“逢昌”。（吴重周、吴重惠撰《子苾府君行述》，《吴氏世德录》卷五；彭蕴章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吴公墓志铭》，《妇朴龛丛稿续编》卷四）十一月初六日，父吴衍曾病故于京邸。（外舅宛平查淳撰《伯续吴君暨配查孺人合葬墓志铭》，《吴氏世德录》卷四）

清嘉庆六年（1801）辛酉 6岁

是年，随祖父居天津，入小学。（《子苾府君行述》）

清嘉庆九年（1804）甲子 9岁

九月初四日，母查氏遽以时疫，殁于舟次。随祖父宦居黄州，祖父视为“掌中珠”，延名师课读。（《子苾府君行述》）

清嘉庆十三年（1808）戊辰 13岁

是年，就读黄州，酷好金石文字，得父乙爵拓本。（许瀚《商女鬻彝》注，北京国家图书馆藏《筠清馆金石文字》校本）

清嘉庆十四年（1809）己巳 14岁

是年，与吴雪锋相交，吴雪锋以《汉西岳华山庙碑摹本》相赠。

按：吴雪锋乃吴式芬祖父吴之勳的好友。是年冬，吴雪锋侨寓武昌，应阮元所延，摹刻《汉西岳华山碑》四明本、《泰山刻石》及《天发神谶碑》于扬州北湖阮元宗祠。是时，吴式芬随祖父在武昌，故二人相交系于本年。

清嘉庆十五年（1810）庚午 15岁

是年，作三律《帘钩》。（吴重惠辑刻《海丰吴氏诗存》卷四）

清嘉庆十八年（1813）癸酉 18岁

是年，援例入国子监。（《子苾府君行述》）

清嘉庆二十年（1815）乙亥 20岁

三月，在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鄂州市一带）约同人雪堂看牡丹，作《约

同人雪堂看牡丹启》。（《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九月初九日，游黄州西山并题诗。（李佐贤《武定诗续钞》卷十五）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丙子 21岁

与许瀚订交约在本年。

按：袁行云《许瀚年谱》谓：“吴、许订交于嘉庆二十四年，惟许瀚在济南参加乡试，吴式芬在北京参加乡试，吴、许订交尚无确证。”事实上，吴、许同时在山东参加乡试是嘉庆二十一年，均未售，故订交系于本年。（许瀚著、崔巍整理《许瀚日记·许致和年谱》）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丁丑 22岁

是年，在黄州，师从奉新徐必观（幼眉）。（吴式芬《是亦山房诗钞序》，《无棣文征》卷二）

五月，得“风字形硯”于黄州，获观阮元所藏《宋拓钟鼎款识》。嘉庆丁丑夏五获此硯于齐安，适见云台尚书所藏宋拓钟鼎款识，因以楚公钟十四字缩抚于背，以志欣幸。吴式芬。（蔡鸿茹著《中华古硯100讲》）

是年，作《吴雪锋重摹汉西岳华山庙碑歌》。（吴式芬《吴雪锋重摹汉西岳华山庙碑歌》，孙雄辑《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卷一）

按：《歌》有“云台尚书精鉴赏”句。阮元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一月迁湖广总督。援例，总督加授尚书衔。（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戊寅 23岁

七月，摹刻楚公钟端硯。（《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硯》）

七月，制云纹盒盖硯。（清“吴式芬”款云纹盒盖硯，编号：JY17760282，华夏收藏网）

是年，薪水（今湖北省黄冈市境内）陈诗（愚谷）作《吴淦崖太守二律兼寄子苾世兄》。（《海丰吴氏文存》卷四）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 24岁

与何绍基相交，当始于本年。

按：吴式芬入都应顺天乡试未售，

何绍基在京师应顺天乡试未中，二人相交当始于本年。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 25岁

三月，在襄阳，作《孟亭修禊》。（民国《无棣县志》卷二十三《艺文志》）

是年，作《寿钱竹西先生六十初度四十韵》。（李佐贤《武定诗续钞》卷十五）

按：钱竹西，名清履，字庆微，号竹西。浙江嘉善人。生于乾隆二十六年，卒于道光十三年。“六十初度”当为嘉庆二十五年，时钱竹西宰蕲水令。另据钱清履撰《松风老屋诗稿》收有《庚辰四月六十生朝》诗，嘉庆庚辰年即嘉庆二十五年。故定诗作于本年。

《游岷山记》约作于本年。

吴式芬《游岷山记》曰：“余以去岁之冬始来襄阳。”（《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清道光元年（1821）辛巳 26岁

是秋，访得梁嘉运及妻陈氏墓志、夏侯夫人墓志，并作题记。（吴式芬题记、叶昌炽撰、韩说校注《语石校注》）

清道光二年（1822）壬午 27岁

八月应顺天乡试，中式第117名举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吴公墓志铭》）

清道光三年（1823）癸未 28岁

是年，随祖父致仕归里，以诗文自课。（《子苾府君行述》）

清道光四年（1824）甲申 29岁

是年，在海丰，仍以诗文自课。

清道光五年（1825）乙酉 30岁

五月二十九日，收录母舅查林手拓“无专鼎”。（《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第一册）

清道光六年（1826）丙戌 31岁

是年，始与李佐贤订交，并成为一金石至契。

按：李佐贤为山东利津人，弱冠

即嗜金石，与吴式芬既同乡又同好。李佐贤此年与山东海丰张氏衍蕙（晚芳）完婚，吴式芬于本年会试报罢后回故里。且海丰吴氏与张氏，相邻而居，自吴氏十一世祖吴自肃始，即世代联姻。李佐贤通籍前即游齐鲁、京都之间，随地访求金石书画，与陈介祺、何绍基、许瀚相识并相交。故二人当于本年相识并订交。

清道光八年（1828）戊子 33岁

二月，祖父吴之勳亡故，在籍丁忧。十月，与何绍基游襄阳岘首山。忆戊子冬十月，舟行瑟缩抵樊口。芒鞋徒步叩郡阁，骑马携朋陟峴首。（何绍基《癸巳九日走访子苾兄适见襄阳梁君夏侯夫人两志拓本即题》，民国《无棣县志》卷二十三《艺文志》）

清道光十年（1830）庚寅 35岁

是年，服闋入都，与当代好古诸家交游。（吴式芬撰《题自藏钟鼎款识册》）与叶志诜（东卿）、徐松（星伯）、刘喜海（燕庭）、李璋煜（方亦）、许槱（珊林）、冯启藁（晋鱼）等人相交约始于本年，朝夕过从甚密。与许瀚、陈介祺及诸位新交友人同观各家藏彝。（许槱撰《古韵阁宝刻录自叙》，孟宪钧、陈品高著《纸润墨香话古籍》）与龚自珍、魏源相交当始于本年。按：许瀚与龚自珍、魏源均有厚交，是年许瀚在京，且吴式芬与魏源为壬午同年举人。故与龚自珍、魏源相识并相交，当始于本年。

清道光十一年（1831）辛卯 36岁

是年，始与陈介祺交游，并成为一生至交，相与赏奇析疑者近三十年。（陈介祺《宝璫斋集各家彝器释文自序》）是年，在京师与金石同好者交游，交往最密切者为许瀚、陈介祺、何绍基、李佐贤、叶志诜、徐同柏、刘喜海、李璋煜、许槱、张廷济、龚自珍、王筠等。是年，与朝鲜学者李尚迪（惠吉）订交，时有书信往还，讨论金石诗词。按：李尚迪，字惠吉，号藕船。博学能文，尤长于诗。著有《思诵堂集》。于道光九年（1829）至同治三年（1864）间，12次来中国，交游中国文人士，与刘喜海（燕庭）、陈克明（南叔）、朱大源（字伯璣）等结成翰墨之交，尤与刘燕庭友情最笃。李在中国交游甚广，见于前后怀人诗者如当时名流潘祖荫（伯寅）、陈文述（云伯）、吴式芬（子苾）、仪克中（墨农）等，已有八十八人之多。是年九月，李尚迪第二次来中国，与吴式芬结交当在本年。其作于道光十四年诗记述与中国吴姓文人之交游，诗云：“延陵世胄多吾友，兰雪（吴嵩梁）曾主驩坛盟。清如（吴嘉淦）伯璣（吴国隽）与伟卿（吴赞），佩玉琼琤相和鸣。子苾（吴式芬）金石冠英（吴俊）间，又得宝岑（吴炜）书擅名。石华（吴兰修）消息五羊城，名山著述叶幽贞。”（李尚迪《思诵堂集》，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83年版）

清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 37岁

是年，始与陈庆镛交游。按：陈氏时任职礼部主事，论学之友以张穆、苗夔、何绍基、王筠诸

人为最密。陈氏亦研精籀篆，精于金石考订，居所曰“问经堂”，在北京宣武坊，与吴式芬相邻而居。与张穆交游当始于本年。

按：许瀚、张穆订交于京师。时许瀚居何凌汉寓邸，与绍基、绍业兄弟游，张穆、苗夔、何绍基并为道光十一年（1831）优贡生，许瀚因于张穆订交。吴式芬乃许瀚同乡挚友，进京后与金石同好者相交。另，吴式芬在给金石好友顾沅信札曾云：“舍亲张石舟、二尹衍畴现官苏省，此后惠函可以托其转寄，似当安速。”（《清代名人手札甲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42）

清道光十三年（1833）癸巳 38岁

正月，在京师得《吴禅国山碑》拓本。（吴式芬稿本《舆地金石目不分卷》册二页一二六粘签，《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二十三册）七月，借观何绍基所藏张玄暨妻陈氏墓志原拓剪裱本，并作题跋。（华人德主编《三国两晋南北朝墓志》）八月，获叶志诜所赠散氏盘乙器原拓本。

按：据上海图书馆藏吴式芬《钟鼎款识》（金文原拓）第五册录散氏盘乙器原拓本有“道光十有三年秋八月叶志诜持赠”题记，其下有“福庵王提”题识，后世学者多据此认为，原拓上下题记皆为王昶所题。考王昶，字维季，号福庵，浙江仁和人（今杭州市）人，顾廷龙之婿。生于1880年，卒于1960年，不可能于道光十三年（1833）获赠叶志诜手持拓本。据顾廷龙《三代钟鼎款识拓本编目跋》：“《三代钟鼎款识》拓片十四册，为清海丰吴子苾式芬编辑《掇古录金文》底本也。叶撰初文得之，倩王福庵先生编缮专目一册，以便检阅。第十四册因有原题‘掇古石录’，故未编及。”另，张光裕先生详细考证了七种散氏盘拓本，认为上海图书馆藏《钟鼎款识》八册，为吴式芬《掇古录金文》底稿原拓本，书中好多题跋都是未经著录的，《钟鼎款识》第五册所录为散氏盘原拓。故此，散氏盘乙器下题记“道光十有三年秋八月叶志诜持赠”，今定为吴式芬所题。

九月初九日，与何绍基同观《唐梁君夏侯夫人两志拓本》。（何绍基《癸巳九日走访子苾兄适见襄阳梁君夏侯夫人两志拓本即题》，《海丰吴氏文存》卷四）

初冬，与吴兴姚衡同观《唐梁君夏侯夫人两志拓本》。（姚衡《子苾尊兄得唐梁君夏侯夫人志石二于袁水北岸癸巳初冬出拓本见示赋小诗六章以当跋尾》，《海丰吴氏文存》卷四）

十一月，手抚宋拓《忠义堂帖》双勾本，并自题小字。（朱关田著《唐代书法家年谱》，张彦生著《善本碑帖录》）

清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 39岁

是年，在京师购得《程氏秦汉瓦当文字》。（吴式芬《题程氏秦汉瓦当文字》，《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清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 40岁

是年，参加会试，春闱榜发中式

206名，殿试二甲第37名，朝考入选第28名，改翰林院庶几士。（《子苾府君行述》）

是年，时与刘詹岩、张励庵、喻凤冈、吕鹤田、叶昆臣、孙兰检、罗椒生、张筱浦、何根云诸年丈结诗赋之会，约十日一聚，互相切磋，有尊谏论文之乐。（《子苾府君行述》）

与戴熙（醇士）相交当始于本年。

按：戴熙喜古印、古泉，精于鉴别，其绘画与隶书受到道光帝欣赏，与吴式芬、李佐贤、刘喜海、陈介祺多有来往。（王增山编著《李佐贤生平著述考》）是年会试，戴熙任会试分校官，当与吴式芬相识，因同好金石而交谊，但尚无确证。

是年，与吴振棫、许槱、叶润臣、何绍基、何绍业、许瀚、王筠、刘喜海、李璋煜、牟农星、陈介祺等人合助翟云升《隶篇》成书。（翟云升《隶篇》自序）

是年，获请益于阮元，与叶志诜（东卿）、刘喜海（燕庭）、汪喜孙（孟慈）、蒋璿（季卿）诸君听夕过从。（《吴式芬致李尚迪信》，李尚迪《思诵堂集》，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83年版）

是年，始编《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一书。（真微印网：黄裳铭编《篆刻年历1051—1911》）

是年，于京城赠许瀚《许子□文》《延熹砖文》。（《许瀚日记》据海西阁抄本记述）

清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 41岁

四月，散馆钦定一等第九名，授职翰林院编修，仍与诸年丈以诗赋会课。（《子苾府君行述》）

四月，始从学于阮元。（王章涛《阮元年谱》）

六月始，时与吴荣光、白镕、毛式郁、汤金钊、蒋祥墀、祁雋藻、陈嵩庆、徐宝善、蔡友石等人为文酒书画之会。（吴荣光《吴荷屋自订年谱》道光十六年丙申谱）

七月初十日，陈介祺、许瀚来访，又同往琉璃厂观孙星衍书，并同访竹溪。（《许瀚日记》）

按：据《许瀚年谱》，是时许瀚在京借居于吴式芬双虞壶斋。《石刻铺叙》（山东省博物馆藏许瀚校丁杰旧藏抄本）后有许瀚手跋：“道光十有六年岁次丙申正月十有一日许瀚识于宣武城南属斋。”此处“宣武城南属斋”，当是借吴式芬双虞壶斋所居。据《许瀚日记》载案，“王珩，字竹溪，山东胶州人。”此系误。此“竹溪”应为丁守存，字心斋，号竹溪，山东日照人，吴式芬进士同年。

是年，赠许瀚河南小碣三种。（《许瀚日记》）

是年，与龚自珍隔巷毗邻而居，其所藏金石碑版拓片相互传赏。

按：龚自珍有《别吴子苾式芬太守》诗句“记得前年隔巷居”，作于道光十八年（1838）。龚自珍有写给吴式芬的18件书札，多记述金石碑版事。18件书札为《龚自珍全集》所未收，系孙文光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吴式芬藏名人手札》中抄录的。原稿未标明写作年份，孙文光据有关资料考证，定为道光十七年及十八年。今查孙文光所录龚自珍与吴式芬笺，当写于道

光十六年至十八年。

是年，校宋赵明诚撰《金石录》清顺治七年（1650）济南谢世箕刻本。

按：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库藏《金石录》三十卷、目录十卷，线装，三册一函，正文前有顺治庚寅李明睿序。该书注有“全书有道光丙申子苾据查氏铜鼓堂旧抄本朱笔校”。铜鼓堂为吴式芬外曾祖查礼、外祖查淳的斋堂号，查朱笔校为吴式芬手迹。

是年，始与僧达受神交，时有书信往还并互赠金石拓片，但迟至清咸丰五年（1855）才得谋面。（吴式芬序，达受撰《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

清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 42岁

正月十四日，在筠清馆与吴荣光、徐松、叶志诜、何绍基、刘喜海及日本使臣同观《汉西岳华山庙碑拓本（长垣本）》。（施安昌编著《汉华山碑题跋年表》）

二月十三日，作《题自藏钟鼎款识册》。（《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第一册《序》）

是春，推荐龚自珍校订吴荣光之《筠清馆金文》，且多向其提供金石拓片。

按：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自序》云：“道光丙申再入都……廖工部（姓）来请曰：子之金文，龚定庵礼部（巩祚）欲任校订。余固知定庵研精籀篆，与家子苾编修搜访若干，悉以付之。余再出为闽藩，则以此事属陈礼部（庆镛）敦促成书。书存陈处。”此“书存陈处”与龚自珍“书藏何子贞家”相左。查吴荣光《筠清馆金文·自序》及《吴荷屋自订年谱》，吴荣光于道光十六年丙申奉旨回京候补，到道光十七年丁酉“再出为闽藩”后，将校订《筠清馆金文》的工作托于陈庆镛，龚自珍校订《筠清馆金文》的时间当在其间。龚自珍共“为书十二卷”。（《龚自珍全集》第十辑《己亥杂诗》原注：“某布政欲撰吉金款识，属于为之。予为聚拓本穿穴群经，极谈古籀形义，为书十二卷。俄布政书来请绝文，书藏何子贞家。”）

夏五月，《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成初稿，凡百廿一器。（《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第一册）

与杨以增初订交谊，当始于本年。

按：据翟云升《隶篇》扉页书牌，是书于道光十七年五月开雕，道光十八年六月刊成，由陈官俊、杨以增联合刊刻。前有陈官俊作于道光十八年夏五月《序》和杨以增作于同年季夏之月《序》各一篇，及翟云升作于道光十五年秋八月自序一篇。陈官俊《序》云：“先是聊城杨东樵（以增）观察闻文泉（云升）有是作，偿欲为梓行，乃合谋。”杨以增《序》云：东莱同年友翟君文泉，近取所得金石，选字双勾，区分部韵，汇为隶篇一书。由此可知，吴式芬于道光十五年合助翟云升成《隶篇》，杨以增最迟于道光十七年闻文泉有是作而欲为梓行，二人几乎同时助翟云升《隶篇》成书并刊行。故吴、杨初订交谊，系于本年。

是年，作《题高祖母王夫人杏燕绣幅》。（《无棣文征》卷四）

是年，致函翟云升，并提供沙南侯碑勾本、二敏碑摹本、比干墓题字等。（陆

明君著《簠斋研究》）

是年，于吴荣光筠清馆见“百丁彝”拓本。（吴式芬撰《据古录》卷一）

清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 43岁

是年，常与阮元、何绍基、许瀚、龚自珍、陈颂南等人研讨金文异同，并受阮元所嘱作《齐侯甬铭考释》。（阮元《研经室续集》卷一；许瀚《跋周今中钟》，《攀古小庐杂著》卷六）

二月，晋江陈庆镛、日照许瀚，毗陵（今江苏省常熟市）丁嘉葆、吴企宽同观吴式芬陶嘉书屋所藏钟鼎拓本。（《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第一册观款，藏国家图书馆）

三月二十九日，应龚自珍之邀，与孔宪彝、廖牲、吴葆晋、蒋湘南、梁恭辰集饮，并约次日往崇效寺看海棠。〔孔宪彝《三月晦日龚定庵（自珍）礼部招同廖鹿柴（姓）工部吴红生（葆晋）舍人吴子苾（式芬）编修蒋子潇（湘南）孝廉梁敬叔（恭辰）同年集饮并约次日崇效寺看海棠即席口占》，孔宪彝《对岳楼诗录》卷下〕

四月一日，与龚自珍、吴葆晋、蒋湘南、孔宪彝、廖牲、梁恭辰等人同往北京城外崇效寺观海棠，作《龚定庵礼部招同廖鹿柴工部家红生舍人蒋子潇孔绣山梁敬叔三孝廉出右安门观海棠用东坡定惠院海棠诗韵》诗记其事。（孔宪彝《戊戌四月朔日龚定庵礼部招同廖鹿柴工部吴红生舍人吴子苾编修蒋子潇梁敬叔两孝廉崇效寺看海棠用东坡定惠院海棠诗韵纪事》，《海丰吴氏文存》卷四）

闰四月二十五日，与龚自珍等人在陶然亭载酒携书相见。（龚自珍《与吴式芬笺》十八）

八月十四日，作《六君子砖合本》题记。（许瀚辑《君子留真谱·六君子砖合本》，1933年李浚之石印本）

八月，陈介祺为题《襄阳唐志》，并作别诗《题襄阳唐志即送吴子苾六兄出守江西》。（《海丰吴氏文存》卷四）

八月，何绍基为题《钟鼎款识册》。（《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第一册）

八月，龚自珍有《别吴子苾太守式芬》诗。（《龚自珍全集》第十辑《己亥杂诗》第41首）

按：此诗收入龚自珍《己亥杂诗》，但非此年所作。目前所见收入此诗的著述、年谱等，大多认为龚自珍于道光十九年己亥辞官南下，与留京同年及同官京朝相过从者徐松、何绍基、何绍业、许瀚、吴式芬、陈庆镛等人以诗赠别，四月二十三日出都。但道光十九年己亥，吴式芬远在江西南安府，龚自珍出都前无法与之告别。据此可认定，《别吴子苾太守式芬》诗并非己亥年所作，今定为吴式芬出都前。

八月二十七日，出都前拜谒阮元，观其所藏《汉西岳华山庙碑拓本（四明本）》。阮元为撰《阮元齐侯甬歌卷》，送以赴任。（施安昌编著《汉华山碑题跋年表》）

《阮元齐侯甬歌卷》，清道光十八年（1838）阮元手写本。此卷为阮元75岁时，送子苾（吴式芬）赴任所作，诗咏家藏齐侯彝。并附有齐侯甬铭文原拓两张。（《中国嘉德97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局部彩印，第681号）

是年，在京与朱为弼、朱建卿父子游。

按：相交始于何年无考，当在道光十八年以前。黄氏忆江南馆藏《清代名人翰墨》收吴式芬致朱建卿手札一通，略云：“渴别数年，往返未晤，殊为怅怅，行色匆匆，如得暇再□□晤见中，希恕草草。”此信未署年月，据信中内容可知，约作于吴式芬任广西右江道后期，在道光二十六年前后。吴式芬与朱为弼、朱建卿父子游，系于本年。

九月初六日，观周镐画山水屏。（吴式芬《出都日记》，以下赴任途中所记，除标出者外，皆出于此）

九月十二日，与李佐贤同年访谈一时许而别。

九月十九日，观万承紫（渊北）通守所藏汉铜钩、丙午神钩（口含珠、手抱鱼十文），又秦汉玉印六枚，又大理石屏（许作《风雨归舟图》）。

九月二十六日，杨瀚（龙石）赠所刻汉四皓神坐石刻勾本及吉金拓本数事，吴式芬亦携所装吉金二册至署同观。

九月二十七日，访阮福（赐卿）农部，于福寿庭观所藏《宋王复斋款识册》、泰华双碑宋拓金翻及宋槧顾恺之《列女图》《汉石经》残字，因同至观风巷阮氏家庙，观所陈古彝器十余事及仿作散氏盘。阮福赠以所刻书五种。杨亮（字季子）赠予宝应射阳石门汉画二纸，李璋煜出宝应刘楚珍（廷楠）所著《汉石例》甚精，亟劝付梓。

九月二十七日，杨瀚为作吉金二册题记。（《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第一册）

十月十五日，至陈宗彝（雪峰）处观其所著《重编访碑录》并赠以所刻《抱独庐丛书》，兼出所集《并铭拓本长卷》、所摹《汉石经》索题。

十一月十六日，晤包世臣（慎伯）明府并订交。

按：包世臣，字诚伯，后为慎伯。安徽泾县人，自号“卷翁”。嘉庆十三年举人。道光十五年，始以举人大挑知县，十月丁母忧。十八年夏服闋，赴任新喻县知县。道光十九年辞官，卜居金陵。是时，吴式芬到江西南昌，当为第一次与包世臣相识。

十二月二十二日，获素公京中信，多谈论金石事。

按：汪朴，字素公，号松溪。安徽休宁人。博览群书，善鉴别尊缶彝鼎、金石古文及名人书画。山水画得元人笔墨，萧疏之致。

是年，吴式芬已著《据古录》初稿。（吕贤基《送子苾同年出守豫章》，《海丰吴氏文存》卷四）

清道光十九年（1839）己亥 44岁

正月十八日，新署南安，晤林则徐。（《林则徐日记》己亥年元月十八日，《林则徐全集》第九册）

四月，接包世臣书函。（赵一生、王翼奇编《香书轩秘藏名人手书》）

按：此信未署年代。但书言“子苾先生太守阁下”，当为吴式芬任南安太守以后；“春初晤聚省垣”，当为年初（上年十一月）在南昌相晤；“公事早毕”当为“是年先生卸新喻事”。故此信定为写于本年。

是年，接龚自珍书。

弟行有日矣，不复能商榷文字，而

自客夏到今，所过眼之拓本已上硬黄者，愿全数覆目一通。求于日内聚聚在一处，弟诣尊□（斋）作一番□读。胸中尚有所質疑，此番谭（谈）罢，则不知何年重相见矣。乐游原倡和诗一本、虎邱古鼎考一本、文断甲选一本，求出付还。此候，道安玆祚顿首，吴六老爷。

始之不能终之，皆恃有学、才、识三长之仁兄，弟甚负荷文。又陈。

按：龚自珍于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出都，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卒于丹阳。是书写于龚自珍出都后，当在本年。

清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 45岁

一月，与何绍基常有书信往还。〔《何绍基墨迹》（三）〕

按：何绍基父何凌汉于是年二月五日薨于位，特旨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文安。八月，何绍基等奉柩南行。故此函系于本年。

是秋，在南安知府任上，吴荣光休致归里，途中来访，尽出所有金石文藏拓，助其《筠清馆金文》成书。（吴式芬《跋吴荷屋中丞书卷》，《海丰吴氏文存》卷三；《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卷一；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自序》）

是年，辑成《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韩天衡编著《中国印学年表（增补本）》〕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 46岁

是春，与好友李佐贤有函札往还，并互寄古泉拓本品鉴。（李佐贤《复吴子苾同年》，李佐贤《石泉书屋尺牍》上卷）

按：此信未署岁月，据信中“自去岁军书旁午”及“弟近况平顺，因明岁考期在途”等内容，当作于本年。

七月十四日，作《跋吴荷屋中丞书卷》。（《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七月，获陈介祺寄赠《怀米山房古金图》拓本。（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燕京学报》专号之七十七）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壬寅 47岁

是夏，与吴郡蒋安伯游，并作《蒋渔仙息隐庐吟草叙》。（《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九月初九日，受良朋之召，游览建昌（今江西省南城）胜景，并作五言诗《壬寅重九日麻姑山纪游十首》以记之。（李佐贤《武定诗续钞》卷十五）

十月初四日，偕同人游凤凰山，作《偕同人游凤凰山广度庵看菊小集湛心阁》。（李佐贤《武定诗续钞》卷十五）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癸卯 48岁

二月二十七日，自京都返回江西，前往沧浪亭名贤祠敬拜曾祖吴垞，并作《题顾湘舟吴郡名贤绘像册》，与顾沅（湘舟）相交当始于本年。（《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四月，与临川李仲鸣同年观其家藏《孟法师碑》原拓。（吴式芬《跋唐伊阙佛龕铭》，《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六月既望，作《跋唐伊阙佛龕铭》。（吴式芬《跋唐伊阙佛龕铭》，《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九月，获刘容圃自粤东寄赠拓本四十二种。（吴式芬《舆地金石目》册五自题，《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二十四册）

十二月，始与程荃始相交，以陶嘉书屋所藏钟鼎彝器拓本见示，并索题。（真州程荃谨识，《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第一册）

是年，为吴荣光撰墓志铭。

吴式芬所撰墓志铭云：“书法出入欧、苏诸家，去肤存液。”（《皇清书史》卷六页三）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 49岁

四月，受业师徐必观（幼眉）哲嗣之托，作《是亦山房诗钞序》。（《无棣文征》卷二）

是夏，许振祜始受知于吴式芬。（许振祜《双虞壶斋八种日记序》，民国《无棣县志》卷十九《艺文志》）

是秋，晤好友李佐贤于章江舟次。（李佐贤《石泉书屋尺牍》卷上）

十一月，新获周柏尊、周兄日壬寅、周安父彝、宝尊彝、白毛壶盖等五种古器于扬州，拓本考释并寄赠好友陈介祺、许瀚、翁大年等人。（许瀚《跋周柏尊》《跋周兄日壬寅》《跋周安父彝》，《攀古小庐杂著》卷七；陈介祺撰《秦前文字之语》；翁大年《陶斋金石文字跋尾》之《白毛壶盖铭跋》）

十二月，由济南寄陈介祺书函，并寄襄阳出土唐墓志拓本六纸。（陆明君著《簠斋研究·年表》）

是年，吴式芬作《遂启谥鼎》题记。（《掇古录金文》卷二之一《遂启谥鼎》）

是年，作《北行日记》。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 50岁

正月初四日，作《题宋拓多宝塔碑后》。（《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三月，抵广西右江道任，七月兼署按察使，始作《桂山日札》。（《子苾府君行述》）

四月，作《哈问梅文心诗法叙》。（《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四月和六月，两次致函陈介祺，并赠予扬州所获吉金拓本一份。（陆明君著《簠斋研究·年表》）

是年夏，致函李佐贤，并赠其所获吉金拓本，李佐贤遂有《复吴子苾同年》。（李佐贤《石泉书屋尺牍》卷上）

十月初四日，许瀚托费县王殿麟给吴式芬捎信，并附金文二十种、石刻二十种拓片。（《许瀚日记》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四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以蒋继铤手校钞本明于奕正撰《天下金石志》十五卷为蓝本，完成《天下金石志》陶嘉书屋钞本，并校跋。（《天下金石志》吴氏陶嘉书屋钞本，现藏国家图书馆）

是年，续刻《钟鼎款识》，并分赠京中同好。（《吴式芬致朱建卿手札》黄氏忆江南馆藏《清代名人翰墨》）

是年，获孟雨山寄赠拓本《干叔子盘》。（《掇古录金文》卷二之二）

是年，作《南昌定山梅氏重修谱旧序》。（《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丙午 51岁

是年，与广西临桂李秉绶交，并观唐桂州善兴寺《舍利函记》石刻拓本。

（《掇古录》卷七）

是年，拓桂林铁封山《平蛮颂》摩崖石刻。（杨翰《粤西得碑记》，光绪丙子八月滄上息园刊本）

是年，始与居巢交游，相互讨论印学，并赠其《双虞壶斋印谱》一册。（罗福颐《印谱考》卷三之《秋晓庵古铜印谱十二册》）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 52岁

三月二十七日，冒雨从桂林启程赴京，始作《梁园日札》。

按：《梁园日札》，始于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三月二十七日自桂林启程赴河南按察使任，止于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十七日启程赴贵州任前一日。〔《梁园日札》，清光绪十三年（1887）吴氏家刻本。其间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梁园日札》〕

四月十七日，途中借观李国治（小芸）所藏书画：新罗山人花鸟大册、高西园书画册、李复堂（鱣）写生册、陈文简公（元龙）诗稿册、陈白室（裸）《茗帚庵种芝图》等四十余种。

孟夏，观《陈宏谋家书》，并题字。（郭志高、李达林整理《陈宏谋家书》）

六月，获汪根敬（小孟）刺史赠《收瘞将士石刻》四种。（《掇古录》卷五）

七月十五日，到京访诸师及同年金石友。

七月二十四日，何绍基邀饮，同席者叶东卿、苗仙露（夔）、刘宽夫（位坦）、吕尧仙（侄孙）、张石舟（穆）、杨海琴（翰），皆谈金石友。子贞出示沈传师《罗池神碑》、柳诚悬《东林寺碑》旧拓及马和之画卷，黄石斋杨机部唱和诗册，后有傅青主题跋。（陈松长、刘刚编《何绍基书种竹日记》“道光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晚”条）

是夏，在河南始与顾颉思（含象）交。（吴式芬《题顾含象所藏顾亭山水册》，《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仲冬，作《题镜敬轩藏沈文恪书册》。（《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是年，王简重修延庆观，为撰碑一通，立于延庆观前院西厢房。（熊伯履、井鸿钧编《开封市胜迹志》）

是年，得许州出土曹魏瘞将士砖四枚。（罗振玉著《徕庐日札》，《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

是年，与许瀚、何绍基共同审定陈介祺《簠斋印集》，并出资刊印，得《簠斋印集》一部。（陈继揆著《簠斋印谱汇录》，《陈簠斋研究专辑》）

是年，始与周尔墉相交，并时有书信往还。

按：周尔墉，字容斋，浙江嘉善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以耳聾告病辞官，到河南“就养”，主讲开封宜山书院。与其相交，当始于本年。（《周尔墉日记》，《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戊申 53岁

是春，作致达受书，并赠金石拓本。〔达受《宝素堂金石书画编年录》“道光二十八年”条，邓实、缪荃孙编《古学汇刊》（五）〕

四月初八日浴佛，至相国寺行香。（《梁园日札》）

十一月，作《题王蓬心潇湘八景画册》。（《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与顾沅时有书信往来，互寄拓本鉴赏考证。（《吴式芬致顾湘舟手札》，《清代名人手札甲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42）

按：此札未署年月，从手札内容分析，当写于本年。信中提及之沈西醴、穀原、龙石、叔均，即沈涛、黄穀原、杨澥、翁大年，均与吴式芬有交。

与胡若卿常互赠吉金拓本，将在江西、广西所得吉金拓本及在河南所得吉金款识数种寄赠，托其求购明人及国朝人尺牘。（转交致胡若卿一函，《清代名人手札甲集》）

是年，赠王筠自校本《筠清馆金石文字》五卷（吴荣光撰，道光十二年吴氏筠清馆刻本）。（山东省图书馆藏《筠清馆金石文字》五卷，扉页有王筠题识，山东省图书馆编《山东省图书馆馆藏珍品图录》）

是年，校刻宋陈思撰《宝刻丛编》八册。

按：是书不载刊刻年代，仅扉页及卷端下题：“海丰吴式芬校刊”，每卷末镌“上海陆成元校字”。审其书内讳字，避至道光，当为道光末所刊。（叶启勋、叶启发撰《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

是年，获李方湛赠《唐拓武梁祠画像残册》。（吴重惠《唐拓武梁祠画像残册为李一山题》，徐世昌《晚晴移诗汇》）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 54岁

二月，作《题外伯曾祖查集堂先生画册》。（《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三月，作《跋瑛兰坡藏宋拓苏帖》。（《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立夏前四日，作《题顾含象所藏顾卓山水册》。（《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六月上旬，作《题程氏秦汉瓦当文字》。（《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七月十日，金石友僧达受致书函，寄赠《瘿鹤铭》等金石拓本及宋米襄阳翻刻《鹤铭》。（《达受致子苾书札》，赵一生、王翼奇编《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上册）

秋月，在开封购得《逃禅阁诗稿》四卷（清张崑撰），并作题记。（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拾辑·贰玖册）

是年，作《宝奎堂遗稿序》。（《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清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 55岁

三月，抵贵州布政使任所，作《黔行纪程》。

三月，始与翁同书交游；六月，翁同书跋所藏齐归父盘拓本。（《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第三册）

按：翁同书，字祖庚，号觚斋。江苏常熟人。据《清代职官年表·学政年表》：翁同书于道光二十八年简放贵州学政，咸丰二年卸任，咸丰三年正月启程离黔。吴式芬于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调任贵州布政使，次年三月到任，方与翁同书相交。正是从抵任贵州开始，翁同书考释、题跋吴式芬所藏钟鼎彝器拓本渐多，但大多不署时间，见《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第三册。故此，二人相交系于本年。

是年，致书李佐贤，交流藏品心得。

（《石泉书屋尺牘》卷下）

是年，编成《海丰吴氏藏汉封泥》。（横田实原藏，今归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横田实《中国印谱解題》，日本二玄社1976年版）

是年，编成《陶嘉书屋秦汉印章》。（黄裳铭编《篆刻年历1051—1911》）

清咸丰元年（1851）辛亥 56岁

正月，作与李佐贤书，并赠予五铢范拓本。（《石泉书屋尺牘》卷上）

四月下旬，作成丰《安顺府志》序。（常恩、邹汉勋、吴寅邦纂《安顺府志》，清咸丰元年刻本）

九月，孔庆瑚、翁同书等贵州同人为其改任陕西布政使作诗送行。（翁同书《次韵送吴子苾方伯由蜀道入覲即赴关中新任》、孔庆瑚《子苾年老前辈移任关中间人饯于甲秀楼步壁上鄂文端公原韵》，《海丰吴氏文存》卷四）

是年，与叶东卿、刘燕庭、吕尧仙、李方赤等同醴资赠海盐陈栗园酸成《簠斋印集》十部，得铃印本一部。（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自序》）

清咸丰二年（1852）壬子 57岁

正月，抵西安陝西布政使任所，始作《长安日记》。

正月，跋纪昀撰《滦阳消夏录》三卷原稿本。（傅增湘撰《藏园群书经眼录》）

八月十九日，何绍基致书吴式芬，托其留心四川学政幕友。（何绍基《西砮日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十月中旬，何绍基赴蜀任四川学政途经西安时来访，同观所藏《钟鼎款识》《郭家庙碑》、王蓬心《潇湘八景图》《砚山图》《蕉林书屋图》十三幅并题。（何绍基《西砮日记》）

十二月，刻“心平气和”印章。

按：今有“心平气和”印章，边款刻有“壬子十二月吴式芬刊石”。

是年，得《宋拓临江帖王大令书卷》。（何绍基《跋吴子苾藏宋拓临江帖王大令书卷》，何书置编注《何绍基书论选注》附录一《何绍基年谱》）

是年，得毛公鼎拓片，并作释文。〔朱善旂著《敬吾心室彝器款识》，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朱之榛石印本，《金文文献集成》第十三册）

是年，访得先秦题字陶器咸口沽酒瓦罍及咸亭右里残陶片。（王恩田《王懿荣与金石学》，吕伟达主编《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论文集》；陈直著《文史考古论丛》）

是年，始与潘祖荫交游。

按：吴式芬与潘祖荫相差三十四岁，二人有忘年之交。潘氏《说文古籀补叙》云：“洎通籍交海内名流，如刘文燕庭、陈丈寿卿、吴丈子苾，皆好金石者也，稍稍得闻绪余。”是年，潘祖荫登进士，二人相交当始于本年。（潘祖荫《说文古籀补叙》，吴大澂辑《说文古籀补·潘叙》）

是年，与陈景亮、陈承裘父子游，密迹过从，相与评鉴考证。（陈宝琛《澹秋馆吉金图》跋；容庚《商周彝器通考》）

与瑛荣书信往来频繁。〔《瑛兰坡藏名人尺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五）》〕

与马国翰相识当始于本年。

按：马国翰，字词误，号竹吾。济南历城人。道光十二年进士，旋授陝西敷城知县。此后一直任职陝西，至咸丰三年因病辞官回乡。本年，吴式芬抵陝西任时，其已雕版刻成《玉函山房辑佚书》，并编成《玉函山房藏书簿录》二十五卷，是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作为同乡，吴式芬当与之相识并相交，但尚无确证。

是年，议刻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使之得以保存。（《集古官印考证》瞿氏哲嗣树鹄跋）

清咸丰三年（1853）癸丑 58岁

三月，致周尔墉两信，仍托顾含象转送。（《周尔墉日记》）

八月六日，作致瑛兰坡函，多言防堵太平军北伐事。（《瑛兰坡藏名人尺牘墨迹》第1册，第10信）

是年，鉴定校讎瞿中溶遗稿《集古官印考证》，并与何绍基、张诗龄等共谋刻资付梓。（王献唐撰《陈董斋批集古官印考证》，见王献唐遗书《五灯精舍印话》）

是年，作《张诗龄中丞得杨子鹤画江南春卷，倩严明如补写横云山一角于后，以寄乡思，属为题句》。（李佐贤《武定诗续钞》卷十五）

是年，已有《据古录》初稿。（许瀚《象山树三篆字跋》，《掣古小庐杂著》卷十二）

是年，赠许瀚《筠清馆金文》（吴荣光撰）并作《周兮中钟》跋。（许瀚跋《周兮中钟》两拓本）

按：许瀚此跋作于咸丰四年闰月（七月）二十日，吴式芬赠书及手疏当在其前，今系于本年。

是年，获赠杨以增所刻书数种，致信感谢。（《海源阁珍藏尺牘》，藏山东省图书馆）

清咸丰四年（1854）甲寅 59岁

二月，束装北上，以久病不愈，遇道就医，行路迟滞，至闰七月始抵京师。（《子苾府君行述》）

三月六日，赠许瀚周明我鼎拓本及新莽侯铸钲、汉上方镜、汉君宜高官镜、吴赤乌镜、嫦娥奔月镜、周康官尊盖拓本。（田琦著《许瀚交游考述》）

是夏，朱善旂借录吴式芬所作毛公鼎释文。（见咸丰壬子谱）

九月，借观许乃普藏明《沈周送吴文定行图并题卷》并作跋。（《中国嘉德2017秋季拍卖会》）

九月，补授鸿胪寺卿，十月授浙江学政。（《清代职官年表·学政年表》）

十月，彭蕴章有《送吴子苾同年视学浙江》诗。（民国《无棣县志》卷二十三《艺文志》）

十月，在赴任浙江出都时作致李佐贤书。（李佐贤《石泉书屋尺牘》卷下）

是冬，在京师与王子怀（茂荫）侍郎谈及小学。（《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按：癸丑冬尚在西安，十二月始“有旨来京引见”，不可能有“癸丑之冬余在京师”，显系“甲寅冬”之误，故系于本年。

在赴任浙江学政途经清河时，杨以增赠以金石拓本三十五种，并派差弁一路护送。（《上海图书馆古籍未刊稿本》第二十四册《舆地金石目》；《海源阁

珍藏尺牍》，藏山东省图书馆）	
是年，赠许瀚《唐石壁寺铁弥勒像颂新拓本》《周明我鼎》《汉君宜高官镜》《汉上方镜》《吴乌赤镜》《嫦娥奔月镜》等拓本。（许瀚撰《攀古小庐古器物铭》抄本）	
是年，考释周刘、甲午簠拓本。（许瀚著《攀古小庐杂著》卷九）	
与金石藏书家赵烈文有忘年之交。	
按：《国朝著述未刊书目》（清郑文焯撰，清光绪十四年苏州书局刊本）赵烈文序云：“余道咸间得以通家子从东南诸耆宿游。迨壮四方知交若日照许君印林、海丰吴君子苾、独山（今贵州省独山县）莫君子偲、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邵君位细、龚君孝拱辈，咸富饶藏，而善钩索。当是时士大夫好重风义，不以财贿视典籍。”赵氏生于道光十二年，小吴式芬36岁，与吴式芬何时有交无考。吴式芬外宦多年，是年七月回京师候补，及补授鸿胪寺卿，十月授浙江学政，与赵烈文之交当在本年。	
是年，成《汉官私印泥封考略》三卷稿本，并经翁大年校订。（《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30册《汉官私印泥封考略三卷》）	
清咸丰五年（1855）乙卯 60岁	
正月，在杭州接印，始作《浙榷日札》。	
九月十六日，许瀚借其拓本对勘旧藏《汉封龙山碑》拓本。（许瀚著《攀古小庐杂著》卷十）	
九月十九日，赠许瀚《北魏沐非龙造像》拓本。（许瀚著《攀古小庐杂著》卷九）	
九月二十日，在杭州僧六舟处获观明拓本《泰山刻石》（廿九字本）。（王壮弘著《崇善楼笔记》）	
九月，李佐贤致吴式芬书，依然是金石话题。（《石泉书屋尺牍》卷下）	
九月，作《汉玄兔太守虎符题记》。（罗振玉编辑《历代符牌图录后编》）	
十月，好友瑛兰坡赴汴过杭到访，多有书信往还，交游甚密。（《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2册）	
冬十一月，代许瀚转寄卷子于姜玉溪先生。（《姜玉溪大令岱麓访碑图跋》附寄范小坡同年书，《攀古小庐杂著》卷十二）	
是年，在杭州与瞿世瑛交游，借观其清吟阁藏器数日，并作《题清吟阁藏器拓本册》。（《无棣文征》卷四）	
是年，在杭州与戴熙交游甚密。	
按：戴熙于道光二十九年称病归里，以三品服致仕。此间，吴式芬莅任杭州，与戴熙交游甚密。	
是年，邀许瀚至杭州随署校文，并助编《掇古录》。（吴重惠《谒印林师墓》诗，《石莲阁诗》卷三）	
是年，始识曹应钟，并召入幕中。	
是冬，受曹应钟之请，作为《曹念生文集序》。（《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是年，曹应钟作为《吴子苾先生索题汉印泥封册有序》。〔《叟敢览馆稿》潘祖荫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全二册）》〕	
是年，陆心源受知于吴式芬，并互有书信往还，陆心源《上吴子苾阁学论国朝古文书》当写于本年。（陆心	

源《上吴子苾阁学论国朝古文书》，徐桢基著《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	
是年，时庸劬随吴式芬游幕。（《山东文献集成》第一辑前言）	
是年，为浙江海宁陈氏题“治穀堂”匾额。（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	
是年，《金石汇目分编》成初稿。（许瀚《王仲侃等造像残碑》卷末记，《攀古小庐杂著》卷十一）	
清咸丰六年（1856）丙辰 61岁	
正月，摹刻毛公鼎铭澄泥砚，并作题记。（王念祥、张善文著《中国古砚谱》）	
正月下旬，僧达受观吴式芬陶嘉书屋所藏钟鼎彝器拓片，并作题记。（《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第一册）	
二月，作《题六舟金石书画编年录》。（《海丰吴氏文存》卷三）	
三月，买舟北归，作《回棹日札》。北归途中过淮，造访丁晏。（丁晏《顾志斋感旧诗·吴子苾侍郎》序，《丛书集成续编》第177册）	
四月，抵海丰，致好友瑛兰坡书，挂念存下书籍。	
四月二十七日，作与韩泰华（小亭）书。	
按：韩泰华于咸丰九年己未刻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左旁的跋文称吴式芬为“故友”。韩泰华乃沈西雍之婿，有玉雨堂，藏书甚富。刻《玉雨堂丛书》未竟，有《无事为福斋随笔》二卷。吴式芬与沈西雍有交，但与韩泰华交于何年无考。	
九月十日，作《题外曾王父为先母画梅小幅》。（《无棣文征》卷四）	
是年，亲笔书写海丰古宅“双虞壶斋”楹联：“梅影写窗香有迹，竹声敲户绿无痕。”	
是年，惠民李秀东以明儒学案相示，遂作《病中答李秀东书》。	
十月初八日，卒于海丰家中。	
是年，在许瀚协助下《掇古录金文》成初稿。	
与金石学家鲍康神交已久，但从未谋面。	
近之集大成者，唯刘丈蕙庭，有《古泉苑》一百卷，足补翁氏《古泉汇考》所未备。他如吴我鸥观察、吴子苾阁学，余皆以神交……而吕尧仙中丞、李竹朋太守与余订交独迟，所藏皆精且多。（鲍康《钟丽泉农部泉币拓真序》，《观古阁丛稿》）	
清咸丰六年（1856）丙辰 卒后	
廉访苏敬衡作《祭阁部吴公暨配刘夫人文》。	
李佐贤为作挽联：“言与行可师可法，况复勋猷可纪，著作可传，似兹功业文章，洵有荣名称没世；我共君同郡同科，更兼金石同盟，琴书同好，追忆风流儒雅，空余老泪哭知交。”	
清咸丰七年（1857）丁巳	
正月，高均儒设祭于南清河之黎公祠，并作《祭海丰吴礼部文》遥祭。	
按：高均儒为许瀚挚友，与吴式芬神交已久，但从未谋面。	
正月初九日，吴重周邀许瀚到海丰校订吴式芬遗书。	
三月，许瀚作《哭吴子苾阁部联》：	

“平生金石盟心，才几时，江城剪烛，沂驿传书，那期白马素车，醇酒为君订遗稿；世事云烟过眼，从今后，拔剑歌哀，衔碑语苦，纵复高山流水，抱琴何处觅知音。”	
清咸丰八年（1858）戊午	
三月十六日申时，泰安奄穷于城南徐家庄祖茔之次，彭蕴章为撰墓志铭。	
清咸丰九年（1859）己未	
仲秋八月，吴式芬孙庚生（吴洵）至济南应山东乡试，何绍基借观吴式芬藏《宋拓临江帖王大令书卷》《唐人书第四分律藏卷》，并跋。	
清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	
是年，吴氏所藏古印内，辟邪纽、子母人名印一类尽行失去。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	
是年，吴式芬《掇古录金文》三卷九册，其次子吴重意在河南付梓刊行。	
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懿荣为《掇古录金文》成书进呈折，载于《掇古录金文》光绪二十一年刊本卷首。	
清宣统元年（1909）己酉	
是年，吴式芬《掇古录》二十卷，由其次子吴重意刻成。	
清宣统二年（1910）庚戌	
是年，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二十卷，由其次子吴重意镌版行世。	
民国3年（1914）甲寅	
吴式芬《掇古录金文》三卷九册，山阴吴氏（吴隐）杭州西泠印社刻本并跋。	
民国25年（1936）丙子	
《金石汇目分编》二十卷，补遗十九卷，吴式芬撰、吴重意补，线装，民国25年北平文禄堂刻本，二十册，据清光绪间海丰吴重意刻版重印。	
（孙才顺 整理）	

吴式芬故居简介

吴式芬故居位于旧无棣县城南门里西侧（今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海丰路27号），占地7000余平方米，分南北两院。吴式芬纪念主展室设在吴式芬故居的仪仗厅，其东侧北墙镶嵌着三方刻石，中间一方是清代主盟诗坛的王士禛题给吴绍的诗，左右两方刻石分别为刘墉和郑燮所题。仪仗厅门匾“尚书第”是清大学士于敏中题写，横匾“进士人家”是文华殿大学士张廷玉所书。廊柱楹联是吴式芬金石学盟友何绍基题，厅内对联是清甲骨文专家王懿荣篆书。馆内陈列分櫺展、壁展两部分。櫺展陈列有海丰吴氏家谱、吴式芬书稿、金石文手迹和吴式芬主要著述等。



◎ 仪仗厅



吴式芬《双虞壶斋印存》印选



吴式芬《双虞壶斋印存》原钤本，八卷，西泠印社藏，开本高26.5厘米，宽15厘米，虎皮宣素面，无题签。每卷扉页署“双虞壶斋印存卷一（二——八）”，海丰吴式芬子苾考藏”，每页折口署“双虞壶斋印存卷一（二——八）”。《印存》以古玺、官印、私印为序编列，无释文。所收印以私印为大宗。今选刊部分印例，以见吴式芬藏印之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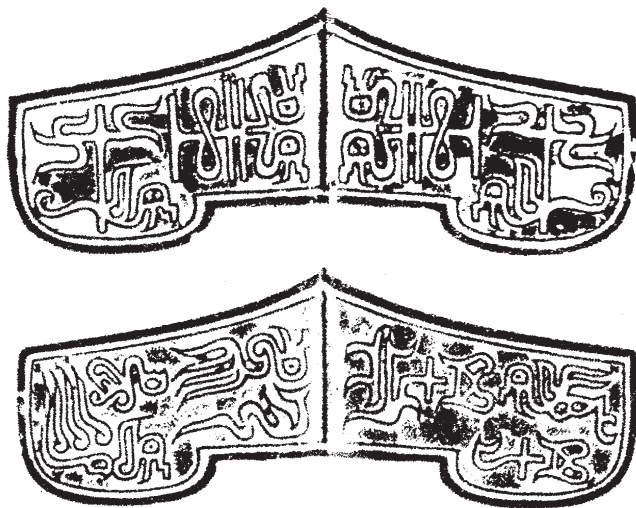
鸟虫篆漫议

文 / 徐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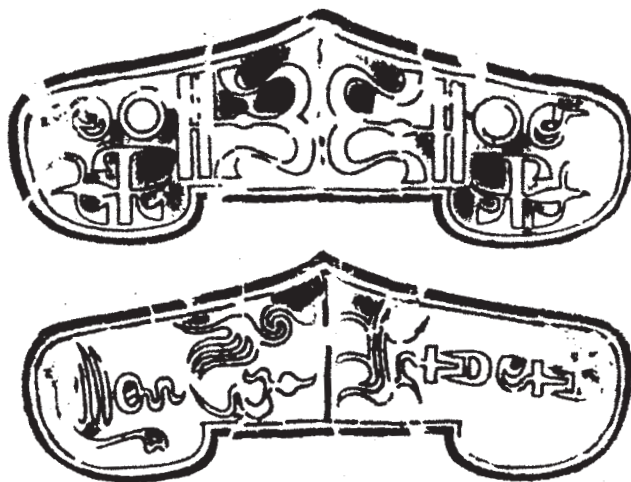
一、先秦鸟虫篆研究述评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文人尚华饰，于是鸟虫篆盛行。尤以吴、越、楚、蔡、曾等南方诸国为最，主要是青铜器钟鼎、兵器（图1、图2）、乐器、酒器上的铭文，以及古玺文，将鸟、虫、龙、凤等纹饰图案装饰于篆书结构和字形笔画之中，恣意修饰，极尽美化之能事。至两汉时期尤盛一时。唐兰《中国文字学》称：“春秋以后地方文化逐渐抬头，东方的鸟虫书，是最讲究装饰的。”鸟虫书，也称为鸟虫篆，或又称“鸟书”“鸟篆”，或称“花体篆字”，是一种古代美术字，“在汉字形体和书法艺术史上是一次可喜的创新”。“南文尚华藻，字多秀丽”，许多鸟虫书施以错金工艺装饰效果更强。“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郭沫若《周代彝器进化观》通俗地直言，“鸟虫篆即为工艺美术品。鸟虫书——王室贵族欣赏的美化文字”，它不是日常运用的书体，不具有实用价值，“而逐渐消亡，成为书法艺术的成长、成熟过程中的一段插曲”。

楚人尊凤崇龙尤盛，表现在楚文化的诸方面：（一）物质文化方面。在兵器祭器、衣冠服履、饮食器皿、离宫园囿、居室宫殿、建筑遗址、舟车等随处可见龙凤的造型、纹饰或冠名。出土的贡品、工艺品、随葬器物以及棺壁上都饰有龙凤纹图案。（二）精神文化方面。在老庄哲学中，龙凤的灵光亦常闪耀；《楚辞》一书中，“凤”“龙”各出现24次；《离骚》中也有多处描写龙凤的妙笔。庄子的散文名篇《逍遥游》写鹏。（《说文》：“朋及鹏，皆古文



◎ 图1 战国早期越王者旨於赐剑剑格



◎ 图2 越王者旨於赐剑

凤字也。”)楚国的法典——《鸡次之典》以凤为名;楚国府藏的原始法典有不准捕杀凤鸟的规定……(三)看楚国的语言文字:楚人好以龙凤为名,或以龙凤为喻,如“一鸣惊人”等成语。楚以鸟纹装饰文字,称“鸟书”或名“鸟虫书”“鸟篆”。“楚人尊凤崇龙是以尊凤为主;诸夏崇龙尊凤是以崇龙为主。”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的《龙凤人物帛画》,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都表现了楚人尊凤崇龙的风尚和艺术魅力。〔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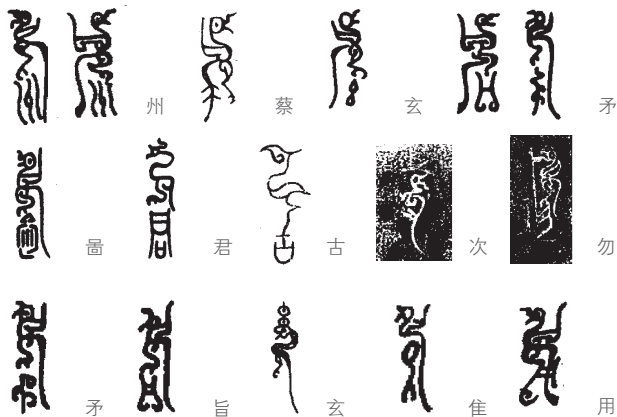
南方的楚越吴流行鸟虫篆,原因有三:一是楚人浪漫,多外向狂放,好想象,爱好美术,流泻声乐,文字好装饰;二是楚人崇拜凤鸟,与信仰有关;三是南方潮湿虫蛇多,用虫蛇作为文字装饰,用以辟邪。

鸟虫书盛行,以吴、越文字为多,也更华饰,另外还有楚、蔡、曾、宋、晋、许、陈、应、郢、齐、徐等国文字,通体颀长,鸟虫书结构繁褥,笔画回环。鸟形的笔画和文字的笔画混淆不清,不易辨识,是殷墟甲骨文之后研究难度最大的书体之一。细分则以鸟头及鸟全形装饰文字称鸟书,又称鸟篆;以盘旋弯曲线条如虫形的装饰文字称虫书。虫书稍易释。现以清楚易识的鸟书为例做一分析。

鸟书以鸟形附加于字形之中,位置多不固定,但是有规律可循,其构成方式有下列几式:

(一)增加一鸟全形。

1. 鸟形置于文字之上。鸟全形指有头(包括喙和眼)、翅、爪和尾羽者,多为繁体的鸟全形,体式不一,形态各异,妙不可言。也有简化者,“君”字鸟身却用单线表现;“古”字鸟形头、喙、冠羽、颈、身、腿,寥寥数笔,简练而生动画成。(图3)



◎ 图3

鸟形鸭形极易混淆,圆形的鸟头,鸣叫而张开的嘴,鸟有长尾和鸟爪,而鸭有蹼,无爪者可判为鸭。“用、土、司”等字的小鸭,笔画简捷,着墨不多,却很形象生动。(图4)



◎ 图4

2. 鸟形置于文字之下。鸟全形有头(包括嘴和眼)、翅、爪和尾羽皆备(图5)。“用”字字例最多,或“用”上无饰,或“用”上用交叉笔画装饰,鸟形千变万化,多以鸟嘴或鸟头顶托文字。多为顺势,即鸟嘴与鸟爪在同一侧;也有作反势,头作顾首状,就是回头状(图6)。用寥寥数笔勾勒鸟形者,一种是鸟头简化,腿、爪俱备(图7);一种是鸟头神似,鸟爪简省(图8),甚至省略,只现腿、爪(图9)。“子”,用眼、喙表示鸟头,两爪上举(图10)。姿势优美,异彩纷呈。



◎ 图5



◎ 图6



◎ 图7



◎ 图 8



◎ 图 9



◎ 图 10

3. 鸟形置于文字之中，为数不多。

“忘”字鸟形置于“亡”和“心”旁之间。“𦣻”（戟）字鸟形作为戈旁的横画。“用”字鸟身穿字而过，省尾、爪。

“勇”字则头在上，尾在下。（图 11）



忘



戟



用



勇

◎ 图 11

“之、玄”两字，字与鸟已合二为一，融为一体，孰是字孰是鸟，已难以分辨。（图 12）



之



玄

◎ 图 12

4. 鸟形置于文字之左侧，或左上隅，为数不多。要避免混同于左右结构的字，也就是说容易误把鸟纹作鸟旁。“吕、吉、戊、旨”等字，因无从鸟吕声的字，所以鸟纹饰置于左侧不会引起误解；尤其是鸭形装饰于“戊”字之上，非常和谐（图 13）。顾，《说文》：“顧（顾），环视也。从页，雇声。”《桧风》笺云：“回首曰顾。”鸟，同“於”。金文作乌鸦张口之形。鸟书作鸟形与人形脱离，不会误会。焉，从鸟，从正。《说文》：“焉，焉鸟黄色，出于江淮。象形。”（图 14）因为鸟形都是文字的偏旁，并起装饰作用。最最绝妙的是“子”字的鸟形装饰（图 15），鸟头和鸟身在“子”字下面，爪和尾弯到了“子”字的左下边，又转折向上，竟作了 180 度的转折，在鸟书中实属罕见。

5. 鸟形置于文字之右，为数不多。

作为左右结构，布白平正（图 16）。“用、自”两字则鸟形大，字形小，对比强烈（图 17）。或被鸟形半包围（图 18）。



吕



吉



戊



◎ 图 13



顾



鸟



焉



孙

◎ 图 14



子

◎ 图 15



古



金



之



尚



凡



旨

◎ 图 16



用



自

◎ 图 17



利

◎ 图 18

6. 鸟形置于文字之右上隅，或右下隅。

鸟形置于文字之右上隅或右下隅，完全因鸟形的大小而决定。如鸟形置于“戊”字之右上，可大可小（图 19）。“唯”字“口”旁小鸟旁大；“缪”字“缪”旁被挤压至右上角而鸟旁作实体而长（图 20）。



◎ 图 19



◎ 图 19

◎ 图 20

(二) 增加双鸟形。

1. 增双鸟于字上(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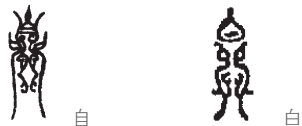
文字上面置双鸟纹,文字和双鸟纹单线或双钩者,多为鸟头,多不著鸟身,亦属简化。“於”字鸟纹一繁一简,繁者全形,简者甚简。



◎ 图 21

2. 增双鸟于字下(图 22)。

或置双鸟纹于文字之下,如“自”字两鸟对称,虽然腿爪顺势,但鸟喙上翻。“白”字虽然鸟头正置对称,鸟爪却反势上举。



◎ 图 22

3. 增双鸟于字之左右(图 23)。

鸟书取纵势,字形修长,鸟纹置于文字的左右两侧并且对称,则形成左中右结构,显示了对称呼应严整之美。文字被夹在两鸟之间,这种字形往往鸟形占大半位置,文字仅占很小的面积而缩于鸟形之中,或偏于一隅,而且以两只鸟形作对称装饰,鸟形成了文字的主体。两鸟形多作相对之对称,即两鸟嘴相对,也有相背者。



◎ 图 23

4. 增双鸟于字之上下(图 24)。

双鸟在字之上下者多一简一繁,如首个“用”字,上简而下繁;第二个“用”字则上为鸟头下为全鸟。“铸”字则布三对鸟计六只,有简有繁。



◎ 图 24

(三) 内藏式,或曰外包式。

文字藏于鸟形之内,或曰字形在鸟形之中,故曰内藏式;鸟形包裹着文字在文字之外,故曰外包式,实则为一。“产、不、月、雁、启、以”等字在鸟形之内,是单鸟外包(图 25),与增双鸟于字之左右的双鸟外包不同。



◎ 图 25

(四) 以鸟头附加于字形之上,或为某一笔画之头,作为起笔处的装饰。

如“戈、之、余”等字。“勇”字的龙头和用构成“甬”,再与附着于龙爪上的力,构成“勇”字。“可”字的龙头代表一横,龙身表示竖钩,加上口符,就是“可”字,下面的腿、爪纹是龙身的余脉。“折”字的“斤”旁,凤鸟纹作为起笔的“撇”,鸟身及尾是竖撇,腿、爪是横和竖。“戈、之、余、勇、民”等字都以鸟头或兽头为笔画的起笔装饰(图 26)。



◎ 图 26

(五) 鸟纹置于文字的中间。

鸟纹置于文字的中间，把文字分隔开来（图 27）。如“兀”字，鸟头置于文字的中间，“丁”是文字的一部分，又像是鸟纹的冠羽，简笔的鸟身、鸟腿及尾羽都是文字的笔画。“忘、恧（谋）”两字则鸟纹把“亡”和“心”，“母”和“心”分隔开来，鸟纹是完整的。“母、畴”两字（图 28）简笔的鸟身及尾羽也是文字的笔画。恧（谋），从心，母声，谋之异文，见《说文》。《古文字类编》（1073）、《战国古文字典》（132）皆释为“谋”。旧误释为“悔”。

“齐”字（图 29）则在字形之内饰一鸟头，反道而行之，实为希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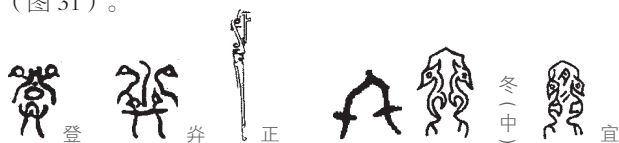
◎ 图 27

◎ 图 28

◎ 图 29

(六) 鸟头或鸟纹代表笔画。

“登”字上部的两个鸟头代替撇、捺上面的笔画；“弁”字的两个鸟头分别代替了“火”旁的左右两点（先秦文字是左右两短画）；“恧”字的鸟头则是“斤”旁的撇画；“正”字的鸟形代替了字中的一竖和一横（图 30）。“终”字的两个鸟形代替了两短横；“宜”字的两个鸟形和连接的笔画形成了宜字的宝盖头，两个鸟形就是宝盖头的两点（图 31）。



◎ 图 30

◎ 图 31

(七) 一字中有两鸟形者。

鸟书有一字中有两鸟形竖置者（图 32），甚至一字中有一鸟形两鸟头者（图 33）。



◎ 图 32

◎ 图 33

鸟书又称鸟兽书，除鸟之外，有多种兽形。

鸟书也不尽是鸟饰，有犬形、鹄形；有须有角的或称为龙形，我们统称为兽形装饰。容庚《鸟书考》称之为“鸟兽书”。龙纹厚唇而利齿，少数兽面有须垂下，但身形是弧线，有鸟爪。古代，龙的称谓有多样，基本属性是“利生万物”，善良辟邪。兽形装饰又分几种类型：

（一）兽头或兽形在文字之下。兽面加兽身、兽爪。兽爪与鸟爪多混同（图 34）。

“又”字兽形装饰倒置，兽头在下底，兽身连接兽爪，“又”字颇似兽爪。“寥”字以马纹代替其下部，构形简练明快。（图 35）



◎ 图 34



◎ 图 35

(二) 兽头或兽形在文字之上。

“用、公”两字（图 36）的龙纹是背视形，作游龙状，龙体扭曲。兽形在上，文字在下。



◎ 图 36

(三) 兽形装饰在文字之左。

龙形在文字之左，龙头加龙身、龙爪（鸟爪）。“产”字龙纹与浙川下寺春秋楚墓所出軛饰蟠龙纹极相似。^[2]“戊”

字的龙头在戊字的左上方(图37)。



◎ 图 37

(四) 兽形装饰在文字之右。

兽形装饰在文字之右,可以“教、子”两字为例(图38)。



◎ 图 38

(五) 双兽形装饰在文字之上。

兽纹置于文字的左右两侧并且对称,兽头相对或相背,文字多在兽爪之下,显示了对称严整之美。“皇”字则由两对称的兽纹对立在字的下部。“贵”字造型最“酷”,两天鹅鸟头向下,鸟身简单而上环,整个字形如心形(图39)。



◎ 图 39

(六) 犬形装饰。

狗形作坐姿,双手作揖状,娇态可掬(图40)。“册、母”两字分别在狗形的怀中和背后;敬,“苟”旁简省笔画,右旁狗形实作“又(通攴、攴)”形。



◎ 图 40

(七) 鹤形装饰(图41)。

鹤,黄鹤、鸿鹤,即天鹅,颈很长,飞行时高而迅速。《孟子·告子上》:“一心以为有鸿鹤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史记·陈涉世家》:“燕雀安知鸿鹤之志哉!”“汲”字兼有长颈水禽的鸟头和兽面鸟爪。



◎ 图 41

(八) 凤鸟形装饰。

凤,《说文》:“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鸛颡鸛思,龙文虎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见则天下大安宁。”“允”字有长长的尾羽,与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玉凤形态相似。〔3〕“曾”字有丰盛的冠羽,“𦣻”字则鸟头繁化,饰冠羽下垂,但是鸟身却作“S”形双线,下部兼作尾羽,都是凤鸟的特征(图42)。



◎ 图 42

(九) 鸭形装饰。

鸭形和鸟形很相似(图43)。张口,鸭嘴形,有蹼而不见鸟爪,如“作”字,而“光、安”两字上有鸭形而未见鸟爪。见鸟爪的就是鸟。



◎ 图 43

(十) 鸟兽书异体字繁多。

“用”字的异体字最为繁盛,装饰的纹饰有鸟、龙、兽、鸭等形,所处的位置又有字上、字下……多式多样,因而形成了异体字众多的状态。《箴铭带钩》中有多字同字不同式,装饰物不同,形成异体字。鸟兽形位置随字形空白而定,如“不”字两字的位置相同,而纹饰不同(图44);两“曲”字兽形纹饰相同,而反向正向的不同(图45);三个“母”字(图46)、两个“则”字(图47)都有很大的区别。

同一字或因书者不一,地域不同,时代稍异,不仅构形不同,而且鸟纹虫饰也多异,形成了“异体多,变化大”

的特点，如“蔡”字（图48）。



◎ 图 44



◎ 图 45



◎ 图 46



◎ 图 47



◎ 图 48

（十一）蚊脚书，添肥飘逸。

楚王禽肯盘铭（图49），春秋晚期楚器，禽肯即楚幽王熊悍。错金虫书环形布白，随盘之圆形而作字形和线条的弧度曲形为文饰。文字修长，把纵向的线条特别加以延长，每字多作长脚下垂，有似蚊脚；笔画用长形的垂露点、丰中而锐末的长点与纤细的线条相连，流动而有节奏感。唐韦续纂《五十六种书》，有这个名目，他说：“其字体侧纤垂下，有似蚊脚，因以为名。”后仍用此名称。

用于祭祀南岳衡山神灵的鸟虫奇字——《岫嵎碑》是越国的结构奇特的刻石文字，与鸟虫书稍异其趣。作者是后来继承王位的朱勾，刻于公元前456年。它是继秦《诅楚文》、中山国守丘刻石后，战国又一重要刻石。曹锦炎有专文（《鸟虫书通考·附录一》）研究。

鸟虫书的用字特点：

（一）鸟虫书中也有合文。玄蓼合文，“玄、蓼”两字合用一只鸟形（图50）。甚少见，不易识，或不易布白。

（二）鸟书往往在字上附丽鸟纹，增加美感，但是有些字增加鸟纹后又加羡画（装饰笔画），甚至因地域因素有些字难以识读。如鸟书“夫”“蒙”字与大篆“夫”“蒙”等字相去甚远（图51），故鸟书难识难认。

（三）鸟虫书每每连称，在一段题铭中有鸟书，也有虫书；当然也有全为鸟书者，或全为虫书者。鸟虫书并非每字必饰鸟形，更不是笔笔都有鸟饰。鸟虫书有主有次，



◎ 图 49 楚王禽肯盘“楚王禽”三字



◎ 图 50 “玄”“蓼”



蒙



夫

◎ 图 51

有张有弛；不雷同，有变化；在篇章中融合，在字形中也交融。我们在越王旨毆剑、曾子子旻剑铭文中可以看到这些精彩的表现。

1. 越王旨毆剑剑首环列铭十二字：“戊（越）王旨毆（翳）自乍（作）僉（剑）。唯尸邦旨（稽）大。”（图52）

2. 曾子子旻剑剑首圆盘形环列铭十二字，隔字分错金银：“矢（旻）乍（作）自之，吉（金）玄钅，侯曾僉（剑）之甬（用）。”（图53）

3. 鸟虫篆书“郢（越）王□□自乍（作）用僉（剑）”八字，两字不识。后经唐兰先生释出为“歆（吞）、濬（浅）”两字，歆为吞之异构；濬为浅之异构。“钩



◎ 图 52 越王旨毆劍劍首环列铭



◎ 图 53 曾子子戾劍劍首圆盘形环列铭

浅”为春秋越王勾践的通假字。

4. 吴国的王子于戈，“王子𢇛（于）之用戈。𢇛（𢇛）”铭文共七字（图 54）。鸟、龙、虫三物同铭，两字饰以龙，两字饰以凤，三字以虫书。龙、凤、鸟、虫是春秋战国楚系花体字的主要装饰物象。



◎ 图 54 吴国的王子于戈铭文

5. 蔡侯产乍畏教剑，“蔡侯产乍（作）畏教”六字（图 55），鸟形、兽形混用。



◎ 图 55 蔡侯产乍畏教劍铭文

6. 郢公雁形觥器（图 56）。郢，即春秋晚期的小邾国。小邾在春秋早中期就是齐的附庸国，自中期以降，随齐附属于晋。据考，最晚在鲁昭公三十二年（前 509 年）时郢父已为小邾君。释文：“郢公𢇛自𢇛（作）商（象）宴（雁）只（卮）。”“自、宴、兄”^[4]三字无鸟形或鸟头装饰，系虫书，余五字鸟形各具风采，造型不一。



◎ 图 56 郢公雁形觥器及铭文



（四）鸟虫书的章法构成全与用器有关。

鸟书多在兵器戈的援部、胡部分置 3 字；矛多在矛身正面中脊两侧铭刻两行数字；剑则在剑身竖刻双行数字，或在剑柄部横排布白。铜器钟、铸、鉴、盘、鼎、簠等铭文数十数或数十字之长篇，但多以虫书为主。鸟书多长方形，加鸟饰的字形长与宽之比竟达数倍，疏密自适。

（五）先秦古玺中有一批鸟虫书玺印，与铜器铭文大相径庭，方寸天地又是一番景观。

公孙秦（图 57，4434），“秦”字饰两只鸟头于笔画起笔处，或曰鹤篆。

公孙郢（图 58，4449），“郢”字“晏”旁的“女”字起笔处有一鸟头。

蛤生惕（图 59，4406），“蛤”字“虫”旁起笔处寓鸟形于笔画中。

王鸣（图 60，5130），“鸣”字“鸟”旁作鸟形。王张（图 61，4016），张𡵓（图 62，4245），𡵓弃（图 63，4193），长寔（图 64，4149），乔口（图 65，4276），𡵓臣（图 66，4330），卫臣（图 67，4333），𡵓居（图 68，4402），陞（𡵓）𡵓（图 69，5515），肖𡵓（𡵓）（图 70，5648），肖𡵓（图 71，5675），𡵓



◎ 图 57 公孙秦



◎ 图 58 公孙鄢



◎ 图 59 蚺生惕



◎ 图 60 王鸣



◎ 图 61 王张



◎ 图 62 张坦



◎ 图 63 敫奔



◎ 图 64 长竟



◎ 图 65 乔口



◎ 图 66 蒙臣



◎ 图 67 卫臣



◎ 图 68 肇居



◎ 图 69 陟(阡)鹄



◎ 图 70 肖鸿(鸿)



◎ 图 71 肖鹄



◎ 图 72 郢馱



◎ 图 73 高鹄



◎ 图 74 胎(阎)鹄



图 75 郵(董)鴈



◎ 图 76 郵(董)鴈



◎ 图 77 枯成馱



◎ 图 78 丁母鴈



◎ 图 79 司寇鸣心



◎ 图 80 空侗鴈



◎ 图 81 呈志



◎ 图 82 亼(私)尔(钅)



◎ 图 83 尔(钅)



◎ 图 84 尔



◎ 图 85 禾



◎ 图 86 生



◎ 图 87 生



◎ 图 88 尚



◎ 图 89 尚



◎ 图 90 尚



◎ 图 91 天



◎ 图 92 天

馱(图 72, 6294), 高鹄(图 73, 6384), 胎(阎)鹄(图 74, 6936), 郵(董)鴈(图 75, 6759), 郵(董)鴈(图 76, 6765), 枯成馱(图 77, 7305), 丁母鴈(图 78, 7105), 司寇鸣心(图 79, 7251), 空侗鴈(图 80, 7299), 呈志(图 81, 7797), 亼(私)尔(钅)(图 82, 9158), 等等。

上述鸟虫篆古玺多在起笔处寓鸟头于笔画中, 细微而精致。“呈志”两字均着鸟首装饰。“亼(私)尔(钅)”

两字合文。“亼尔”两字之外又增双鸟形以为装饰。玺印中的鸟形比较简洁, 远不如兵器中的鸟形那样完整美观, 变式多端。

玺印文字中也有一些虫书。尔(钅)(图 83, 4412), 尔(图 84, 4411), 禾(图 85, 4541), 生(图 86, 3055)、生(图 87, 3988), 尚(图 88, 3085), 尚(图 89, 3087), 尚(图 90, 8728), 天(图 91, 8890)、天(图 92, 8891), 等等。

二、鸟虫书原来统称虫书

就传世铸刻有鸟虫书铭文的器物来看，鸟虫书面世于春秋晚期，至今最少已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但虫书名字的出现，最早的只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叙》。它是作为“秦书八体”之一来叙述的。许慎说：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西汉初年，仍作为“六体”之一。至新莽复古改制，则称虫书为“鸟虫书”。

由此可见，“鸟虫书”作为“虫书”的继承体，在新莽时代还在流行。

我们在前举吴王子于戈和楚王孙渔戈两件有鸟虫书铭文的器物来看，两器都是鸟形纹饰的鸟书，也有笔道盘曲如虫的虫书，均并见于一器。当然，在春秋战国的，也有些是一器纯为虫书，或一器纯为鸟书的。为什么秦代明明有鸟书的存在，而对鸟虫之形错见的书体仅仅称为“虫书”？

在上古时代，“虫”的含义一度扩大到很宽，它不但可从把“鸟”统摄在内，而且还可以包括所有动物。因此，浑言之之为“虫书”，而析言之便成“鸟虫书”。

段玉裁为《说文·叙》的“鸟虫书”作注时说：“上文四曰虫书，此曰鸟虫书，谓其像鸟或像虫，鸟亦称羽虫也。”称鸟为“羽虫”并不是段玉裁的发明或善辩，早在《孔子家语·执轡》中就有“羽虫三百六十，而凤为之长”的说法。鸟者，羽虫，鸟亦虫也。“鸟虫”之称，如“乌鸟”“鲤鱼”等，古人所谓小名冠大名者。所谓羽虫，就是有翅膀的动物，即指鸟类。《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说：“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连人也称为倮虫，虫的含义已扩展到一切的动物。许慎《说文》对“蟲”字解释（依段玉裁本）：“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散（微）细，或行或飞，或毛或鳞，或介或鳞，以虫为象。”其后半段所指，范围也相当的广泛，与《大戴礼记》所说的基本相合。

当代史学界对“花体字”的争论，简言之，“花体字”就是美术字，鸟书因鸟兽鱼凤等的装饰而花俏，虫书因文字笔画线条的盘旋而弯曲，都属“花体字”范畴。



◎ 图 93 甲壶壶盖铭



◎ 图 94 乙壶壶盖铭

三、汉代的鸟虫书

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了两件错金银鸟虫书铜壶。甲壶壶盖铭十二字（图93）：“为釜（金）盖，错书之，有言三，甫金铉。”主要笔画皆由婉转绮丽的单线构成，或笔画起笔处以鸟头装饰，或以简笔之鸟形、鱼形作为笔画装饰在字形之中，婉转绮丽，茂密有致。甲壶壶身铭三十二字。乙壶壶盖铭三字（图94）：“𦣻赶盖。”铭文线条的起笔与转折处均附加了许多像是鸟头的图案，所有线条都处理成了回环曲折的双线，且略做舒卷，形似夔龙，整体画面动感十足。壶身铭二十八字。乙壶壶盖及甲壶、乙壶壶身铭文基本笔画皆由回环屈曲的双线构成，并附加了既像鸟首又像云纹的装饰笔画，穷尽华丽之姿而富丽堂皇（图95、图96）。甲壶铭文繁文缛节尤盛，装饰

华丽而难以辨认；乙壶铭文简捷明快，基本笔画明显，相对易于辨认（图 97）。

汉代瓦当上的花体字在装饰手法上更可谓是登峰造极，极尽变化之能事，如“永受嘉福”瓦当（图 98），文字线条既似蔓草，又如祥云，华美流动，轻柔飘逸，实为虫书。“千秋万岁”瓦当（图 99），屈曲特甚，不取方折而作圆转，“千”字处理成展翅的鸟形，其首笔为鸟首，中横为两翼，中竖下部左右两边各增三点，似鸟翼张开，这一处理手法使瓦当的整体画面立时活跃了起来。有学者称其为缪篆，实为鸟虫书。

汉代使用鸟虫书印压抑泥封者甚少，细微的纹饰不易表现，而且线条易缺损。“臣年”（图 100）、“季若私印”（图 101）、“笥遮多”（图 102）三封泥多以虫书作之，属保存稍好者。



◎ 图 100 臣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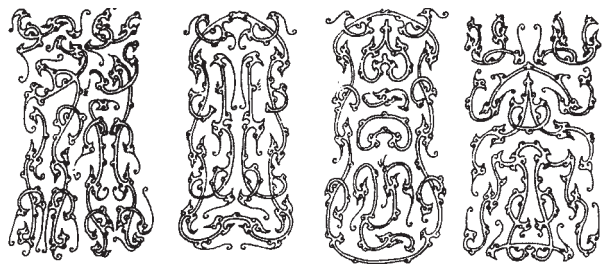
◎ 图 101 季若私印

◎ 图 102 笥遮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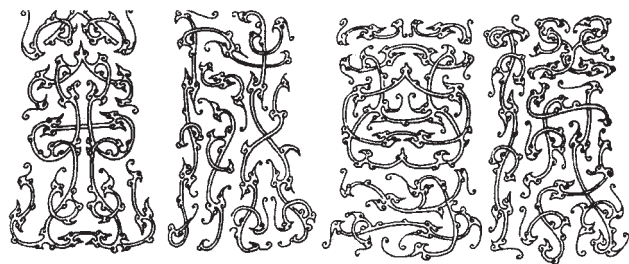
今所见两汉期间装饰有花体字的器物类型较之先秦丰富，主要有印章、瓦当、铜镜、铜壶等。其中，印章大约有 400 余方，是研究汉代花体字的重要资料。

汉印中有字体屈曲，笔画作鸟头状，或作鱼形者，皆称鸟虫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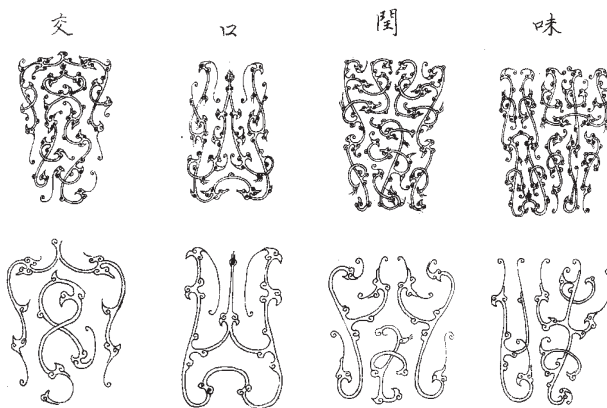
汉代鸟虫书以小篆或汉篆为框架结构，用凤、鸟、鱼、虫形体作为笔画的装饰，以追求增加美化的艺术效果。汉鸟虫篆印大者 2.4 厘米，小者 1.0 厘米，方寸之间置二字或四字，线条起止处往往勾勒出鸟的首、尾之形，鲜有以鸟全形装饰文字者，如“张猛”（图 103）、“熊得”（玉）（图 104）等。有天鹅、鸟形、龙形、拄杖人形等作为笔画，如“天胜”（图 105）、“日利”（图 106）、“王氏信印”（图 107）等，为数甚少。增加了鱼形作为横画的装饰笔画，如“武意”（白晶石）（图 108）、“苏意”（青玉）（图 109）二印“意”之上点用鱼，是以鱼和简笔鸟形装饰笔画的；“夷吾”（玉）（图 110）的“夷”字用了两条龙和两鸟头，“吾”字用了三条鱼；“王武”（黄玉）（图 111）两字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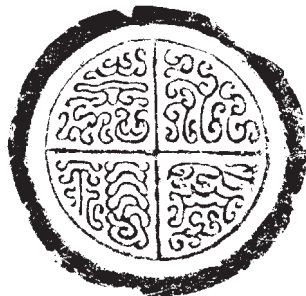
◎ 图 95 甲壶壶颈铭文，右起“盖圖四符”



◎ 图 96 甲壶壶颈铭文，右起“犧（牺）尊成壶”



◎ 图 97 甲壶铭文与乙壶铭文繁简对比



◎ 图 98 “永受嘉福”瓦当



◎ 图 99 “千秋万岁”瓦当



◎ 图 103 张猛



◎ 图 104 熊得



◎ 图 105 天胜



◎ 图 106 日利



◎ 图 107 王氏信印



◎ 图 108 武意



◎ 图 109 苏意



◎ 图 110 夷吾



◎ 图 111 王武



◎ 图 112 缙孖妾娟



◎ 图 113 曹爨



◎ 图 114 张应



◎ 图 115 接治



◎ 图 116 卫偃



◎ 图 117 侯志

了四条鱼，“武”字用了五条龙……更多的是虫书，用弧线或“S”“G”形线条来体现笔画的动感。如“缙孖妾娟”（白玉）（图 112）、“曹爨”（玉）（图 113）、“张应”（玉）（图 114）、“接治”（黄玉）（图 115）、“卫偃”（图 116）、“侯志”（玉）（图 117）等皆纯为虫书，笔画多作盘旋圆转，借以填满整个印面。

鸟虫书入印也有繁与简，工与意之别。或缠绕较繁，或装饰从简。“虫书是模拟爬虫一类身体屈曲盘绕为特点的美术字体。”所以古人以艺术匠心对笔画作统筹安排以求风格的协调，都以端庄为美学特点。而“公乘舜印”（图 118）的四字多有横向的笔画作波浪状，则全印就呈现了一种流动的美感。“田忠私印”（图 119、图 120）和“田豊”（图 121）三印的“田”字，因占位的大小不同，“田”字中的“十”作的盘曲的笔道就不同，以与其他印文在疏密上达

到协调和谐的效果，可见匠心独运，变化多端。虫书在主画之余多作弯曲扭转之态，与缪篆之方折满布有明显区别。



◎ 图 118 公乘舜印



◎ 图 119 田忠私印



◎ 图 120 田忠私印



◎ 图 121 田豊

汉鸟虫篆印多为私印姓名印。吉语印中也时见鸟虫书印，如“日利”（图 122、图 123）、“日富”（图 124）、“日

贵”“大于利”（图 125）、“长生不老”等，但为数不多。汉代鸟虫篆印丰富多彩，装饰巧妙，各逞玄机，不管鸟书还是虫书，都是在小篆或缪篆的结构上加以美化。



◎ 图 122 日利



◎ 图 123 日利



◎ 图 124 日富



◎ 图 125 大于利

一说汉代鸟虫书入印者达数百方，我们在《中国历代印风系列·汉晋南北朝印风（下）》看到 160 余方鸟虫书印，另外见于《中国篆刻全集》（第二卷）、《新见古代玉印选》（艺文书院）及故宫博物院、天津各大博物院馆印集中收集了一批精品，供爱好者参考取法。

“鸟虫书，吾国古代之花体篆字也。其文具鸟鱼螭虫之状，盘屈宛转，游走飞舞，饰象华美，实为汉字中之奇葩，最富于装饰艺术者，顾其书流的较少，久如凤毛麟角，不可多觐。”^[5]

唐宋人或称“鱼书”“鸾凤”“鹄头”“爻篆”“云书”“奇字”等，名目繁多。

四、现代鸟虫书印创作之探讨

尝见邓尔雅刻鸟虫书印五枚，疏密有致。“少昂”三例，其一用一全鸟置于印文“少”字之下（图 126）；其二用三个鸟头、两条鱼（图 127）；其三用三个鸟头、两条鱼（图 128），都不过度华饰而字形简洁。“少昂私印”（图 129）全以虫书出之，不事繁饰。“赵少昂”（图 130），虽字字皆加鸟饰，但仅以鸟头为饰，简捷明快，易于辨识，多有古风。^[6]



◎ 图 126 少昂
邓尔雅



◎ 图 127 少昂
邓尔雅



◎ 图 128 少昂
邓尔雅



◎ 图 129 少昂私印 邓尔雅



◎ 图 130 赵少昂 邓尔雅



◎ 图 131 长乐 方介堪



◎ 图 132 张氏大千 方介堪



◎ 图 133 饶宗颐 方介堪



◎ 图 134 锡永 商承祚

方介堪于鸟虫书入印多有建树，如“长乐”（图 131）一印，以鱼、鸭华饰，简略明了。“张氏大千”（图 132）、“饶宗颐”（图 133）则鸟虫书兼施，“饶”字七个鸟头与虫书并美，也还易识。

商承祚“锡永”（图 134）一印，承继春秋之法，将鸟形置于篆文之上，反向对称，颇多古趣。

韩天衡多以汉铜器风范为指归，多以繁饰为美，并参以鱼、虫、鸡、鹤、狸等纹饰加入，多有新意，且构形优美。如“百乐斋”（图 135）的“百”“斋”中各饰一狸、简笔凤；“吉祥如意”（图 136）的“意”的上部“音”用白文夔龙装饰；“小豆”（图 137）的“小”中以昂首之凤纹为竖画，两侧以夔龙纹为两点，简捷舒畅，易于辨识。“幸甚”（图 138）亦不烦琐。

图形印是以人或动物入印，或传统，或前卫，有否传统文化的内涵，一看即可判断。鸟虫篆印与图形印一样，已形成一个现代的篆刻艺术门类。

“上古的鸟虫篆印、器皿总量不足千件，尽量能博取博览，或临或摹，或读或写，目接心受”（韩天衡语），



◎ 图 135 百乐斋 韩天衡



◎ 图 136 吉祥如意 韩天衡



◎ 图 137 小豆 韩天衡



◎ 图 138 幸甚 韩天衡

方能“融会贯通”。但是，鸟虫篆印是以篆书为根基（或曰载体），鸟虫夔鱼是装饰成分，既有时代的痕迹，春秋时代的大篆装饰的鸟与汉代缪篆装饰的鸟相距甚远，能否混杂融会，还有待于研究与实践，“宜求准确少讹误”。鸟虫篆印也有主次的不同，不可本末倒置，要“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体悟”。

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两件错金银鸟虫书铜壶上的鸟篆，字字装饰，笔笔点缀，极尽美化之能事，因其体形硕大，有其空间供其布白。而玺印则大相径庭，因其方寸天地，鸟形多精炼浓缩，神似优美，多以鸟头示其意，不务繁饰。

现代鸟虫书印风起云涌，名家迭出，精品佳作无数，但问题亦多：（一）鸟虫篆以鸟头凤尾加以装饰，如今作者竞相繁化，每画必饰，极尽盘曲华饰之能事，叠床架屋，堕入杂芜烦琐、俚俗呆板之境，不靠释文，难以卒读；（二）字字笔笔皆加鸟饰，或兽纹饰，此为尽美术之能事，做加法，线条密集，章法满布，令人涨眼；（三）或自己拼造篆字，再加饰纹，成为错字。

笔者有几点建议：

（一）鸟虫篆本为古代之美术字。如欲继承传统，则秉承祖训古法向简约方向发展，完全引用古文字中的鸟虫书，此为绝对传统的做法。但是字例太少，难以配字。

（二）对现有的大篆、小篆、缪篆形体遵循古人组合

鸟虫书的原则进行鸟虫化，以补充传统字例的不足。既然是美术字，那么各种动物都可以引用为纹饰，诸如猫、狸、犬、羊等。

（三）鸟书、虫书交互配字，不必全为鸟篆，体现疏密有致的布白，也缓解视觉疲劳，消除繁褥满布，又较容易识读。

（四）不必字字鸟篆，笔笔鸟饰，或笔笔设鸟头或作全鸟，否则茂密闭塞，流于工艺。

（五）边款中注明所刻之字（释文），以利后人释读或考释。

（六）鸟虫篆是建筑在“篆书”的基础上的，脱离了“篆书”，或妄自拼造“篆书”，则非传统的“鸟虫篆”。对于没有出处的自己拼造的篆字再进行鸟虫化的鸟虫篆，恐经不住历史的鉴定与筛选。

【注 释】

- [1] 详见拙作《神灵玺印概论》，《西泠印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版，第60—73页；《先秦玺印图说》，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诸神篇》相关图例的解说。
- [2] 见拙作《先秦玺印图说》，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图4—17。
- [3] 同上，第33页图4—2。
- [4] 董珊：《郢公黠父二器简释》，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三辑，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60—162页。释为“兄（觥）”。曹锦炎：《鸟虫书通考》（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8页。释为“只（卮）”。
- [5] 侯福昌：《鸟虫篆汇编·自序》，黄裳铭《篆刻语录》，第572页。
- [6] 印例引见《印林》双月刊第十一卷第三期，第41—44页。

【参考书目】

- [1] 马国权：《鸟书考论稿》，《古文字研究》第十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9—176页。
- [2] 施谢捷编著：《吴越文字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3] 曹锦炎编：《鸟虫书字汇》，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
- [4] 曹锦炎：《鸟虫书通考》（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
- [5] 《古文字类编》《战国文字编》等书中可查得先秦鸟虫书。
- [6] 陈治军：《安徽出土青铜器铭文研究》，黄山书社2012年版。
- [7] 容庚：《鸟书考》，曾宪通编《容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

徐 畅：西泠印社理事、山东博物馆客座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南京印社顾问、四川省金石书画研究会顾问。

汉鸟虫篆印选



◎ 王农之印



◎ 赵宣



◎ 张滇私印



◎ 张咸



◎ 贾护



◎ 祭睢



◎ 霍勇



◎ 辛苍



◎ 张建



◎ 魏大功



◎ 田傑君



◎ 泽若



◎ 王安私印



◎ 孙骏私印



◎ 宋信



◎ 尚普私印字子良



◎ 审勃



◎ 宋迁信印



◎ 潘刚私印



◎ 毛荻私印



◎ 辟疆



◎ 马级私印



◎ 史亭山



◎ 周右车



◎ 或(国)



◎ 帝嘉之印



◎ 干戎



◎ 寶欽



◎ 董猛



◎ 房梁



◎ 曾感之印



◎ 薄戎奴



◎ 李遂



◎ 江恂私印



◎ 閭丘长孙



◎ 史君严



◎ 新成甲



◎ 王莫书



◎ 吾延



◎ 霍衡信印

邹氏父子与黄庭坚的交游考述

——从宋代两块书法碑说起

文 / 邹亮

【摘要】

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祁阳游甘泉寺时，发现寺前甘泉井旁，有甘泉铭碑，铭文为北宋名臣邹浩作、南宋理学家张栻题跋，徐霞客评价：“邹大书，而张小楷，笔势道劲，可称二绝。”笔者在寻访过程中，得知甘泉铭碑已毁，不胜感慨。幸运的是，在湖南祁阳浯溪碑林的摩崖上，找到了邹浩的书法石刻，酷似黄庭坚书法，颇具魏碑风格。机缘凑巧，在浙江余姚市牟山村姜山村的李姓农民家里，拓来了《舍黄榘裴公真像文并偈碑》，书丹者邹德久，即为邹浩之子邹柄。南宋参知政事李光称“德久书实当今第一，篆、隶、真、行，各臻其妙”，朱熹也对“邹德久楷书《大学》”予以好评。笔者在文献资料的查找过程中，发现邹氏父子与“宋四家”之一黄庭坚，有较深的交往，之前并没有进入黄庭坚研究者的视野。本文通过文献资料的钩沉拾遗，对邹氏父子与黄庭坚的交游进行考证。邹氏父子书法，两宋同时代士人评价甚高，而今人却无人论及，不能不说是件缺憾；新发现的邹氏父子的两块书法碑是难得的艺术标本，可为两宋书法史做一点补白。

【关键词】 邹浩 邹柄 黄庭坚 交游 书法

一、邹浩与黄庭坚

明崇祯十年（1637）四月二十七日，旅行家徐霞客乘舟抵达祁阳，游甘泉寺。寺前坡下，见一泉，味极淡冽，极似惠泉水。《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之四月二十七日》述：

殿前楹有吾郡宋邹忠公（名浩，贬此地与蒋漳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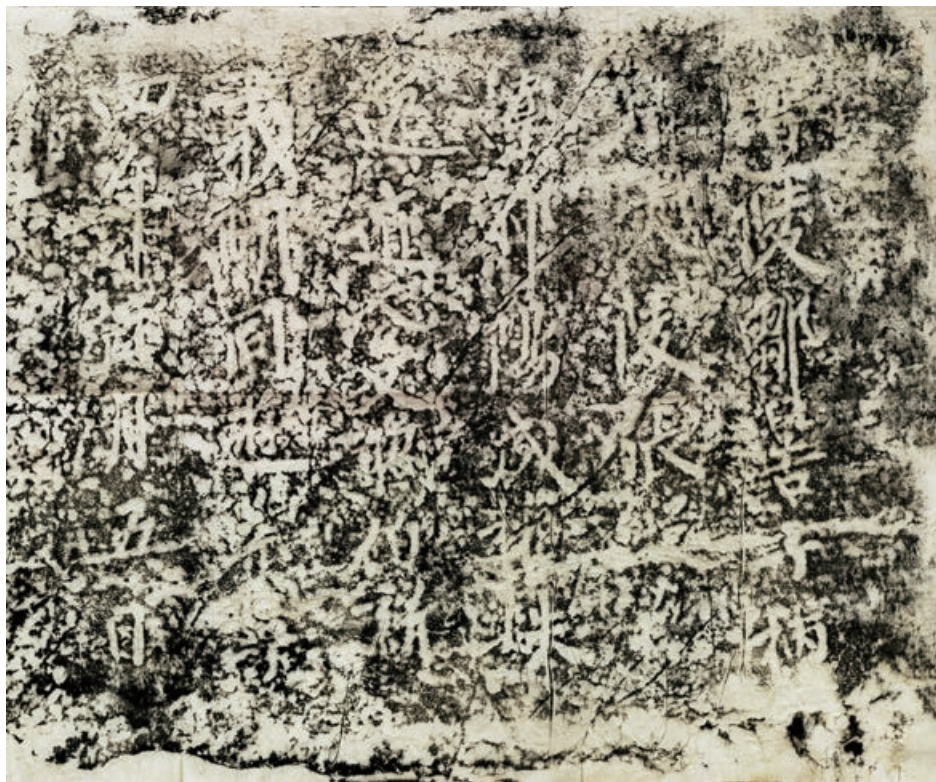
甘泉铭碑，张南轩（名栻）从郡中蒋氏得之，跋而镌此。邹大书，而张小楷，笔势道劲，可称二绝。

徐霞客觅拓工，欲往湘江支流浯溪之摩崖，拓唐代颜真卿的《大唐中兴颂》。遇大雨，水涨舟阻，拓工不敢行。复趋甘泉，拓得甘泉铭二纸。

邹浩，字志完，号道乡居士，晋陵（今江苏省常州市）人，生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卒于徽宗政和元年（1111）。宋元丰五年（1082）进士，北宋后期著名谏臣、学者，素

以气节自励，秉公直谏，不悔贬谪。《宋史·邹浩传》称浩“任谏争，危言谏论，朝野推仰”。哲宗朝为右正言，章惇独相用事，邹浩三疏力劾，深触惇忌。宋元符二年（1099），因上《谏哲宗立刘后疏》，奋不顾身，犯颜逆鳞，章惇乘间排诋，被除名勒停、羁管新州。徽宗立，复为右正言、中书舍人，累迁吏部、兵部侍郎，又为蔡京所忌。蔡京趁邹浩原疏已焚，乃使其党伪作浩疏宣示之，有“杀卓氏夺其子”句，言辞诋讦，激怒徽宗。宋崇宁元年（1102）闰六月，诏责授衡州别驾、永州安置。崇宁二年（1103）正月，孟后再废，旧事重提，寻窜昭州。此即为邹浩两滴岭南，五年始得归。宋大观元年（1107），复直龙图阁；宋高宗时，复其待制，又赠宝文阁直学士，赐谥忠。

邹浩甘泉铭碑，今已不存，徐霞客的拓片今又何在？邹浩的铭文，清《康熙永州府志》卷二十二有载，亦收入



◎ 宋崇宁四年，浯溪碑林摩崖邹浩书法拓片

《道乡集》卷三十三。全文如下：

祁阳邑城之北，有泉出焉。赡足一方，不知几千年矣。零陵蒋津，恨元次山居浯溪，去泉才五里许。又数往来访寻山川之胜，见于文字，何所不有，乃无一言及此。遂以语晋陵邹浩而属铭之。铭曰：

山下出泉，其甘如醴。井洌而食，大国百里。莫之令而自均，民到于今受其利。云行雨施，自今以始。水不可以终止，其孰止之？

碑文有张栻《跋》。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汉州（今四川省广汉市）绵竹人，张浚之子。宋孝宗乾道年间，主管岳麓书院教事，奠定湖湘学派基础，成为一代学宗。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跋》文云：

栻得此本于郡士蒋复言之家，蒋君之父即讳漳者是也。因摹以遗祁阳令魏君，刻之泉旁，庶几前贤之言不至泯没。而斯泉之美，亦得表而出之，来者有考焉。绍兴庚辰暮春，新都张栻书。

崇宁年间，邹浩贬谪永州，乡绅蒋漳请他为甘泉作铭，欣然应允。五十多年后，名儒张栻来访，从蒋漳后人处得

稿本，为前贤嘉言懿行不至泯没，让后人考之有据，请祁阳县令刻之于石。甘泉既得邹浩之铭，又获张栻之跋，复获刻石立碑，实属甘泉之幸。480年后，常州府江阴人徐霞客见乡贤邹浩的甘泉铭碑，欣喜不已。徐霞客称邹浩的大字和张栻的小楷“笔势遒劲，可称二绝”，他请人拓下碑铭，予以珍存。如今原碑与邹浩书法，一同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后人读到《徐霞客游记》此节，不禁怅然。

幸运的是，大唐中兴颂碑所在的浯溪碑林，留有一块邹浩的摩崖书法遗迹，位于现浯溪碑林小岬台大唐中兴颂碑亭阁之左，景区标识为石屏区29号，共37字，每个字大约7厘米。

碑文为：

晋陵邹浩，子柄、栩，零陵张綏、蒋津，祁阳成权、佚逸道人、文照、伯新、义明同游。崇宁四年正月五日。

邹浩诗《将往昭州示柄》：“与汝暂相别，南作昭州行。昭州距零陵，坦坦十日程，音信易来往，勿动异乡情。……零陵豪杰士，张邓尤高名。汝其师事之，北面听指令……”“张邓”，即张綏、邓璋，为“零陵豪杰士”。蒋漳便是请邹浩作铭的那位乡绅，也是为黄庭坚送葬的义

士。明代周季风《山谷先生别传》云：“初，谪宜州，与零陵蒋漳相友善。士大夫畏祸不敢往还，独漳陪杖履。疾革，漳往见之，大喜握手曰：身后事委君矣。及卒，漳为棺送归葬双井祖塋之西。”又据《康熙永州府志》卷十六：“蒋漳，善属文，年少辞家人太学。既不遇，弃而归隐。黄庭坚在宜州病革，漳往见焉，庭坚委以身后事。及卒，为棺敛具舟送归。邹浩谪永州，漳从之游。浩有昭州之行，漳又为经纪其家。”

崇宁三年（1104）三月六日，黄庭坚与友人泊浯溪，观摩崖碑，刻石留念。碑文云：“崇宁三年三月己卯，风雨中来泊浯溪，进士陶豫、李格，僧伯新、道遵同至中兴颂崖下。明日居士蒋大年、石君豫，太医成权及其侄逸，僧守能、志观、德清、义明、宗广俱来……”曾陪同黄庭坚观摩崖碑的太医成权和祁阳僧人伯新、义明，一年后又来陪邹浩了。邹浩还带了儿子柄、栩以及零陵好友张绥、蒋漳，佚逸道人、文照估计是祁阳当地僧道。

邹浩碑刻书法，与黄庭坚的书法高度相似。黄庭坚生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邹浩生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两人都生于仁宗朝，黄庭坚年长15岁。杨时与邹浩是至交，在其《邹忠公奏议序》叙：“道乡邹公自少以道学行义知名于时，其为人也，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望之粹然，见于颜面，不问知其为仁人君子也。”宋徐度《却扫编》言：“元符中，邹以谏官论立后事，由是知名。”邹浩忠义铮骨，深得文人士大夫赞许。黄庭坚在谪居宜州时所作《次韵石七三六言七首》之五：“幽州已投斧柯，崇山更用忧何？且喜龚邹冠豸，又闻张董上坡。”汉杨孚《异物志》“北荒之中有兽，名解豸，一角，性忠，触不直者”，“龚”指御史龚夬，“邹”即为右正言邹浩，称赞言官的忠直。黄庭坚虽比邹浩年长，中进士后先任县尉、知县，官职不高；相较而言，邹浩作为朝廷的台谏官，处于权力中心。黄庭坚41岁时，才诏秘书省校书郎，进入汴京。后由司马光推荐校《资治通鉴》，参编《神宗实录》。宋绍圣元年（1094）出知宣州，改鄂州。因章惇、蔡卞恶之，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徽宗即位，起监鄂州税，签书宁国军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员外郎召，皆辞不行。此时邹浩任吏部、兵部侍郎，本是一次交集机会。直到黄庭坚谪宜州，徙永州时才“殊途同归”。崇宁初，蔡京手书《元祐党籍碑》颁布全国，州县皆刻石立碑。司马光等（曾任宰臣执政官），苏轼、邹浩等（曾任待制以上官），秦观、

黄庭坚等（余官）均名列其中。被大奸巨猾的蔡京打入另册的人，可称同道中人。

据清李兆洛《邹道乡先生年谱》，崇宁元年（1102）七月，邹浩赴永州，沈夫人及子柄、栩偕行，十月三日到达永州。崇宁二年（1103）正月，除名勒停昭州居住，三月赴昭州，沈夫人与两子仍留永州，三月二十一日至昭州。而据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崇宁二年十一月，黄庭坚以“幸灾谤国”之罪，除名羁管宜州，途经永州。从时间上看，黄庭坚到永州时，邹浩已去昭州，应该没见面。黄庭坚将家眷留在永州，还托邹浩之子邹柄照管其儿侄的功课，在《宜川家乘》中多次提到与邹柄的书信往来。《与德久帖》有“五月初三日，桂林见陆海，问知侍郎台候甚健，开慰无量”句，问候邹浩健康，说明在永州期间，两家通好。经纪邹浩家的蒋漳又是照顾黄庭坚的那位乡绅，在患难之中，成为同道好友。

据南宋王象之编纂《舆地纪胜》：“《五君子帖》。苏子瞻、黄鲁直、秦少游、张文潜、邹志完与节孝徐仲车往还诗简也。知州向洄刻于郡斋，今在楚观。”南宋时就有人将邹浩、苏轼及门下弟子并称为“五君子”，知州还命人刻下往还诗简，以示尊崇。邹浩与善画墨梅的花光寺主持仲仁是好友，《道乡集》中有五六首诗是写给仲仁的，并收录为仲仁所撰《天保松铭并序》。据《黄庭坚年谱新编》，崇宁三年（1104）二月，黄庭坚过衡州，与仲仁相善，为花光寺作《天保松铭》，有“晋陵邹浩尝以问长老仲仁”句。邹浩、黄庭坚的《天保松铭》，均收入《全宋文》，文句相似，黄庭坚文恐为误收。然而，松树是坚毅、长寿的象征，历来为正直之士看重，两人均将历经千年而傲然挺立的巨松引为同类，品格可谓相似。邹浩《道乡集》中，《梦秦少游》《见鲁直题陶商翁碑后有感》两篇，分别是怀念秦观、黄庭坚的。

南宋庄绰《鸡肋编》载：“全州兴安县石灰铺，有陶弼商公诗云：‘马度严关口，生归喜复嗟。天文离卷舌，人影背含沙。江势一两曲，梅梢三四花。登高休问路，云下是吾家。’鲁直题其后云：‘修水黄庭坚窜宜州，少休于此，观商公五言，叹赏久之。崇宁三年五月癸酉，南风小雨。’至绍兴中，字墨犹存。”黄庭坚于崇宁四年（1105）九月三十日病逝于宜州，同年十一月七日，邹浩自昭州移汉阳军居住，途经严关，在兴安石灰铺，看到黄庭坚的遗

墨，睹物思人，不胜伤感，作《见鲁直题陶商翁碑后有感》，诗云：“石上犹新墨，忘情亦叹嗟。殊恩但归骨，冷迹尚平沙。愿力消尘垢，瞻依盛宝花。人间几行泪，空洒玉川家。”这是邹浩与黄庭坚从书法到情感交流的一个确证。

黄庭坚宋元祐间学书于周越、苏轼，受到王羲之、颜真卿、杨凝式、怀素等人的影响；熙宁、元丰年间学王安石体，又受到焦山《瘞鹤铭》字体的启发，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字势欹侧，有排宕夭矫的笔力。朱熹云“山谷宜州书最为老笔”。黄庭坚在宜州，尝大书《后汉书·范滂传》，笔势飘动，有郁勃不平之气，超出翰墨径庭。“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代表了宋代书法的最高成就，而黄氏是“宋四家”中艺术自觉意识最强的一位。

邹浩之子邹柄，学书于黄山谷，与黄山谷熟悉的同时代人惠洪说过此事。邹浩书法，是否也受黄庭坚影响，没有直接的史料支持。清代康有为说：“宋人书以山谷为最，变化无端，深得《兰亭》三昧。至神韵绝俗，出于《鹤铭》而加新理，则以篆笔为之，吾目之曰‘行篆’，配以颜、杨焉。”（《广艺舟双辑》卷六）黄庭坚称《瘞鹤铭》为“大字之祖”。“右军尝戏为龙爪书，今不复见。余观《瘞鹤铭》势若飞动，岂其遗法耶？欧阳公以鲁公书《宋文贞碑》得《瘞鹤铭》法，详观其用笔意，审如公说。”（《题瘞鹤铭后》）

汉代书法以隶书为准，但已见楷书雏形。魏晋南北朝时，北朝字体以汉隶为主，发展为魏碑；东晋南朝，行楷已流行。有唐一代，楷书发展到顶峰。《瘞鹤铭》字体处于由隶到楷的转型期。《瘞鹤铭》在镇江焦山，离邹浩生活的常州不远，邹浩也许揣摩师习过《瘞鹤铭》，远溯北朝魏碑、进行碑帖结合的书法实践，走的是跟黄庭坚差不多的路子。涪溪邹浩摩崖书法：中宫收紧，字形开张；点画灵动，神采脱俗。黄庭坚回忆自己的学书生涯“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书磨崖碑后》）。从邹浩的书法看，也可看出帖和碑融合的意味，有较重的魏碑风格。邹浩的书法碑刻在《大唐中兴颂》之左，从篆、隶而得楷法，正是颜真卿成功之路。从邹浩的书法可以看出融铸篆、隶于楷书中的创新精神，在尚帖的北宋士人中难能可贵。南宋吕祖谦《少仪外传》载：“文仲说邹浩学士一事亦好，尝见人写字不端正，必须劝戒之。或人问之，曰：‘每事端正，则心自正矣。’”邹浩写字是下过苦功夫的。徐霞客评邹

浩字“笔势遒劲”，可见其功力深厚。

南宋名臣李纲《跋道乡墨迹》曰：“侍郎邹公硕学劲节为天下所宗仰，诗铭精深，有古作者之风；字画似其人，自可宝也。”说明南宋时，邹浩不仅善书，且善画，为时人所重。南宋陈渊《书扬补之所藏了斋及道乡帖》言：“了斋刚正而不容奸，道乡清介而不受污，观其字，想见其为人，凛然皆见于心画之间矣……此简作于异乡穷厄之中，语言翰墨初不经意，而能久存者，岂非为无求于世者，得之独取其人，而不惊人时为轻重耶。”（《默堂先生文集》卷二十二）。到了南宋，士人还收藏台谏官陈瓘、邹浩的尺牍，因为敬仰他们的人品。南宋张栻、明代徐霞客对邹浩《甘泉铭》的珍爱，也是敬仰邹浩无愧于公的浩然正气、刚正不阿的高尚人品。清代王士禛评价邹浩：“立朝大节，在谏立刘后和论章惇二事，其《立后疏》，古今仰之，如泰山北斗。”（《居易录》）

二、邹柄与黄庭坚

朱熹《评诸贤书》云：“邹德久楷书《大学》，今人写得如此，亦是难得。只是黄鲁直书，自谓人所莫及，自今观之，亦是有好处。但自家既是写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须要得恁欹斜则甚？”（《朱子语类》卷一四〇）朱熹对邹德久的楷书评价较高，并与其对黄庭坚的书法评价连在一起。南宋僧人惠洪《石门文字禅》云：“邹德久，忠公浩子，笔法追踪山谷。”惠洪是黄庭坚的江西老乡，他曾说“山谷为予言，逢出峡见少年时书，便自厌”（《跋山谷笔迹》），似乎两人很熟。惠洪（1071—1128）与邹柄（1084—1138）为同时代人，在所著《冷斋夜话》中多处说到黄庭坚和邹浩，以他“喜与贤大夫游”的经历，所说当有据。

邹德久，即邹浩长子邹柄。宋咸淳四年（1268）史能之主纂《咸淳重修毗陵志》卷十七（明初刻本），述其生平：

柄，字德久，庄重笃学，幼负俊声。侍忠公如二水，黄山谷一见，深加叹赏，呼小友。未弱冠弃科举学，从杨龟山先生游，先生期以大器，每称之曰：“是真有志于学。”乃尽传其业。龟山门人，以柄为称首。陈肃公亦称其才高识远，可以大受。靖康初以元枢李



◎ 朱元晦（朱熹）《评诸贤书》，《事文类聚》（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公荐，布衣补承务郎，除编修，权给事，疏请昭雪忠公迁谪之非辜，且不出泰陵之意，朝奏夕可，赠官赠谥，典礼优渥，天下伟之。素以刚鲠闻，刚外敏中，与人不苟合。前后奏议，炳炳真能世其家者。著《伊川语录》一卷，文集二十卷，终天台守。

黄庭坚年长邹柄39岁，称邹柄为“小友”，深加欣赏，钟爱有加。黄庭坚以“幸灾谤国”之罪，除名羁管宜州，途经永州，将家眷留在永州，托付给零陵县令李彦明，让子侄跟着邹柄读书，孤身前往炎瘴之地。

黄庭坚一生坎坷，少年丧父，元配生活两年即亡，续妻生一女也逝，后纳一妾生子相，此时已是40岁矣。与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到黄相的读书情况。“小子相已十岁，颇顽壮，稍知读书”（《答陈季常书》）。“小子相今年已十七，诵书虽多，终未能决得古人义味。近喜作古诗，他日或有一长尔，未可量也”（《元符三年弟黄叔达离蜀东归》）。黄庭坚甚至亲自督导儿子读书：“相虽淳良，终未好书……忠州人两儿皆勤读书……延在斋中，令共学，差成伦绪。日为之讲一大经一小经，夜与说老杜诗。冀年岁稍见功耳。”（《与七兄司理书》）黄相，字了然，小

字小德。邹柄仅年长黄相一岁，但自小跟理学名家杨时学，乃少年才俊，是黄庭坚眼里“别人家的孩子”。正因为黄庭坚平时督子读书甚勤，所以在他独赴宜州时，托付“小友”邹柄来辅导黄相的功课。黄庭坚《与德久帖》云：“两小儿日相从，蒙益当不浅。”感谢邹柄帮助他的子侄提高了学业水平。

崇宁四年（1105）黄庭坚临终那年，他在日记《宜川家乘》中，几次写到其子相、侄税及邹德久：

（正月）二十日己丑，阴，大寒，可重茧。得永州平安书，并得南丰无恙书。……相书报张子发自讼斋，会蒋子人、邹德久、税于高山寺。

（二月）二十六日乙丑，得相、税正月二十八是平安书。

（三月）十一是戊申，并得相、税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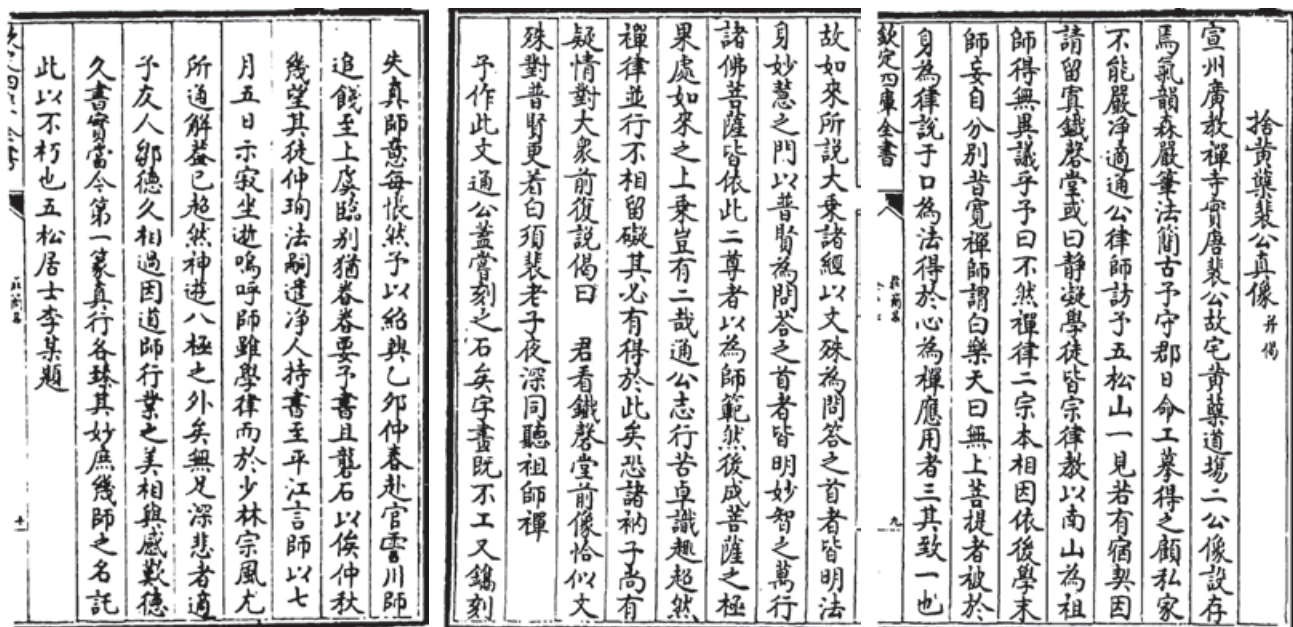
（四月）初三日庚午，邹德久及税各寄诗来，皆可观。

是年，邹柄21岁。邹柄向黄庭坚学习写诗、学习书法，是有据的。邹柄的书法成就如何？查阅历代文献，《咸淳重修毗陵志》之《毗陵碑碣志》载：“杜少陵凤凰台诗，德久邹柄书，乾道八年立。”

这块诗碑早已不存，在故乡常州已无邹德久的书法真迹。然后，宋绍兴五年（1135），李光在故乡所作的《佛事碑》，历经860多年后被人重新发现。这块余姚市存世最早的古碑，幸运地保留了邹柄的书法真迹，至今完整地保存在牟山镇姜山村的一位李姓村民家中。

李光，字泰发，其故乡为越州上虞五夫，崇宁五年（1106）进士，仕至参知政事。因斥责权相秦桧怀奸误国，屡被贬谪。据《嘉泰会稽志》：“姜山，在县（余姚县）西北五十里，袤十里。”李光《记梦一首》诗序述及：“姜山静凝寺，在姚虞二邑之间，去予所居才十里。顷岁闲居，每携子弟或宾客同游，辄留宿山间。”

静凝寺，又称静凝院，前身是唐代的姜山院，后晋天福二年（937）改为报国兴福院，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又改为静凝院。通律师，释惠通，俗姓王，字可久，越州新昌人。住持静凝院期间，“檀施闻名，争为筑室。庐具像设，金碧焕然，学徒云集，率不下千指，钟梵之声洋洋如也”。宋隆兴元年（1163），李光后人请为功德院，改名静凝教忠寺。今该寺已毁，幸此碑尚存。



◎ 李光《庄简集》卷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光与静凝寺住持通公是知己，每遇仕途不顺时，通公以佛家智慧化解。李光自云：“出仕逾三十年，百谪之余，颇欲皈依佛乘，究生死之说。”（《庄简集》卷十八）李光摹黄槩、裴公二像于宣州广教寺，转施与静凝院，通公将像供奉在寺内的铁磬堂。两人关于禅、律二宗，有过精彩对话阐发：“禅、律二宗本相相依，后学末师妄自分别。”通公欲将文偈金石以表，然机缘不适，遂搁置。不料天不假年，通公圆寂。李光悲痛之余，劳友人书法大家邹德久为之书文偈，以了师愿。该碑名“舍黄槩裴公真像文并偈碑”，刻于方丈碑的阳面。

碑文为邹德久书丹、李光题《跋》。跋文详述原委：

余以绍兴乙卯中春赴官霅上，师追钱至上虞，临别犹眷眷要余再书，且磨石以俟。仲秋几望，其徒仲珣法嗣遣净人持书至平江，言师以七月五日示疾坐逝。呜呼！师虽学律，而于少林宗风尤所通解，盖已超然神游八极之外矣，无足深悲者。适余友人邹德久相遇，因道师行业之美，相与感叹。德久书实当今第一，篆、隶、真、行，各臻其妙，庶几师之名，托此以不朽也！

李光与李纲、胡铨、赵鼎并称“南宋四名臣”，其墓也在姜山。据李光墓表：绍兴五年（1135）春，知湖州；秋，知平江府；六年夏，知台州府。邹柄与李光相遇，在绍兴五年秋知平江府时，或就在平江（今苏州）。同代人李光

称德久公邹柄“书实当今第一”，或有溢美；称书法大家，不为过也。

清初冯班《钝吟书要》言“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梁巘《评书帖》则云“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禅宗思想在宋代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主流观念，影响了文艺创作。苏轼所谓“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邹柄一反宋人尚意潮流，追随唐人之“法”。

朱熹说黄山谷字“恁欹斜”，其实山谷书中有“道义”，黄庭坚说：“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贤之学。书乃可贵。”（《书赠卷后》）苏轼知人论书，说他“以平等观作欹斜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此谓三反”（《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平等”“真实”“磊落”，才是黄庭坚做人的真实面目，所以，赵孟頫评他的书法“如高人胜士，望之令人敬叹”。书品是人品的反映，黄庭坚曾云：“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书赠卷后》）有宵小之徒利用王安石《水利条例》，以“铁龙爪”邀功，黄庭坚在《神宗实录》秉笔直书：“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因此，遭章惇、蔡卞之徒清算，黄庭坚顶住政治压力，决不违心改词，显示出“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坚贞人格。

观《舍黄槩裴公真像文并偈》邹柄的书法，如其为人，



◎ 宋绍兴五年，邹德久书丹《舍黄槩裴公真像文并偈》拓片

具谨严之势，浑穆正之大象。邹柄书法取法颜真卿、柳公权，“颜筋柳骨”，结体严紧，清劲挺拔，严谨中见疏朗开阔，有一股清刚之气。书家所谓“惊鸿避弋，饥鹰下鞲”，观邹柄之书，有斩钉截铁、骨力洞达之妙。

同时代人李光称“德久书实当今第一，篆、隶、真、行，各臻其妙”，邹柄在“篆、隶、真、行”四体上均有建树。我们只能从楷书中窥见一斑，这也是朱熹所称赞的“邹德久楷书”。

邹柄的字是其人格的反映。南宋第一任宰相李纲称赞邹柄“学问、节操、才识皆过人”（《与秦相公第九书别副》）。作为理学家杨时的首徒，邹柄辑录《伊川语录》，《二程遗书》邹德久本、杨时《中庸解》邹德久抄本，成为朱熹等南宋理学家的重要参考书。因此，南宋陈渊《与

德久郎中》称“德久以英伟之资，名重海内”。南宋理学家主张把艺术纳入儒家以道德为先的规范中，信奉“心正则笔正”，对为人写字，怀有居敬之心。邹柄也许是这种艺术观念的践行者。

邹柄的性格“刚鲠”，《咸淳重修毗陵志》邹柄小传有“素以刚鲠闻，刚外敏中，与人不苟合”的描述。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提到邹浩写海上桃花源的一首长诗，称邹浩为“一个气骨颇硬的人”。邹柄承继其父“刚鲠”之风，注重个人节操，张扬民族气节。邹柄被李纲推荐补承务郎、充枢密院编修官，后任比部员外郎、台州知府等职。作为亲近幕僚，协助李纲整顿军政，支撑南宋危局之际，为抗金大业，做出了贡献。绍兴八年（1138），邹柄被任命台州知府不久病卒，同属李纲幕僚的词人张元幹听闻好友病亡，悲痛不已，连写了四首悼亡诗。南宋张嶠《紫微集》卷六《邹德久挽词二首》其一：“万里南来日，惟君意最亲。浑如相识旧，殊异白头新。一别遽千古，九衢空万人。道乡虽有子，不使继清尘。”邹柄为道乡忠公冢嗣，风节卓然，在南宋士人中颇具影响。

邹浩自号道乡居士，以儒出身，兼容释道，既读经又参禅。“道乡居士以道自持久矣，一旦超乎万物之表，不知规矩准绳之果吾法邪，非吾法邪？不知身体发肤之果吾形邪，非吾形邪？所谓喙鸣合，与天地合者与！”（《宋元学案》）追求不守规矩而合于规矩的自由理想。且邹浩与黄庭坚皆为贬谪之人，仕途坎坷，精神气质上有很多相似，也许造就了邹浩与黄庭坚在书法上的相似，碑帖融合、灵动脱俗。而邹柄更像个儒生、学问家，任枢密院编修官，后又任职比部员外郎，从职责看，相当于现在的审计署署长，形成严谨的作风。宋室南渡后，理学兴盛，作为杨时传人，理学思想影响了邹柄的行为举止，也影响了邹柄的书法，结体严紧、清劲挺拔。邹柄父子书艺精湛，两宋名人李纲、李光、惠洪、陈渊、朱熹、张栻、吕祖谦等均有论及，在两宋书法史上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今人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史》、方爱龙《南宋书法史》均未提到邹浩、邹柄，浯溪碑林邹浩书法碑、舍黄槩裴公真像文并偈碑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

【作者简介】

邹亮：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业务部主任、编审。

曼生二题

文 / 邓超

彤管流芳

陈曼生宰溧阳县，从清嘉庆十六年（1811）三月二十九上任，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五月卸任，历时五载。光阴似濂江之水，汤汤东去，时过两百年不到，曼生在溧遗迹几乎荡然无存，影踪难觅。诗书画印壶，仅见史册书籍，实物本邑未见一件，实为憾事。岁月更替，天灾人祸，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如狄学耕在曼生手札跋云：“曼生先生以书画篆刻擅名一时，睿庙末年宰吾邑。家藏墨迹及手制曼壶不下数事。庚申大劫尽掳去。”

历数曼生文物，溧阳仅见“彤管流芳”碑矣。该碑发现于1999年9月溧城镇鲍渚村，青石质，宽194厘米，长56厘米，厚19厘米。正面书“彤管流芳”四个行书，落款为“钱塘陈鸿寿”；背面行书“旌表儒童汪承德之妻宋氏之坊”，款为“大清嘉庆十八年十一月谷旦，陈鸿寿”。该石应为节妇牌坊之物，坊毁石存，沦为沟渠踏步，幸为人识，告之县文管会，始避湮没之厄！

曼生在任五年，或褒奖义行，或彰显孝节，旌表题额为数不少。如为乐善好施的保州同知宋绪题“德被桑梓”额，为出粟以赈的同知衔陈是金题“谊笃本支”额，为输粟助赈的沈诒奖“万金捐济”额，戴耀奎“好善不倦”额，为吕武奖以“善周桑梓”额，为陆文瑜奖“品端行优”额，为胥渚耆宿狄梅麓写“敦厚周慎”额。曼生以一技之长，为吏治的募捐赈济作旌奖表彰，文艺功夫倒也派上了用场，实乃文人明府也。只是题额或石或匾，至今化作云烟，仅在光绪续志中得见记题。

彤管流芳，取《诗经·邶风·静女》句，原为旌表妇

人之德行。彤管，何尝又不是笔墨之称？曼生遗额，独此一块，冥冥中契合其书艺流芳百世也。

清《嘉庆溧阳志》编撰者之一、咸安宫教习史炳，曾言知县陈鸿寿“宏览达识，著作之材，宾朋又一时英杰”。郭频伽也云曼生“四方知名之士，无不踵门纳交”，“及仕为令，士益争往归之，至署舍不能容，已各满其意以去”。“旧交之过从，新知之慕用，其趋若水，其来如云，莫不倾襟以接，倒篋以尽。”“昼判案牍决疑狱，夜接宾客恣清谈。万间广厦万丈裘，士林争识韩荆州。”曼生宰溧，名士纷沓，文人骤集，应为邑史上璀璨夺目之一页。一为其声名，一为其仗义。

溧阳自秦置县，城池迁徙，朝代更迭，时县时府，忽大忽小。铁打衙门，流水官员，又有几人能青史留名？曼生至今为人所重，愈久愈重，不为官名，只为艺事。史上有千百个县令，世上只有一个曼生。这也应了一个真理：当官一阵风，文化千秋重。

彤管流芳，芳泽后人。

曼生壶与溧阳景物

清嘉庆辛未年（1811），千年古邑溧阳迎来了一位文人县令陈鸿寿（曼生）。

曼生宰溧六年，此间，他的书画艺术达到巅峰，治印也是佳作频现，著作有《桑连理馆诗文集》等。更令人称道的是，他深入涉及另一门“金石”艺术——紫砂。“嗜壶成癖”的曼生自创“十八式”壶形，将诗书画印熔于一炉，让紫砂成了他艺术创作的新载体，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

大儒阮元曾评价他的门生：“曼生工古文擅书画，诗又其余事矣。”诗为余事，壶更为余事也。笔者认为，曼生制壶，实为“玩”壶，犹如今日之“陶艺手工课”，随兴而来，信手而制。只因其才艺过人，天资聪慧，一“玩”玩出了名堂，“壶随字贵，字依壶传”，倒成就了他的“百世流芳”。

值得一提的是，他“宏览达识，著作之材”，对溧阳的文脉史料、风情古物了如指掌，烂熟于心。更何况他对这片土地一往情深，眷恋倾心，这从他的别号“洮湖长”中可以体味。曼生制壶，借景移情，托物造型，唐井栏便是范例。但深究细探，曼生壶与溧阳景物的渊源不为个例。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原乡人，笔者在啰嗦一通曼生的背景后，愿以陋知拙见，作抛砖引玉之用。

曼生砂壶，多见以井栏为模。井与壶，本有不解之缘。井水泽民，壶水养性，都为盛水之物。由井至壶，自然而然。据壶史专家潘持平先生言，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陈鸿寿艺术研讨会上，展示的22把曼生壶中有6把为井栏式，可见曼生和他的幕僚对井栏情有独钟。

一、唐井栏

现在溧阳市区的凤凰公园内，环境幽静，上盖四柱圆亭，旁有文字说明。

该井栏最早置于西门城外的广法寺（今溧阳宾馆一带），后改名零陵寺，唐代称澄观井，为澄观法师所置，宋代后井栏又移至东门万泰村报恩寺内。石井栏刻勒106字，记载了置井栏和石盆的年岁和供养者，难能可贵的是记载了匠人储卿、郭通的祭赞词。澄观井在《金陵志》中也有记载。

澄观法师是颇有来头的高僧，他是华严宗的集大成者，被唐德宗授予“清凉国师”称号，世寿102岁，历唐顺宗、宪宗等七朝，颇受尊重。他的诸宗融会、禅教一致的宗趣，对中唐以后的佛教界影响很大。由一位国师赐井栏与石盆，可见当年的零陵寺非同一般。如今井栏犹在，石盆不见。但无独有偶，在今天目湖镇观山脚下，有南朝梁代简文帝下诏建的“招仙馆”，宋朝更名“太虚观”，内有古井一口，石盆一只，井栏形与唐井相似，可作佐证。

唐井栏质地为“蘑菇石”，壁有孔，无绳痕，潘持平先生认为是寺院法器。曼生井栏壶与彭年水盂将石刻铭文

一字不漏镌于砂器之上，众所周知，不再赘言。只是潘先生与我谈及，南京博物院那把曼生壶存疑，壶铭上的偈语“将来造井栏”误作“将来作井栏”，好多资料都随此说；而原井栏石刻为“造”而非“作”。曼生何等人也，不会错一字。上海博物馆也有一把唐井栏壶，壶铭为“造”字，没错。闻此言，我翻阅《嘉庆县志》原文，又实地观井，发现确如潘说，一字之差，一字之师也。

二、竹簍古井

位于竹簍镇东梅村，也为唐井，井栏为半圆形蘑菇石两节重叠而成，栏高0.3米，内直径0.5米。

南京博物院藏“半球壶”，彭年制，曼生铭“梅雪枝头活火煎，山中人兮仙乎仙”。该壶如一圆球半，形若拱穹，与古井相似。竹簍位于溧阳北山片，有与句容、金坛接壤的瓦屋山、丫髻山。壶如井貌，铭切地域乡情。溧阳种茶，始于唐宋，盛于明清，北宋常州太守溧阳人周绛，有“绿笋晚烟梅雨夏”之诗句。山里人在下雪天煮茶品茗，暖身清心，仿佛神仙。

三、汲古泉

在现埭头中学校园，井栏原坐落在膳厅旁，全校师生饮用此泉，泉水终年不涸。

埭中原为史侯祠，为祭祀东汉骠骑将军、溧阳侯史崇而建，曾有祠屋数百间，祠前甬道原有石人、石马、石桥等物。现仅存仪门石柱四支，材质为花岗岩，立柱竖书篆联一副：“汉庭爵士分封远，宋室龙章赐号新。”仪门中轴线北为灵雨坊，墨瓦镂脊，是为旧构。原祠有汉代班固撰写的碑文，有明代大学士杨士奇的“水色山光明栋宇，溧阳独有古侯祠”诗碑，第三进“海岳堂”横匾匾额，为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所书。史家为溧阳望族，颇有渊源。

“汲古泉”为青石井栏，形制不大，井刻为行书大字，至今清晰可见。《嘉庆县志》载，此井为北宋遗物，宋代崇宁间（1102—1106年），天旱祷雨灵验，有泉涌出。古井栏现置灵雨坊东侧草坪间。

曼生“高井栏”壶乃仿此形制，壶铭“井养不穷，是以知汲古之功”，与井刻如出一辙。汲古，乃双关语。井泉供养百姓，取之不竭；学问汲涉古典，源源不断。学问如井泉，知古而思今，无有穷尽，功不可没。

四、红泉井

原在溧城镇夏庄村，清康熙年间（1662—1721年）静海知县史普，号红泉，在家乡筑“红泉书屋”，三间楼房，旁有井命名“红泉”。青石八边形井栏，有对孔，栏高0.53米，口径0.35米，井壁上有行书“红泉”字样，乃大儒袁枚所书。红泉书屋为史家园林，三朝元老史贻直对此十分眷念，清皇也多有赏赐。“丛桂轩”两旁有雍正皇帝亲笔对联：“坐石吟新月，临流纳晚凉。”厅事门头挂着乾隆帝赐的“绿野颐和”匾额，乾隆还恩赐《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贮藏书屋，可见皇帝对史宰相的恩宠。

岁月沧桑，“红泉书屋”夷为农田，更加让人扼腕的是“红泉”井栏不久前为不法之徒窃盗，身在何处，不得而知。

《阳羡砂壶图考》曾录曼生壶拓款：“注以丹泉，饮之延年。老曼铭，频伽书。”丹泉，即红泉。有文析，丹泉即朱砂泉，饮之能延年却疾，此为一解。殊不知溧阳有红泉古井，与书屋为伴，自是沾了文气。饮丹泉延年，读好书亦能延年。一个“注”字，一个“饮”字，曼妙无穷，注为灌输，饮为吸收，红泉添书香，延年以寿长。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1716—1798），乾隆进士，江宁知县，也是曼生的同乡。他与史贻直之子史奕昂是儿女亲家，有《宿红泉书屋》五言诗44句，其中有“标题多翰墨，照耀尽天章”“作楷争磨墨，题笺屡启箱”等句，指出红泉书屋的荣光和文盛。而贵为“三朝元老、六部尚书、九州总督”的史贻直，一生享尽皇室尊宠，这在清代官宦中实属少有。

曼生宰溧，与史氏素有往来，修志的兴化教谕史炳，对他赞赏有加。曼生铭里的“丹泉”，自有多层含义。

五、其他

曼生壶铭中的溧阳景物，还有两条也值得辨析玩味：

（一）“试阳羨茶，煮合江水；坡仙之徒，皆大欢喜”

其“合江”为何江？在何处？有文析，合江在四川南部，为赤水和长江汇合，水质清冽，煮茶甚佳。此说恐为不妥。江南多名泉名水，难道煮茶沏茗的水要远赴蜀地汲取？铭文虽为虚指，但于情于理都现牵强。

合江何在？就在溧阳。溧阳西南部有条大河，叫胥溪，据说是伍子胥为攻楚而开凿的世界上第一条运河，始于高淳东坝，由中河流入县治南双桥。西北部有一条大河叫濑水，也叫濑江，起于上兴步的曹山，后经前马荡、北山河至北

双桥。县治北有别桥河（今丹金溧漕河），从昆仑港口出北双桥，与南双桥水会合。因此溧阳县治西郊乃三江会合之地，有南北双桥架于河上，成为县治佳景。《嘉庆县志》编撰史炳在汪鸿绘的景图上题诗：“灵胥西来，醉白东逝。试眺双虹，江湖满地。”三水合流，流经县城，继续东下，直奔荆溪。县城有上水关、下水关，水由护城河绕团城分流，经夏桥流入宜荆界内。古谚有“宜兴溧阳，终究不长，东坝一倒，一淌平洋”之说，可见宜兴与溧阳山水相延、唇齿相依的关系。

试阳羨茶，是用不着去千里之外的地方取水的。曼生的“桑连理馆”东侧和北边均是三水并流的合江，近在咫尺，煮沏邻县的佳茗，甚为合适。曼生铭文的贴切，理应如此。

（二）“春可供，供茶事，谁云者，两丫髻”

此为“古春”铭壶，关于“供春”是人名或茶事，潘持平先生认为“供春”乃“送春”，是用茶事来进行的一种仪式，正如“迎春”一般。“谁云者，两丫髻”，有文云“供春”乃婢女，故梳着两只丫髻，此为一解。笔者认为曼生另有所指。

溧阳西北有丫髻山，秀峰高耸，好像双髻。曼生主编的县志上记载了明代溧阳才子、国子监司业马一龙写的《登髻山绝顶记略》，文中记叙了作者登丫髻山顶，东北可望洮湖波涛，往西据传可见金陵大报恩寺宝塔的金顶。诸峰如大海青螺，山村渐隐渐现，绿树枝头桃红柳绿，春意盎然。另有魏麟征的丫髻山诗曰“宛如神女列双髻”。

丫髻山为溧阳、句容的分界山，古时为赴金陵的“国道”必经之处。山民素有种茶、品茶、赏茶之习俗。曼生深谙民风，壶铭隐喻：“又到了供奉春天的季节了，人们为采茶、制茶、供茶而忙碌，这是谁告诉你的呢？看看那茶垅满坡的丫髻双峰吧。”

曼生制壶，托物造型；曼生铭壶，借景抒情。溧阳的景物，给了曼生以创作灵感，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研究。

【作者简介】

邓超：中国雋戏学会理事、南京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溧阳市文联副主席。

新发现的金维坚早期印谱

文 / 徐咏平



◎ 金维坚年轻时照片



◎ 图1 《万绿庐印稿》封面

金维坚（1902—1986）是民国后期浙江的一位文化名人，是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博物馆）馆长、浙江大学副教授、龙渊印社首任社长。他博雅多才，植物学、生物学研究是他的本行，能诗词，书法以篆隶为主，长于篆刻，热衷邮票、古玺印的收藏与研究。

在金维坚孙子金重安的家里，我们见到了一册金社长1945年的《万绿庐印稿》印谱，得以一窥其印风。此印谱纵15厘米、横8.5厘米，比A4纸对开还小一点，封面（图1）上题“万绿庐印稿”，下署“李山题签”。万绿庐是金维坚的斋名，李山乃金维坚女儿金缕梅的丈夫，江苏名画家，现居美国。印谱扉页（图2）以篆体署“万绿庐印稿”数字，上款“民望吾兄社友正篆”，下款“乙酉叔闻作于龙渊”，并钤“叔闻”朱文小玺。叔闻是金维坚的表字。民望原名毕茂霖，浙江金华人，龙渊印社十大发起人之一。印谱中还夹着一张白纸条写着：“一九四五年（乙酉）前旧作，金维坚。”下钤“维坚”朱文小玺。

这本印谱，应是1945年金维坚赠送给毕民望的。1980年后二人在金华重聚，此印谱得以物归原主。其间35年的悲欢离合，一册小小印谱见证着两位龙渊印社骨干矢志不渝的友情，也见证着龙渊印社的兴衰。

金维坚与毕民望皆为浙江金华人，他们因篆刻结识，共同创建了龙渊印社，晚年又因篆刻得以重聚，白首相勉，镌印终生。抗日战争时期，杭州、金华相继沦陷，近二十万浙江省政府机关及公私人员在1942年前后避难丽水一带浙南山区。金维坚于1940年到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翌年被评为副教授。1943年夏西湖博物馆在龙泉复馆，他

就近被委任为馆长。毕民望当时就职于两浙盐务局，1942年也避难到了龙泉。龙泉是个小地方，西湖博物馆便成了他们这些文人雅聚之所，以此也有了1945年3月龙渊印社的创建。印社成立时，金维坚当选社长（时称理事长），毕民望是理事。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龙渊印社随西湖博物馆迁至杭州孤山，1947年、1948年曾两度改选理事会，金维坚均被选为社长，毕民望升为常务理事。当时社长之下设两名常务理事，毕民望之外，另一位常务理事是余任天。1948年初金维坚卸任西湖博物馆馆长，辗转杭州、金华等地教书，余任天也离开西湖博物馆，龙渊印社的活动暂时停歇。1952年后金维坚到山东农业学院等校任教，并被评为教授。1960年受诬陷突然被捕，从泰安押回金华老家农村接受了20年管制，直到1979年宣布“摘帽”，1981年平反。在此期间，金维坚不被允许参加社会活动，也不被允许刻印写字。而毕民望也在1958年前后被打成右派，下放到玉环干江盐盘劳动改造了14年，直到1972年摘掉右派帽子退休回原籍金华。等到他们二人重聚，那已是1980年的事了。《金维坚自订年谱长编》“1980年”条目下记载：“与龙渊印社社友毕茂霖（民望）失去联系已久，本年12月11日得来他的来信，始知他久住金城建国路43号，得复友谊，欣喜无似，13日即前往拜访。并知他印艺已趋成熟，已成为邓散木师的传人。”金维坚在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于1982年10月到安徽马鞍山长子家去住了，此后直到1986年去世，他与毕民望再无缘相见。

这册《万绿庐印稿》，共收金维坚印蜕50方，每页铃印一方，无边款，除8方铃以朱色印泥外，余印皆用黑色油墨铃盖（图3），可见当时战时条件之差。这50方印中，古玺风格的有31方，诸如“还我河山”“龙渊印社”“金华金维坚之玺”“应徵之玺”“三不室”“宪秋长寿”“觉民”等印，无不方圆兼济，开合自如，收放得宜。其他的印，除1方虎肖形圆印外，余18方皆为秦汉印面貌的印作，如“叔闻”“纵横刻画”“觉民之印”“乙酉五月二十日惠德贤妻四十诞辰长寿永康”等白文印，匀密从容，波磔展宕间还有浙派的影响，而“万物无情寄胜在我”“无有恐怖”等印也有邓散木的影子。这50方印作，印从书出，博采众长，章法多样，意味醇厚，可见金维坚于古玺、汉印印风钻研之深。

金维坚的篆刻，最初由金华当地秀才金由庚发蒙。21



◎ 图2 《万绿庐印稿》扉页



◎ 图3 《万绿庐印稿》内页

岁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前身）后，参加校内篆刻研究会，指导老师是书法篆刻名家胡小石。胡氏系南京人氏，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即国立东南大学之前身，曾在梅庵李瑞清家中任私塾老师三年，其父胡季石出于清末著名篆刻书画家刘熙载门下。在校期间，金维坚还选修了顾实（铁僧）的中国文字学等课。大学毕业后，金维坚主要在杭州工作，耳濡目染，见识渐广，印风渐趋成熟。

据 1947 年版《龙渊印社社友录》，1945 年龙渊印社成立时，金维坚 44 岁，另外三位曾担任印社常务理事的社友，金石寿 44 岁，余任天 38 岁，毕民望 28 岁。作为龙渊印社核心骨干的四位同好，比较其篆刻水平，毕民望当时刀笔尚弱，金石寿能刻印且温雅，但很少镌刻，1949 年后更是难觅其人影踪，余任天当时刻印很刻苦，但从金重安处所见一册 1945 年前后的《余任天印存》来看，其时所刻的印尚刚猛有余。四人比较，当数金维坚篆刻最为淳雅。所以，当年龙渊印社成立，金维坚连续三届担任龙渊印社理事长，非只职位差异，也是因水平之故。

金维坚在 1949 年至 1979 年这 30 年间，极少刻印。1980 年后他重操刀石，已是年近八旬的耄耋老人了。1981

年底他在杭州逗留期间，曾为郭仲选刻过名章，也应林乾良之嘱镌刻了“龙渊印社”朱文印。其晚年所遗印作，主要还是在 1982 年 10 月移居安徽马鞍山后所镌，结合其《自订年谱长编》所记，1983 年刻印约 35 方，1984 年 38 方，1985 年十余方，这最后三年时间他所刻的印总在 85 方以上。这些印，总体上以汉印印风为主，邓散木风貌的也有少数，最出彩的还是其古玺印风。相比 1945 年前后的作品，他的这些晚年印作格局大了，也更为成熟，但终因年老力衰，未能有大的突破，让人抱憾。

【作者简介】

徐咏平：龙渊印社社长、丽水学院副教授。

《万绿庐印稿》印选



◎ 还我河山



◎ 寄兴



◎ 龙渊印社



◎ 虎肖形印



◎ 金华金维坚之玺



◎ 蒋一鸣



◎ 姚绍文



◎ 渊若



◎ 叶秋



◎ 应徵之玺



◎ 金唐云



◎ 三不室



◎ 竺可桢



◎ 叔闻



◎ 纵横刻画



◎ 觉民之印



◎ 宪秋长寿



◎ 天下一家



◎ 万物无情寄胜在我



◎ 无有恐怖



◎ 觉民



◎ 金维坚



◎ 胜利第一



◎ 依仁游艺



◎ 乙酉五月二十日惠德贤妻
四十诞辰长寿永康



◎ 永奠世界和平



◎ 金石同坚石同寿

《 甸铎室藏古玺印选 》

尾崎苍石、和田广幸编著《甸铎室藏古玺印选》由西泠印社出版社于2019年6月出版。辑录尾崎苍石藏古玺印784件，其中战国官玺22件（含3件巴蜀印），秦官印7件，两汉魏晋南北朝官印100件，战国私玺192件，秦私印282件，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私印181件。每件藏品均附编号、钤朱本（陶质印为拓本）、两张印体照片、释文及尺寸。书中内容此前有局部披露，全部集中正式发表此为首次。这批藏品是目前中国古玺印散佚日本的最大一宗，是古玺印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海外材料。全书16开平装，印张26，定价600元。



《 方寸大千——历代篆刻艺术之美 》



杨勇著《方寸大千——历代篆刻艺术之美》由江西美术出版社于2018年10月出版。本书以篆刻史为经，以篆刻作品为纬，探索历代印章的形式美，并做出精当的赏析。书中涉及历代经典印章800余方，对每方印章的字法、结构、章法加以分析解读，可作为篆刻学习者和爱好者进入篆刻本体的有效津梁。同时，本书还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篆刻情况做了考证和辨析，对各个时代的印风的承传做了梳理，因此也具有简明篆刻史的意味，对于具有相当篆刻基础的印人而言，又有了工具书的性质。西泠印社副社长李刚田老师为本书作序。全书16开平装，页数249，定价78元。

《 过眼与印记：宋元以来书画鉴藏考 》

朱万章著《过眼与印记：宋元以来书画鉴藏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8月出版。美术史与书画鉴藏密不可分。我们熟悉的中国美术史，都是建构在作品鉴定与收藏基础上的。基于此，本书讨论的范畴，是作者过眼宋元以来书画名迹留下的关于美术史的深刻印记。无论是诸葛亮、朱元璋、董其昌形象的塑造，还是陈容、王蒙、仇英、傅山、吴振、王翬、吴昌硕绘画的生成，以及赵孟頫、何绍基书法的嬗变与传播，甚至鲜有人关注的岭南四画僧、明代醉饮图和葫芦画的疏证，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美术视角。作者利用供职博物馆的优势，结合各地馆藏资源，从书画本体出发，抽丝剥茧，解读书画内外所蕴含的文化与艺术基因、鉴藏中的真伪、传播与影响，为人们深度了解不同时期的美术状态提供参考。全书小16开精装，印张16，定价128元。



西泠印社在布拉格举办 “百年西泠·中国印”特展



◎ 西泠印社代表团团长、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秦陶，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大使张建敏，西泠印社理事张耕源、宋涛合影

当地时间2019年8月22日，庆祝中捷建交70周年“百年西泠·中国印”西泠印社布拉格特展开幕式及艺术创作交流活动在捷克首都布拉格隆重举行。

西泠印社代表团团长、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秦陶，西泠印社理事张耕源、宋涛，社员倪郡阳等一行；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大使张建敏先生、文化参赞吴光女士，捷克总统府办公室主任彼得·木扎克（Petr Muzak）先生，捷克第一副总理顾问、捷克中国中心捷方理事会主席彼得·莉莱克（Petr Petržílek）先生，捷克众议院议员雅罗斯拉夫·罗曼（Jaroslav Roman）先生、拉迪斯拉夫·多斯塔尔（Ladislav Dostal）先生、雅罗斯拉夫·多布拉瓦（Jaroslav Douprava）先生，欧洲华捷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凤德先生，捷华协会主席、捷克著名汉学家乌金女士，捷中友协副主席彼

得·穆勒哈雷克（Petr Mehálek）先生，捷克工业与交通联合会副主席弗兰迪谢克（Frantisek Chaloupecky）先生，以及来自捷克文化艺术界、侨领和商界代表、新闻媒体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西泠印社自2008年起，为进一步深化与海外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开始举办“百年西泠·中国印”海外特展系列活动，先后到洛杉矶、巴黎、罗马、马德里、安卡拉、海牙、科伦坡、悉尼、布达佩斯等城市交流展览。此次在捷克举办的展览为期八天，是西泠印社海外特展的第十站。

展览开幕式上，西泠印社代表团团长、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秦陶女士，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大使张建敏先生，捷克第一副总理顾问、捷克中国中心捷方理事



◎ 西泠印社代表团团长、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秦陶致辞



◎ 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大使张建敏致辞

会主席彼得·莉莱克先生，欧洲华捷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凤德先生，捷华协会主席、捷克著名汉学家乌金女士，捷克总统府办公室主任彼得·木扎克先生先后致辞，对今后进一步加强中国与捷克两国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增进友好合作寄予厚望。秦陶在致辞中表示，布拉格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也是全球第一个整座城市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来中捷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与交往前所未有地紧密。值此中捷建交 70 周年之际，西泠印社到布拉格举办特展，期望通过此次活动的举办，进一步加深两国文化艺术的沟通与了解，促进两国艺术交流合作向纵深化发展；也诚挚欢迎更多的捷克艺术家来中国和西泠印社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共同为促进文化艺术的共融与繁荣做出贡献。

展览现场，由西泠印社社员创作的 48 方“人文奥运”系列印章原印和 70 幅书法、国画艺术精品，为捷克人民带来了一场充满浓厚中国传统特色的艺术盛宴。现场展出的“人文奥运”系列印章由西泠印社社员以奥运体育项目结合中国古典诗词为内容精心创作，不仅较好地展现了奥运精神，同时也在方寸之间对“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层次诠释。70 幅书画作品，则向观众充分展现了当代西泠印社社员传统书画创作的艺术水准。展览现场人头攒动，许多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朋友，通过一方方印章和一幅幅书画作品，感受和领略了中国诗书画印艺术古老而



◎ 展厅现场

独特的魅力。

开幕式上，两国艺术家还以现场创作的方式，进行友好的艺术交流。西泠印社的艺术家们用刻刀、笔墨、宣纸，把极具中国传统文人气质、东方艺术美蕴的篆刻、书画艺术演示给捷克的来宾朋友；捷克艺术家们也展示了富有当地特色的艺术创作，与西泠印社艺术家们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交流。不同的美学形式，共同的艺术追求，再次将中国和捷克两个东西方国度连接在一起，古老文明的碰撞和共鸣，将现场热烈友好的气氛推向高潮。艺术家们互赠作品，期待着今后进一步扩大两国文化艺术更深入、更广泛的切磋和交流。

此次展览还得到了南洋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潘培荣美术馆、浙江天目琴行有限公司的赞助和支持。（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办公室 供稿）

“亲情中华·瑞福新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青田石篆刻作品展”在北京首展



◎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致辞



◎ 西泠印社副社长李刚田代表西泠印社向青田县人民政府颁递组印70方移交书



◎ 展厅现场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9月7日，由中国侨联指导，浙江省侨联、西泠印社、杭州市侨联、青田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亲情中华·瑞福新章——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浙江青田石篆刻作品展”在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

中国侨联副主席齐全胜，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浙江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连小敏，中共青田县委副书记、青田县长周和平出席活动并致辞。浙江省侨联副主席、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杭州市侨联主席王立华主持开幕式。在各方嘉宾见证下，西泠印社副社长李刚田代表西泠印社向青田县人民政府颁递组印70方移交书。斯里兰卡侨领刘建武分别向中国侨联、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捐赠“亲情中华·瑞福新章”主题印。西泠印社理事张耕源，社员官明、唐吟方等参加开幕式并分享创作体会。

本次展览以“百年名社”西泠印社为平台，集聚70位新老社员担纲创作，选题取材经典、艺术创作形式新颖、印材皆为青田美石，是名家、佳题、精创、美石四者合而为一的经典之作。这也是首次由众多篆刻艺术家用同一种印石创作并举办的篆刻艺术展。活动以金石篆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聚焦“侨文化”，创作独具特色的艺术作品，讲述独具韵味的中国故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达到增进国际文化交流、汇聚民族团结振兴最大同心圆的目标，以这一充满文艺气息的方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献礼。

《亲情中华·瑞福新章——浙江省侨界、西泠印社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青田石篆刻作品集》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同步出版。展览于9月12日结束在北京的首展后，将赴上海、杭州、深圳及国外巡展。

《西泠印社》总第十七辑至总第二十八辑 目录索引（2008—2010）

【编者按】

从2019年第6期始，我刊特辟“社刊总目”栏目，陆续刊出历年出版的《西泠艺丛》（《西泠印社》）目录，供读者索引之需。本期刊登的是《西泠印社》2008年总第十七辑至2011年总第二十八辑目录。2001年下半年，《西泠艺丛》停刊，其后出版有6期1印张的《西泠通讯》。2003年7月，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成立，社刊复刊，改名《西泠印社》，全彩印，6印张，每季末出版。从《西泠印社》始，社刊每辑（期）一个核心学术专题的办刊特色得到加强。

《西泠印社》总第十七辑

戊子春季雅集·古印谱研究专辑

主编导语

春季雅集

西泠印社举行戊子春季雅集

王北岳先生暨石玺斋同门书画展举行

“百年西泠·中国印”大型海选活动表彰大会举行

青山庆示先生向西泠印社捐赠吴昌硕铭砚及日文书籍

印谱研究

天凤砚斋印谱集藏琐记 董衍方

《丁丑劫余印存》编辑流传绪脉概说

丁利年、丁青

罗福颐先生所撰“印谱类”《续修四库总目提要》 柳向春、李顺香

关于印谱研究的几个文化视点——《中国印谱史图典》前言 陈振濂

读国家图书馆藏《秦汉印统》 孙向群

《飞鸿堂印谱》简考 沈慧兴

《吴让之印存》考略 邓京

西泠印社藏谱综述 弓舍

学术研究

论20世纪篆书起源与发展之辨 徐清

社员成果介绍

《海派书画——百年辉煌背后的人文精神与经济形态》

《篆刻形式美学的展开》

《中日禅宗墨迹研究——及其相关文化之考察》

《中国画技法全书》

西泠掇英

刀笔寄情歌盛世 流年似水忆西泠

周哲文（遗作）

西泠掌故

吴昌硕先生与西泠印社联 王敏建

泰山篆美堂藏民国时期印泥“广告” 陈岩

海外印社

韩国篆刻学会作品选

印社信息

西泠印社将举行成立105周年大型系列社庆活动

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明清徽州篆刻学术研讨会在安徽黄山举行

“百年西泠·中国印”大型篆刻海选经验交流会在广西举行

社藏撷珍

封二 清 蒋仁行书居之安歌

封三 清 《西泠四家印谱》初拓本

封底 清 任熊人物成扇

《西泠印社》总第十八辑

封泥研究专辑

主编导语

封泥研究

临淄新出西汉齐国封泥研究 孙慰祖

封泥刍议三题 杨广泰

粪池中掘出的辉煌——秦封泥惊现长安城
岐岖

释六舟旧藏汉封泥拓本册概述 童衍方

鉴印山房藏汉封泥选 许雄志

封泥研究资料征存 郭超英 辑

当代印坛

当代西泠印社研究十论

引言 陈振濂

“顶天”“立地”：社务工作方略新思路
林启德

创作视野之开拓 刘亦民

综合才能之倡导 贾思伯

学术研究之推进 李晴

与社会时事相呼应 王佳力

印文化之整合 曾佳麟

百年社史之续写 刘炎

社务运作之创新 姜鉴西

祭祖祀贤仪式之恢复 黄竹禅

金石学之复兴 蒋振泰

对“当代人文环境下印章的文化功能”的
感触 昌少军

佳作欣赏

2008 奥林匹克图标篆刻选 美国金石印社

喜读龙公近作 韩天衡

清初女词人徐灿身世及白描大士像 徐润芝

印人研究

钱君匋和桐乡君匋艺术院——纪念钱君匋
先生逝世十周年 鲍复兴

岭南两大印家谢景卿、黎简 梁晓庄

创作谈

陶瓷印制作之我见 吴自标

印社信息

西泠印社关于向四川地震灾区人民伸以援
助之手的呼吁书

儒毫抒大爱 援笔颂英雄——记“西泠印
社社员抗震救灾纪念现场创作会”

郭超英

百年华彩乐章——中国当代优秀水彩画家
提名展系列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陈半丁百印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办

由丁鹤庐研究会主办的西泠印社纪念活动

在日本举行

“邹振亚先生书法篆刻遗作展暨《韦绝穆
作品集》首发式”在山东省美术馆举办

社藏撷珍

封二 六朝 隋造像及钟鼎拓本屏之一

封三 《漱秋馆藏古封泥》

封底 清 刘度 观瀑图

《西泠印社》总第十九辑

邓石如研究专辑

主编导语

邓石如研究

邓石如的生平和艺术 戴家妙

写真不貌寻常人——读邓石如篆刻 李早
拓万古之心胸，推一时之尊贵——邓石如

行书《陈寄鹤书》 童衍方

布衣的自适与收获——以邓石如为例 胡志平

邓石如“国朝四体第一”新解 林如

邓石如与浙派的关系 朱妙根

读《邓石如墓志》杂记 孙向群

邓石如的交游与著述 张钰霖

邓石如与西泠印社 邱云

西泠印社藏邓石如作品 邓京

学术研究

为佛造像心自度——佛像印谏论 徐畅

创作谈

曹文武篆刻巨印《西泠印社记》 高庆春

印人研究

日本近代篆刻家系谱 [日]梅舒适 撰
周旭 译

印社信息

《沙孟海全集》编辑出版工作正式启动

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日本著名书法篆刻
家梅舒适先生逝世

百年西泠中国印 千秋金石扬海外——西泠
印社洛杉矶特展成功举办

中国印学博物馆举办《湖山鸿雪》印谱首
发式暨原作展览

西泠印社北京社员篆刻书画作品展在杭举办

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来杭探索
西泠印社百年之谜

社藏撷珍

封二 邓石如 隶书五律

封三 邓石如刻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封底 邓石如 隶书对联拓本

《西泠印社》总第二十辑

西泠印社建社 105 周年庆典系列专辑

主编导语

专题·社庆大典

金石其坚贞珥永志 印灯传焰日月光华——
西泠印社 105 周年社庆大典圆满落幕

团结奋进 开拓创新 为把西泠印社打造成为
国际印学研究中心而努力奋斗——在西泠
印社第十二次社员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陈振濂

《西泠印社章程》（修订稿）

西泠印社第八届社领导与名誉职务任职名单

西泠印社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2008 年入社的新社员名单

西泠印社 105 周年社庆新任副社长、新任
理事、新进社员与社外专家访谈录——李
刚田、童衍方、何水法、王冬龄、黄惇、
周国城、崔志强、沈慧兴、王人聪、叶其峰、
侯开嘉

西泠印社 105 周年社庆系列丛书·总序

海内外才俊聚首杭州 方寸间同铸湖光山
色——“百年西泠·西湖风”国际篆刻主
题创作大会成功举办

“百年西泠·西湖风”国际篆刻现场主题
创作大会获奖作品选

“汇融光大”西泠印社书画印三项兼能社
员作品邀请展作品选

“金石永年”金石拓片精品展作品选

第二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
会论文集·目录

专题·印文化博览会

西泠印社第三届印文化博览会圆满成功

第三届西泠印社印文化博览会产业发展论
坛纪要

第三届西泠印社印文化博览会金奖作品

美石芙蓉——《豆庐赏石·五百年寿山芙蓉美石选集》序 韩天衡

专题·艺术品收藏与鉴赏高峰论坛暨浙派精品展

永恒的价值——首届杭州·中国艺术品收藏与鉴赏高峰论坛圆满落下帷幕

风云际会 代有传人——写在《中国浙江历代书画名家精品展作品集》之际 叶子

薪火相传——中国浙江历代书画名家精品展作品选

学术研究

辽代稀见前期年号钱补遗 杨鲁安

完白山人书艺之东传及其影响 柳向春

王铎行书《别淡然乡翁诗》轴创作年代蠡测 胡西林

西泠掇英

我所知道的罗叔子 刘江

当代印坛

治中国印 扬冠军名——《中国冠军印谱》序 李振芳

沧海印社社员为奥运冠军治印作品选

聚各派之长，合诸艺之功——读杨坤炳《朱子家训篆刻集》 林公武

西泠印社 105 周年新书介绍

《豫堂手稿》

《西泠印社》

《历代印谱序跋汇编》

《建国初期篆刻创作研究》

印社信息

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被命名为第三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中日友好书画展在日本松江隆重开幕

“湖山晚清——郭仲选书法展”暨郭仲选先生 90 华诞庆典举行

西泠印社常务副社长郭仲选先生逝世

澄怀味象·杜高杰中国画近作品赏会——暨《杜高杰·峡江、雁荡山水图卷》首发式在杭州举行

黄教奇举办赴日二十周年书法篆刻纪念展

刘一闻新著出版首发式暨作品讨论会在沪举行

名作欣赏

封二 现代 陆维钊 篆书十二言联

封三 清 任伯年 五丰图

封底 清 金农 楷书信札

《西泠印社》总第二十一辑

徽派与徽州篆刻研究

主编导语

徽派与徽州篆刻研究

明代徽籍印人队伍之分析与崛起之因 黄惇

西泠印社藏徽派篆刻选

明清时期徽商与徽州篆刻的发展 徐清

朱简生平考略 刘东芹

昔日凭栏拨阮曲，今朝伏案弄金石——论

女篆刻家韩约素 蔡孟宸

项怀述与程鸿绪、程芝华篆刻艺术蠡测

张炜羽

人物研究

一生守护与千古不易——郭仲选先生书法

的经典取向及其意义 金鉴才

学习郭仲选同志为人处事的高尚品格

胡效琦

晤言一室，三冬渐暖——记郭仲选同志

孙晓泉

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大书家——郭仲选

先生与浙江博物馆 鲍复兴

郭仲选先生生平留影

忆叙郭仲选先生 朱妙根、蒋频、吴龙友、

王丽芳、谢学理、黄慎明、郭超英

印社信息

郭仲选先生告别仪式在杭州举行

西泠印社举行“郭仲选先生追思会”

西泠印社“郭仲选先生追思会”发言纪要

追悼郭仲选先生挽联、挽诗选

逆势飘红，西泠拍卖为国内艺术品市场圆

满收官——西泠印社 2008 秋拍综述

西泠印社文物收藏新增 7 方古玺印章

周沧米先生书画展在杭开幕

社藏撷珍

封二 松亭山色图 清 巴慰祖

封三 《切斋集古印存》《飞鸿堂印谱》

清 汪启淑 辑

名作欣赏

封底 春塘水暖 潘天寿

《西泠印社》总第二十二辑

西泠印社创始人吴隐研究·西泠印社己丑春季雅集专辑

主编导语

吴隐研究

吴隐综述 叶莹、郭超英

吴隐旧藏《云中白鹤拓片题咏册》及其他

童衍方

吴隐书法篆刻绘画选——选自《遁庵遗迹》纪念册

西泠印社藏吴隐印选

吴隐篆刻选——选自《近现代名家篆刻》

吴隐父子与上海西泠印社诸问题新考察

茅子良

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中山阴吴氏诸人的相互关系 丁利年

吴隐缩刻《楹联碑帖》·序 陈振濂

吴隐对孤山建筑的贡献 余晖、朱妙根

大隐隐于市的吴隐 林乾良

辑拓之功不下于著述——吴隐对近代印谱出版与传承的主要贡献 冷君

关于吴隐的《山阴吴氏遁庵金石丛书》《遁庵印学丛书》目录的随想 李惠

吴隐印学活动年表（简编） 沈惠兴

春季雅集

挥墨展金石 永福祈先人——记西泠印社己丑春季雅集 郭超英

西泠印社己丑清明祭先贤文 钱伟强

西泠印社第八届二次理事会确定副社长分管名单

西泠印社第八届二次理事会聘任研究室主任名单

西泠印社新社员名单

当代印坛

西泠印社法国社员龙乐恒近作选

社员成果介绍

《先秦玺印图说》

《西泠印社藏旧画修复记》

《印中岁月——可斋忆事印记》

《刘云鹤学术文集》

史料征存

西泠印社重大学术活动史料征存（一）

诸葛慧

印社信息

《“百年西泠·西湖风”国际篆刻主题创作大会获奖作者丛谱》评审会举行

浙江省首届女篆刻家作品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

第九回日本国际墨画会中国杭州展举行

“西泠印社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展”在第五届深圳文博会期间隆重开幕

让古旧字画恢复“记忆”——“西泠印社古旧书画修复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

陈振濂系列展报道

社藏撷珍

封二 隶书四言联 吴隐

封三 吴隐辑印谱选

封底 柳塘归牧 李可染

《西泠印社》总第二十三辑

“重振金石学”专辑

主编导语

金石学研究

“金石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与我们的作用

陈振濂

金石学学科定位的再认识 王宏理

“重振金石学”刍论 郭超英

历代金石集萃

小议西泠印社提出“保存金石，研究印学”

宗旨的学术远见 胡志平

民国时期主要金石学著作之研究 林如

张颌金石考释四则 古币文三释“安国君”印跋

“贵海”铜印释文正误 “成皋丞印”跋

斗检封考 [日]小川博章 撰 周旭 译

西泠印社藏金石碑拓选

简述西泠印社金石类部分藏书 邓京

日本《金石书学》杂志介绍

西泠金石家

一面之缘 一笺之得——回忆陈伯衡先生

林乾良

漫说金石碑版考据收藏大家陈伯衡

余晖、朱妙根

学人之书 格高韵古——读张颌老《侯马盟书》

及其书法 冯其庸

佳作欣赏

但愿文字为我留 千载后人来相求——赵之谦

篆书“有万意”横幅赏读 童衍方

史料征存

西泠印社重大活动史料征存（二） 诸葛慧

印社信息

名社访边陲 翰墨传西域——西泠印社首赴新疆举办书画篆刻展

方箴夫妇向西泠印社捐献家传印谱

“艺术品鉴赏与经营从业资质培训班”圆满落幕

封二 金文八言联 商承祚

封三 商周青铜器及其铭文

封底 牧牛 刘海粟

《西泠印社》总第二十四辑

西泠印社己丑秋季雅集专辑

主编导语

专题

篆刻入选人类非遗 百年名社再开新篇——西泠印社“篆刻”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情况综述

秋季雅集

金石聚雅 翰墨流芳——西泠印社己丑秋季雅集暨“百年西泠·金石缘”大型系列活动隆重举行 叶莹

秘书处工作报告 陈振濂

“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访谈录 郭超英、叶莹

《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目录

西泠印社八届三次理事会新增理事名单

西泠印社 2009 年度新社员名单

西泠印社诗书画印大展获奖名单

西泠印社 60 后社员作品选拔展“青年社员优秀创作奖”获奖名单

西泠印社诗书画印大展“多项兼能奖”获奖

作品选

西泠印社诗书画印大展获奖诗文作品选

西泠印社 60 后社员作品选拔展“青年社员优秀创作奖”获奖作品选

西泠印社第四届印文化博览会圆满落幕

西泠印社第四届印文化博览会获奖作品选

学术研究

商代晚期范匭之官禽氏铜印考实（节选）

张光远

马子云先生的金石生涯 施安昌

“重振金石学”刍议 徐自强

谈印章 [韩]金膺显 撰 徐梦嘉 译

缪篆形态·印章文化·篆刻艺术 钱祥元、张润华

匠心汉铸方圆法 生面重教浙派开——董熊的《玉兰仙馆印谱》及其篆刻艺术 王巍立

西泠掇英

潘主兰先生书法之历史地位——纪念潘主兰先生百年诞辰 林公武

诗文书赋

追念郭仲选先生（诗四首） 王伯敏

社员成果介绍

《南宋书法史》 方爱龙

《二春草堂金石文集》 归之春

《艺林类稿》 茅子良

《西泠诗丛》 孙晓泉

史料征存

西泠印社重大活动史料征存（三） 诸葛慧

印社信息

刘江：为新中国六十国寿贺“寿”祈“福” 庆建国六十周年·福寿无疆——刘江篆刻书法艺术展作品选

小林斗盦先生遗作展暨怀玉印室藏印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

访欧洲艺术之都 传西泠金石雅韵——西泠印社获“世遗”称号后首次登陆欧洲展示中国篆刻艺术

中国西泠网——全新艺术网络平台正式上线启动

西泠印社再奏百年华彩乐章——第二届中国当代优秀水彩画家提名展系列活动侧记

走进大连——西泠印社社员作品展

东瀛归来——留日二十周年黄教习书法篆刻

展举行

大雅归真 英灵永铭——杨鲁安、吴长邨、查仲林先生先后逝世，西泠印社谨致深切哀悼

来稿选登

社藏撷珍

封二 隶书七言联 清 赵之琛

封三 松菊遐龄 清 王三锡

佳作欣赏

封底 牧归图 张大千

《西泠印社》总第二十五辑

篆刻文献学研究·小林斗盦纪念专辑

主编导语

篆刻文献学研究

关于印学文献学的一些思考 孙向群

试论“篆刻文献学”之构建 徐清

论篆刻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构 郑利权

明清篆刻学文献考辨刍议 朱琪

社藏印谱

西泠印社藏印谱文献选

小林斗盦纪念

《怀玉印室藏印选》集序

小林斗盦先生简历

小林斗盦篆刻书画选

怀玉印室藏印选

西泠掇英

来楚生诞辰 105 周年书画篆刻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

读三十年前来楚生先生两封信的新感悟

瞿志豪

来楚生篆刻书画选

艺林叙旧

春夏秋冬一百年 真草隶篆三亿字——著名学者胡士莹书法艺术漫评兼及其他 杨宇全

祝世禄留下的篆刻作品 许浒

佳作欣赏

中国近代篆刻名家精品选——选自日本篆刻家协会编《日中名家刻印选》

刀石声里说湖州——我和《印说湖州》 范斌

社员成果介绍

在印学的深处寻觅——我读孙家潭新著《大风堂古印举》 王佩智

史料征存

西泠印社重大活动史料征存（四） 诸葛慧

印社信息

翰墨华章 精彩纷呈——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中国书法学术邀请展系列活动圆满结束

张寒月金石篆刻艺术展开幕 张寒月金石篆刻研究会同时成立

意义追寻——陈振濂书法大展序（一）

李学勤

意义追寻——陈振濂书法大展序（二）

沈鹏

“意义追寻——陈振濂书法大展”报道集锦

王冬龄巨幅草书《老子》捐赠浙江美术馆

“游刀金石·费名瑶篆刻艺术展”分别在南京和上海举行

袁道厚率 13 女弟子献艺中国印学博物馆

封二 社藏撷珍 《松谈阁印史》

封三 小林斗盦印选

封底 佳作欣赏 齐白石 和平鸽

《西泠印社》总第二十六辑

纪念沙孟海先生诞辰 110 周年·庚寅春季雅集专辑

主编导语

纪念沙孟海社长诞辰 110 周年

榴花似火——忆沙孟海与西泠印社的学术定位 于良子

忆叙沙孟海——朱关田、吕国璋、金鉴才、林乾良、崔志强访谈录 郭超英、叶莹

乡情浓浓——记沙孟海在改革开放后五次回家乡 李本挺、李立中

沙孟海先生与《吴昌硕自用印集》 张耕源

厚爱难相忘——怀念沙孟海先生 林剑丹

诗怀沙社长孟海翁 徐润芝

悟慧达致 振业寻根——重新研读鄞县沙孟海先生治学四题 孙洵

关于《沙孟海全集》 汪维玲

《沙孟海研究》介绍 姚建杭

沙孟海研究出版物集萃

翰墨清芬 人书共永——沙孟海先生诞辰 110

周年纪念活动在宁波举行

积健为雄——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沙孟海研究委员会作品展举行

沙孟海书学院介绍

沙孟海书法选

沙孟海篆刻选

名作重刊

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 沙孟海

春季雅集

石友红情远来近悦 翰墨神飞情怀沙翁——西泠印社举行庚寅春季雅集 叶莹

西泠印社欧洲籍社员龙乐恒捐献仪式在孤山举行

庚寅春季雅集作品

参加雅集社员书写《沙村印话》作品选

专访

谈西泠印社的整体信息化建设与推广——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西泠印社》副主编赵一文访谈录 叶莹

西泠寻踪

梅花有缘 超山有幸——吴昌硕先生与超山梅花 沈昆

历史的“印迹”——泰山篆美堂藏钱君匋《毛主席语录印谱》记略 陈岩

学术研究

陈鸿寿生平考略 萧建民

新书介绍

《当代篆刻九家》丛书

史料征存

西泠印社重大活动史料征存（五） 诸葛慧

印社信息

“百年西泠·中国印”西泠印社洛阳特展隆重开幕

“山东、浙江篆刻作品联展”在杭开幕

西泠名家激情奏刀《万国印谱》亮相世博

西泠印社决定组建社友会和书画篆刻院

倾情引进“阿凡达”全力助推动漫节——“中国西泠网”试水动漫艺术

“刘枫、梁平波书画展”在浙江美术馆举行 南风润北土——西泠印社刘江、钱大礼、丁茂鲁、朱妙根、余晖、李早作品展举行

大道纯粹——朱颖人花鸟画作品展（杭州）
在浙江美术馆举行
杨鲁安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韩天雍金石书画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
“意与古会——白砥临古书法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
“汉风楼藏金石拓片题跋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展出
沈慧兴金石书法展在日本大阪举行
苏州收藏家向西泠印社捐献《秦汉玉印十方印谱》一部

封二 沙孟海旧居
封三 沙孟海书 王国维先生墓碑记（局部）
封底 佳作欣赏 若榴花屋 沙孟海刻

《西泠印社》总第二十七辑

黄易研究专辑

主编导语

黄易研究

黄易的生平与金石学贡献 朱琪
黄易《访古纪游图》中的金石学 秦明
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小蓬莱阁金石目》
徐忆农
黄易的金石之癖对阮元的影响 萧建民
西泠印社藏黄易书画篆刻选
黄易编年事辑 金玲

收藏掌故

陈克恕为吴騫作拜经楼藏书铭印 陈伯良
朴实的奢华——一枚海宁吴兔床的藏书印章
章耀

史料征存

西泠印社重大活动史料征存（六） 诸葛慧

学术研究

金石有声 补考不鸣——我问段宣何谓“諡”
孙家潭
俞樾与杭州宋氏的通家之谊 游云

往事寻踪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两印的回忆 林乾良

社员成果介绍

多卷本《当代名家印谱》丛书出版
《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 孙慰祖

《敦煌书法综论》 沈乐平
《美石者：古文献中玉石定义 性质 美德 效能 产地 雕琢技术》 龙乐恒

印社信息

西泠印社国际篆刻选拔赛暨第七届篆刻艺术评展各赛区初评圆满结束
“西泠印社社员走进赤峰”书法篆刻精品展隆重开幕
西泠印社又有五部印谱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第五届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纪念碑揭幕仪式在西泠印社举行
与大师牵手——西泠印社名家空间官方发布
中国西泠网推出双语“西泠印社·文化体验之旅”专题网站
杨鲁安先生捐赠文物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
同台献艺 以书会友——2010 中国杭州·中日友好青少年书法交流笔会暨展览举行
“大匠之门——陈振濂眼中的名家大师”书法学术展隆重开幕
王立民书画展在韩国举办

来稿选登

封二 社藏撷珍 隶书联 清 黄易
封三 中国西泠网改版上线海报
封底 贝叶虫草 齐白石

《西泠印社》总第二十八辑

西泠印社创始人叶铭研究·庚寅秋季雅集专辑

主编导语

叶铭研究

新州望族 浙水耆英——叶铭的双重地域文化立场 方波
社之长者——叶为铭 董建
评叶铭的《再续印人传》 冯文华
从《西泠印社小志》看叶铭在早期西泠印社史上的贡献 林如
叶铭的“刻碑”生涯与金石活动考察 郑利权
《西泠四家印谱》叶铭摹刻本鉴别小记 朱琪
叶为铭佚稿《五朝镌刻墓志碑铭姓氏录》 王巨安
仙姿鹤立寓真情——读叶铭篆书对联

朱恒吉
西泠印社藏叶铭篆刻、印谱选
叶铭年表 沈慧兴

秋季雅集

诗心造印颂风雅 贤学骈阗慕金石——西泠印社庚寅秋季雅集暨“百年西泠·风雅颂”大型系列活动隆重举行 叶莹
西泠印社国际篆刻选拔赛暨第七届篆刻艺术评展获奖作品选
西泠印社庚寅秋季雅集系列采访录（一）——关于西泠印社国际篆刻选拔赛评审工作
西泠印社庚寅秋季雅集系列采访录（二）——关于钱松篆刻书画鉴赏研讨活动
秘书处工作报告 陈振濂
《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目录
西泠印社 2010 年新社员名单
传承文明 创造生活——2010 中国（杭州）第五届印文化博览会侧记
第五届印文化博览会印石奖金奖作品选
第五届印文化博览会文房奖金奖作品选
整合资源推进文化创新 通力合作打造学术高度——第二届中国（杭州）艺术品收藏与鉴赏高峰论坛暨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典藏大展成功举办
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典藏大展作品选

学术研究

展中华金石翰墨 传东方艺术美蕴——“百年西泠·中国印”西泠印社罗马特展圆满落幕
“2010 沙孟海年系列活动——沙孟海特展”举行
西湖“申遗”西泠印社整治工程圆满完工
“中国西泠网”成功组织首次网友雅会
西泠五老乐事常新 林乾良
“师村妙石创新篆刻回报展”亮相上海
风从草原来——高延青书画作品展举行
卢浪沙“铁笔篆心”个展感动中国美院
淡妆浓抹总相宜——郭超英书画篆刻展举行

来稿选登

封二 社藏撷珍 隶书四屏 叶铭
封三 社藏撷珍 《叶品三摹印集存——西泠四家印谱》《铁华庵印集》 叶铭
封底 佳作欣赏 贺寿图 齐白石

“最忆孤山——日本篆刻家协会西泠印社名誉社员、社员十人展”在孤山社址举行

8月30日，由西泠印社、日本篆刻家协会主办的“最忆孤山——日本篆刻家协会西泠印社名誉社员、社员十人展”在孤山社址遁庵展厅举行。展出西泠印社名誉社员井谷五云、尾崎苍石、喜多芳邑、小朴圃、多田龙渊、中岛春绿、平田兰石、真锅井蛙、山下方亭及社员黄教奇作品共30件，包括篆刻10件（含印石）、书法9件、国画1件、印屏10件。开幕式由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秦陶主持。西泠印社常务副秘书长、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王宏伟宣读韩天衡副社长贺信并向十位日本名誉社员、社员颁发捐赠证书。西泠印社日本名誉社员、日本篆刻家协会理事长井谷五云，西泠印社社员、日本篆刻家协会常务理事黄教奇分别发表致辞。参加开幕式的还有部分西泠印社在杭理事、社员，以及媒体人士。其中书法、国画作品捐赠印社，将丰富西泠藏品，为印社留下更多的历史印记和艺术财富，并将“爱社如家”、无私奉献的西泠精神延绵至海外，为百年西泠事业发展、金石篆刻的传承与弘扬共尽心力。展览于9月8日结束。



“中原印象——在豫西泠印社社员捐赠展暨河南印社篆刻艺术展”在孤山社址开幕

9月11日上午，由西泠印社、河南印社共同主办的“中原印象——在豫西泠印社社员捐赠展暨河南印社篆刻艺术展”在孤山社址遁庵展厅开幕。展览展出在豫西泠印社理事许雄志、谷松章，西泠印社社员周斌、王晨、曹祐福、郑超、顾建全等书法、篆刻作品22件，以及河南印社社员书法、篆刻作品60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讲话并宣布开幕。西泠印社常务副秘书长、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王宏伟代表西泠印社颁发捐赠证书。西泠印社理事、河南印社社长许雄志代表捐赠者致辞。西泠印社社员王晨代表捐赠社员接收证书。河南印社副社长孙辉代表河南印社致辞。开幕式由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秦陶主持。参加开幕式的还有西泠印社理事崔志强、桑建华，社员季关泉、莫小不、柳晓康、王臻、姚建杭、金恩楠，以及书画篆刻院主体班学员和媒体人士。此次在豫西泠印社中人，将作品在展出后全部捐赠印社，是对继承印社前辈“爱社如家”传统的有力践行。展览于9月20日结束。



艺丛信息

01 “西泠公益行——西泠十家走进长白山”书画篆刻展暨作品捐赠仪式在白山开幕 02 “舞动的线条——海峡两岸当代金石书画作品联展”在台湾南投举行 03 “2019潍坊陈介祺金石文化周暨当代篆刻精英千人千印大展”在潍坊开幕 0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在紫金港校区正式开馆 05 “社员固定活动日”活动在孤山社址开展 06 “共筑中国梦——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沧海印社命题篆刻展”在沧州开幕 07 “盛世钱塘 韵味杭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诗书画印展”在杭州开幕 08 “翰墨绘初心 共筑中国梦——八闽首邑行书画名家笔会”在闽侯县举行 09 西泠印社参加第13届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 10 “亲情中华·瑞福新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西泠印社名家篆刻作品展”亮相杭州文博会 11 “金石笔墨文人心——吴昌硕书画篆刻艺术展”在深圳举办 12 “中国书法出版传媒第二届（宁波）篆书与篆刻课题班”在宁波开班 13 “西山雅集·逸笔清健——钱君匋书法品鉴、研讨系列活动”在海宁开幕 14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段玉鹏书画篆刻作品展”在济宁举行 15 “金石翰墨 风华绵延——吴昌硕、吴东迈、吴长邴祖孙三代书画艺术展”在上海举行 16 “翰墨铸诗魂——陆维钊诞辰120周年纪念大展暨书画名家纪念作品邀请展”在嘉兴举行 17 “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赵朴初诗词书法展暨书法艺术座谈会”论文征集 18 陈建坡先生逝世

01

8月31日，由吉林大学、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西泠印社及中共白山市委、白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西泠公益行——西泠十家走进长白山”书画篆刻展暨作品捐赠仪式在白山市抚松县开幕。开幕式上，西泠印社十位参展艺术家洪亮、江继甚、王云山、叶青峰、曾果、张呈君、薛虎峻、张学斌、郑朝阳、谢吉昌向抚松县捐赠了合作国画“长白山胜揽”及各自创作的10幅书画作品。活动期间，西泠印社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公益活动，送文化进军营、进学校、进基层等。西泠印社副社长李刚田为活动作序。此次活动为“西泠公益行”第四站。

02

9月1日，西泠印社集团与南投县文化局主办的“舞动的线条——海峡两岸当代金石书画作品联展”在台湾南投县文化局举行。共展出西泠印社中人拓片题跋作品与南投县本土艺术家作品各18件。杭州市政协副主席冯仁强，西泠印社集团董事长钱伯皓，西泠印社理事陈墨，社员林尔、柳晓康，以及南投县文化局局长林荣森，南投艺术家李毅摩、简铭山、廖述麟等在南投县文化局九九展览馆举行开幕茶会和笔会交流。开幕式后，两岸艺术家交流切磋书法艺术，并分别向南投县文化局、西泠印社集团题赠作品。

03

9月2日，“2019潍坊陈介祺金石文化周暨当代篆刻精英千人千印大展”在潍坊市十笏园开幕。展出海内外1479位篆刻家的印章原石1479方、印屏1479幅，作者遍布全国33个省、市、自治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法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西泠印社中人苏士澍、韩天衡、骆芃芃、徐正濂、崔志强、孙慰祖、陆明君、郭超英、张炜羽、张索、朱天曙、鞠稚儒、范正红、陈浩星、陈国成、黄尝铭、唐锦腾、尾崎苍石、井谷五云、权昌伦等及来自中、日、韩、法、马来西亚等国篆刻家协会、印社机构和篆刻艺术爱好者、从业者和观众等近千人参加开幕式。金石文化周期间，海内外多个专业团体及知名专家学者向万印楼捐赠了一批书法篆刻艺术珍品。展览于9月8日结束。



04

9月8日下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在紫金港校区正式开馆。自开馆之日起,将有四大主题展览向公众开放。“中国与世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新获藏品展”的展品主要来自中国、日本、希腊,以及东南亚、南亚等地捐献及购藏的书画、碑刻、瓷器、漆器、金铜造像等,其中有唐颜真卿楷书西亭记残碑及拓片等珍贵文物,展期至12月8日。“国之光——从《神州国光集》到《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集中展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出版成果和意义,展期至11月8日。“汉唐奇迹——中国艺术状物传统的起源与发展”展来自国内外12个著名博物馆的藏品130余件,展期至12月8日。“汉唐奇迹之北朝记忆——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墓壁画数字化展览”展出高精度还原的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墓壁画及复原的缩小版“墓葬”,展期至12月31日。

05

9月10日,西泠印社“社员固定活动日”活动在孤山社址开展。本次活动日以“论秦汉御印 赏罕见封泥”为主题。此次活动“地域色彩”鲜明、主题风格突出,活动由河南籍社员策划,内容凸显“秦汉玉印”的鲜明风格,由学术性较强的专题讲座和趣味性浓厚的实物鉴赏两部分相辅而成。参加活动的除西泠印社社员外,部分河南印社社员和在杭书法篆刻爱好者也闻讯而来。西泠印社理事谷松章以“论秦汉玉印风格的篆刻创作”为题做学术讲座;西泠印社理事许雄志带来的数十枚河东郡封泥和秦汉时期官私印封泥,供大家近距离鉴赏,进行交流、探讨,其中不少封泥所现“地名”均是首次发现。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秦陶参加活动。下一次“社员固定活动日”将于11月10日举行。

06

9月12日,由沧州市文联、沧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沧州市民政局主办,沧海印社、沧州市书法家协会、沧州市群艺馆承办的“共筑中国梦——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沧海印社命题篆刻展”在沧州市群众艺术馆开幕,展出沧海印社社员命题篆刻作品。沧海印社社长、西泠印社理事韩焕峰于现场介绍展览筹备情况,西泠印社社员李泽成、孙长铭等出席开幕式。展览持续至10月8日。

07

9月18日,由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文联、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盛世钱塘 韵味杭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诗书画印展”在浙江省文化会堂(浙江展览馆)开幕。展览展出300件诗、书、画、印作品,其中包括70位西泠印社社员的篆刻作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卫红宣布展览开幕。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西泠印社副社长、社务委员会主任龚志南,西泠印社理事、杭州市文联名誉主席、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吴山明,西泠印社理事、杭州市文联名誉主席、杭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王冬龄分别致辞。展览开幕式由杭州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汪华瑛主持。展览于9月23日结束。

08

9月18日,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福建省闽侯县特邀西泠印社书画家余晖、朱妙根、郭学煥、郭超英、汪继甚、姚伟荣和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陈奋武等闽侯籍书画家参加“翰墨绘初心 共筑中国梦——八闽首邑行书画名家笔会”活动。活动期间,书画名家们共为闽侯县留下30余幅作品。

09

9月19日,以“创意城市·联结世界”为主题的第13届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在杭州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位于A1国际及文博主题展区中心位置的西泠印社展馆,通过国际化主题形象墙、国际文化交流作品展示、西泠学堂,小露峥嵘,吸引了国内外参观者驻足浏览。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围绕今年文博会主题,面向在杭留学生推出“到西泠学堂体验西泠文化”活动,每天邀请一批在杭大专院校留学生来文博会西泠印社展馆内设的“西泠学堂”上一堂篆刻或书法课,领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进一步提升西泠印社的国际影响力。开展当日,来杭访问的西泠印社日本籍名誉社员丰散山到西泠印社展馆参观。

9月20日,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一行莅临杭州文博会西泠印社展馆。周江勇亲切地与西泠学堂上课的社员教师、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在听取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秦陶简要汇报后,周江勇书记表示:西泠印社是杭州文化金名片,往后应加大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力度,不断扩大西泠文化艺术在全球的影响力。中共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戚哮虎,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许明,杭州市副市长陈国妹,文博会组委会及滨江区区委区政府负责人陪同参观。



10

9月19日，西泠印社集团旗下西泠印社美术馆特别组织在第13届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现场呈现由中国侨联指导，浙江省侨联、西泠印社、杭州市侨联、青田县人民政府主办的“亲情中华·瑞福新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西泠印社名家篆刻作品展”，展出刘江、陈振濂、童衍方、孙慰祖、张耕源、余正等全国70位西泠印社艺术家，以中国传统“福”文化为主题创作的70方篆刻作品，向祖国70周年献礼。开幕式后，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葛学斌，中共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戚啸虎，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龚志南，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杭州市文明办主任钮俊等莅临西泠印社集团展区参观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西泠印社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谭飞及副总经理周海文陪同参观。

11

9月20日，由西泠印社、深圳博物馆、浙江博物馆主办的“金石笔墨文人心——吴昌硕书画篆刻艺术展”在深圳博物馆开幕。展览通过由西泠印社、浙江省博物馆遴选的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在不同时期创作的147件（组）书画篆刻艺术精品，展现他“与古为徒”的继承和“与古为新”的开拓精神。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代表在新闻发布会上致辞。展览持续至11月17日。

12

9月21日，“中国书法出版传媒第二届（宁波）篆书与篆刻课题班”在宁波市沙孟海书学院开班。全国各地的80余名学员出席了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西泠印社理事，中国书法报社社长、总编，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主编朱培尔主持。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发表讲话并宣布开班。开班仪式结束后，陈振濂主讲第一课——篆书学习中“碑学”（大篆）与“帖学”（小篆）。是日，西泠印社中人曹锦炎、朱培尔以“古文字学简说”“当代篆刻创作的主要类型与风格”为题授课。

13

9月3日，由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海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钱君匋艺术研究馆承办，海宁市书法家协会协办的“西山雅集·逸笔清健——钱君匋书法品鉴、研讨系列活动”在海宁市钱君匋艺术研究馆开幕。“钱君匋书法作品展”展出钱君匋书法作品30余件，展期至9月22日。钱君匋书法学术研讨会于开幕当日下午举行。西泠印社社员戴家妙、何涤非、鲍复兴、蔡树农、陈辉等受邀出席本次活动。

14

9月6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段玉鹏书画篆刻作品展”在济宁市美术馆举行。展出西泠印社社员段玉鹏书画篆刻作品380余幅。开幕式上，段玉鹏向济宁市美术馆捐赠书法作品，并向济宁市档案馆、济宁市图书馆、济宁市文化馆、山东齐鲁理工学院、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图书馆、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济宁学院图书馆赠送作品集。开展仪式后，参展嘉宾就段玉鹏的书艺人生进行研讨。展览于9月13日结束。

15

9月12日，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主办、上海吴昌硕纪念馆协办的“金石翰墨 风华绵延——吴昌硕、吴东迈、吴长邺祖孙三代书画艺术展”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举行。展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及其哲嗣吴东迈、吴长邺祖孙三代书画作品64件。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代表西泠印社对此次展览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西泠印社中人吴超、吴越、费名瑶、徐之麾等及来自社会各界的艺术家、书画爱好者、媒体人士出席开幕式。展览于9月19日结束。

16

9月16日，“翰墨铸诗魂——陆维钊诞辰120周年纪念大展暨书画名家纪念作品邀请展”在嘉兴平湖陆维钊书画院新馆举行。展出陆维钊书画作品87件，收藏碑帖拓片49件（套），实物文献资料近百件（套），部分展品为首次公开亮相。“书画名家纪念作品邀请展”展出55件当代名家的书画作品。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以入室弟子的身份为恩师120周年献辞，并为展览书写对联。是日，陆维钊艺术成就研讨会同期举行。展览持续至10月8日。

17

由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举办的“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赵朴初诗词书法展暨书法艺术座谈会”向全国征稿。论文须围绕赵朴初书法主题，进行深入梳理和研究，立论新颖，论据充分，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准，题目自拟。要求如下：（一）论文须为未发表论文，并自觉遵守学术道德，执行学术规范，文责自负。论文要有摘要、关键词、注释（尾注）等，字数在3000—6000之间。（二）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详细地址、联系电话。投稿方式：论文一律以电子稿投寄至指定邮箱（344262261@qq.com）。联系人：张晓松（0556—4160478；18134690599）。截稿时间：自启事公布之日起至2019年10月30日。

18

8月16日，西泠印社新加坡名誉社员陈建坡先生逝世，享年70岁。陈建坡，字伯平，号痴黠，以“痴黠轩”名其室。1949年生，1962年移居新加坡。1970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美专（南洋艺术学院前身），从事中国书画篆刻研究，曾任新加坡啸涛篆刻书画会会长、顾问，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研究院研究员，韩国篆刻学研究会名誉理事。



◎ 福门开 好事来 刘江



◎ 五福敷锡 陈振濂



◎ 福田斯永 童衍方



◎ 咸得福庆 孙慰祖



◎ 种福德田 张耕源



◎ 福德无涯 余正



◎ 万年福永茂 赵熊



◎ 福我民兮 李早



◎ 获庄严福果 陈墨



◎ 求福不唐捐 吴莹



◎ 知止全身福 郭超英



◎ 安福愿同民 唐存才



◎ 和气一家时敛福 张炜羽



◎ 万福共春来 桑建华



◎ 上日前期万福申 汤忠辉



◎ 听之天赐福 张宏



◎ 合与金仙作福田 官明



◎ 洞天福地列第九 林尔



◎ 千祥万福聚元正 蒋瑾琦



◎ 白鹤紫霄皆福地 沈乐平



◎ 有秋蚤幸天锡福 李平



◎ 福海一百顷 鲍复兴



◎ 养此寸田福万民 姚伟荣



◎ 愿闡福之门 沈正宏



◎ 洽与安福为清陪 莫思来



◎ 福地无双擅地灵 金良良



◎ 万福自骈臻 王臻



◎ 战则可而祭受福 郑超



◎ 百福昌昌入凤城 冯立